

光緒癸卯

丈夫之本領

上海時中書局出版

光緒癸卯

丈夫之本領

上海時中書局出版

192.1
462



大夫之本領目錄

第一章	精神
第二章	國魂
第三章	自化
第四章	品行
第五章	元氣
第六章	境遇
第七章	模範

大夫之本領目錄

486207

乘光之本館目錄

丈夫之本領

第一章 精神

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須具能爲能守之本領。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

天地哉。(支那格言)

天助自助者。(英國格言)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釋迦)

自主獨行。即丈夫之本領也。(德國格言)

第一節 初生之心性

人生天地間。渴而飲。飢而食。營營逐逐之狀。與鳥獸奚擇。而哀然稱萬物之靈者。何以故。曰無他。只是心性靈妙。遠超立於萬物之上。故

犬怡雪。雞爭餌。虎啼飢。非以喜怒哀樂。表其心之所注乎。然其啼也。腹空也。其爭也。口促也。其喜也。膚潤也。僅自肉體直接之關係。而微動生焉。不過如植物吐艷色於日光。帶愁容於風雨之類。果能証其爲心性所發者乎。



若論肉體之關係。人飛空。固不如鳥之輕軒。泳水。固不如魚之活潑。負重致遠。固不如牛馬之強健。然肉體以外。有運動無形之中。能靈活。討究宇宙一切之理法。從容自在。而有不可制。不可抗之心性。妙具者。天上天下。惟人而已。是則所以與天地並稱爲三才也。

抑心性者。人類秉生之初。自天所賦。無待於外。與我終始。不受外物羈絆者也。其身自主也。其動自由也。其立獨立也。苟生於人間。不可不主持此目的。以遂天稟之妙用。而實成爲萬物之靈主。持此心性。必毅然貫徹。丈夫之真面目。終始從容於他人羈絆之外。是則所以率性也。

且夫心性者。靈感妙融。所會無不歸。所向無不達。浩然與天地冥合無間。故天力即人力也。人苟深用意而涵養之。主持之。發揮之。小足以遂個人之志望。大足以建濟世安民之業。試觀古來心自主而不藉於外。身獨行而不恃於人。人物而事終不成者。未之有也。西諺所謂天佑自主獨行者之語。非總括無量實驗。而爲人間一大原則耶。

由是觀之。自主獨行。不特率性之道。亦成事之法也。

大凡生存於天地間者。無不恃自主獨行。相彼小禽。羽毛未豐。固扶育之於老鳥翼下。一旦脫嘴。輒離巢而翔於長空。游於池濱樹畔。求食以自濟。人齡未達成丁。軀體幼稚。知識亦未成熟。不得不恃父母師長教育。稍長而軀體既壯。知識已發達。不可不計立身之道。而卓爾自存於社會矣。諺曰。一寸之虫。尚有五分之魄。人而無自主獨行之魂者。直蠕虫之不若耶。

第二節 自主之真相

雖然。戾於道義。背於人情。汲汲焉惟利是逐。營營焉惟私是濟。其志望心術。止偏於自逞者。非我所謂自主獨行之義也。自主獨行之本旨。不存於形體之上。而專寓於精神之中。在我確立一點不可犯之本領。護之以道義之甲冑。擁之以人情之干戈。而成坐臥不恥屋漏。俯仰不愧天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面目。即自主獨行之本色也。詩所謂我心匪石不可轉。我心匪席不可卷之。丈夫之真骨髓。儼乎具於內。而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皎皎乎不可尚之。君子之

美處煥乎發於外。乃能擬之。世或權略縱橫。僥倖逸社會之制裁。而詐譎百端。乘衆人之愚昧。私行奸策。且有誇其奇巧。而以才子豪傑自許者。此等小人。孤立於社會。決不能稱之爲自立獨行者也。加之始終行險。常恐發露。戰戰兢兢。如狡狐之履薄冰。如燕雀之駭簷鐸。固非在自由境界中人也。

故自主獨行者。自純良之初機發踵。而達於公明之目的。謂之人性自然力。（靈性之應用）

此公明之目的。我必達之。務期一念之決。謂之立志。立志者。成功之種子也。事業之源泉也。大江巨川。起於涓涓。燎原之火。起於星星。偉人傑士之事業。就其成後觀之。雖極壯大。而其起點。只在丈夫一念之閃動而已。昔新井白石自匹夫起。而施百世經綸之豪傑也。少發憤立志。嘗慨然自語曰。大丈夫生不封侯。死當作閻浮王耳。後白石以布衣而爲德川將軍師。隱然掌握天下之樞機。全原於此一念所嚮。嗚呼。立志之要。不亦大乎。然志者。必自主獨行之精神。充實於內。而後能立。若徒望大業。志大功。而漠然茫然束手。就安逸。絕無排艱難。衝

險。苦。之。氣。力。則。是。不。過。一。妄。想。之。徒。烏。足。稱。立。志。之。人。哉。

妄想之人如綿之浮薄。遇物即屈。終無磨礪之期。堅志之人如璞之堅潔。而有圭角。故遇物常收切磋之效。古來偉丈夫毅然直前。治獨立之產業。日向其目的進步者。以其自主獨行之圭角。琢磨其本然之玉（靈性）英靈活潑之精氣。每經一難。反增一倍。而後成此大業。蓋不進則退。不張則縮。生物之常也。人為生物。故其靈性終始投活動之境。不與以鍛鍊之機會。則委靡退却。而失其本然光輝矣。語曰。盤根錯節。可以判利器。盤根錯節。豈啻証利器之為利器。亦實防利器鏽蝕之使。益利之要具也。人若遇艱難而氣沮。迂回巧避。希圖一時小安。決非堅志之人所為。堅志之人。常以剛毅排艱難。以己之境遇。為主目不見險苦。而卓立獨行於境遇之上。反之為境遇所抑壓。而屈從者。謂之薄志弱行之徒。境遇之上自主獨行。謂之堅志之人。故堅志人即自主獨行人也。志者待自主獨行而始立。

新井白石既立志讀書。而乏於資。當時江戶富豪河村珪賢有奇識。察白石非

常人欲妻以孫女。使其子說白石。且言當贈三千金之土地。白石對曰。古語有之。澤上一小蛇。人傷其眼。俄而有龍死其所。觀其傷痕大尺餘。今足下之翁。欲妻余以孫女。是豈傷小蛇之類。後與余家之日。其瘡不小。終拒絕之。使常人當白石之境遇。必以寒苦之故。應豪富所請矣。白石毅然不屑。特立獨行。不苟藉一時之便宜。徹頭徹尾。以一己堅忍之志氣。自造運命精神。一決不可復移。眞足使千載下之懦夫。聞風興起矣。

當時白石若效常人所爲。必不能爲百世之豪傑。一時之才俊。而所謂生封侯。死爲閻浮王之志願。亦歸於一妄想而已。白石之事。非自主獨行外無立志之好證耶。

第三節 獨行之職分

人若無心無爲。碌碌與草木同朽則已。苟不甘暴棄。而欲存事於生存之間。則職分卽生於此。職分之難易廣狹。雖因人所期之目的大小而定。然既云職分。則不問其如何。均不可不自主。獨行之精神。貫之職分有二種。一爲精神上

之職分。一爲肉體上之職分。精神上之職分者。使用神經及腦漿之謂。而肉體上之職分者。使用筋力之謂也。東洋自古以役身爲小人之分。以役心爲君子之業。因心身二種之職分而分尊卑。遂生痛賤肉體上勞働之風。畢竟一妄見而已。假令人不衣食於學問文藝等無形之職業。而阿附權勢。諂富貴。叩頭曳尾。甘人唾餘。是天下至醜之賤丈夫耳。曷得以君子目之耶。反之執放畜耕田之職分。具自主獨行匹夫不可奪志之本領。其境界豈劣於千乘之家耶。世之青年輩。往往眩迷於都門浮華事業。而忘失樸茂洒落天真爛熳之境界。出沒於紅塵十丈之熱鬧場中。以疲於夏畦之諛訣爲資本。售身於簿冊刀筆。是蓋賤力役之故。而不知人間之眞價。在獨行之精神有無。不在職分之種類。若眞欲奏偉功於精神職分上。其一舉一動。必不離自主獨行。其或爲政治上之職分。則識時務之識見。御衆人之伎倆。處事之膽畧等。不可不經百鍊千磨。將爲學術上之職分。則創作之力。精達之識。不可不絞腦漿。竭心血。精神上職分。必有精神上之鍛鍊工夫。與肉體上職分之需。肉體鍛鍊工夫均也。而彼輩

之用意不在此。受五斗之俸。揚揚以官吏自豪矣。爲解釋字句之器。能傲然以教師自誇矣。未嘗出一家之機軸。揮獨得之伎倆。非其志望。偏在都門生活上。而忌勞力之故耶。噫。身貪安逸。而無自主獨行之精神者。其愚陋真堪憐矣。肉體上職分。筋力之勞苦固大。而精神之安靜雅健反多。世之勞勸者流。當執業之時。固汗流如雨。及歸其自由宅。屈伸一番。晚酌三杯。則陶然悠然。天地間無一物拘其精神。而其平日於國家經費。町村自治。盡其分內之任。職分雖微。論其眞價。不優於浮薄之刀筆者流遠耶。

肉體上職分。山明水秀之間。農圃家風。漁樵樂事。特見深趣。唐人詩曰。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鷄棲對掩扉。桑柘影斜秋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又曰。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層。歸來月落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又曰。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處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又曰。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月滿船。勞勸者之情趣如此。雖無大善事大功業。而質實朴眞。資其筋骨。以自給。絕不陷邪惡之途。

故天憐之而賜以靜雅之境。遇世之醉於浮華淫巧之俗者。安蔑視勞動者流。而不悟其身。尙未有勞動者流福祿（精神的）之半。何其愚也。

故不問精神肉體。人間之職分則一也。人不當議職分高下。維思盡職分之道足矣。

盡職不必高尚。當盡德義。詳言之。染於惡習。流於私慾。不可不克己。自制以抑壓之。盤根錯節。沮礙前途。不可不揮剛毅果斷之利刃而裁斷之。不可不黽勉堅忍。豪膽冒險。以期最後之勝利。不可不勤儉。以爲將來之計。不可不自信。自重。以抗外物。不可不盡家族保護之任。不可不盡正直義務。是皆不拘何種職分。爲人者。必不可不具之德義也。蓋人之職分精達。事業成功。全此德義力之所爲。古今之政治家。學者。名匠。巨農。之立身精業。均制於此德義心。而不陷於邪路之結果也。能修此德義。而確持天賦之本領者。謂之自主獨行之人。

第四節 發達之機關

顧社會開闢以來。去單純而趨複雜。出粗淺而向精宏。如赤子日長而爲大人。

成立之初。人民惟日求天生之食餌。不執農作。穴居以防寒暑。格鬪以除獸害。所爲之事。如是而已。無政治。無宗教。無法律。無學藝。而搖籃中之小兒。漸次發言語。歲月日增。而於是有君臣。有道義。有商業。有農工。有名教。有法政。而爲一複雜之機關。就大局觀察。社會發達之狀。則實一活體。而日就於進步者。社會成熟之徑行。謂之文明。開化。

蓋人之生存。由身體各部之機關。互相保合。各能運息。以手足爲運動之機關。以眼耳腦漿神經。爲知覺之機關。以肺管爲呼吸之機關。以皮膚尿口爲排泄之機關。皆互相密合。乃能生活。諸機關缺其一。生存遂不可得。社會亦然。農作工商。政治學藝。宗教各種之產業。盡緊着密附。而成立一活體也。苟缺其一。不能保社會之生存。一指之腫。足以害及全身。

故人間之職分。不問其爲農。爲工。爲商。爲士。同爲組成社會之機關者。其必需之度。未見寸毫之差。

各種之產業。既爲社會所必需而平等。則當知最良之發達。在社會各種機關。

發達於平等最善之文明開化在各種產業進步於平等各種產業之別歸於左四大類。

一政治機關。二生產機關。三武備機關。四理想機關。

組織國家。統治人民。施法布制。屬政治機關。收獲天然物。及以人工濟衣食。作用。屬生產機關。防衛攻伐之具。如陸海軍。屬武備機關。宗教道德與各種之學藝及美術。屬理想機關。

現今西洋各國富強達極點。而爲文明之宗者。全係於四大機關。平等發達之結果。試以西洋近世事証之。

就西洋各國之中。英吉利爲最善進步之國。讀英國歷史。思過半矣。試觀英國。一方。抗君主之橫暴而創定憲法。改良政治。一方。奮進於海外。而達拓地殖民之業。一方。發明蒸氣機關。一方。創作織物器機。一方。斷行自由貿易。一方。創建鑛道。一方。振作文學。英國之歷史。非如東洋諸國運轉政治及武備機關之少數貴族武族之歷史。而人民全體之歷史也。英國如大成樂器。集政治界之文

人。克鹿穆約而。蟹磨騰古武電武雷士。政治界之豪傑。庇篤卡拉衣兒潘埋斯。東其斯蘭里古拉篤斯東。武備界之勇者。納爾遜惠靈吞戈登。生產界之勤業家。劃篤斯脫華生。理想界之先導家。穆勒約翰孝可斯坡埃。其他無量無數之偉人傑士。所謂特殊獨得之力量。加於四大機關之上之結果。而發其精妙雄大富強之音調。

偏於四大機關之一端而發達之國。與偏於人身之一局部而發達者奚擇。可稱爲不具之國。不具之國。其生存不能久保。古代希臘。其政法、法律、文學、美術。當時世界文明之宗也。而一朝亡於埋山篤義埃之未開人民。蓋希臘政治及理想機關。雖異常發達。而武備機關不全。銳敏之人安坐而食。平生手足未嘗運動。一朝有病。易於滅身。卽其類也。現今俄羅斯稱世界之強國。其武備機關之發達。如希臘政治機關之偏重。故其稱強天下。莫比以此。而其財政日就困難。亦以此。手足及頭腦。獨長成。而呼吸機關不助之。血肉順環不供之一國之精氣。理想及一國之血液。生產之二機關全澁塞而不通活素。如斯不具者。遂

能生存抑亦一時之僥倖而已。永久必自滅也。

期一國之富強文明。各種產業。各種職分。須平等發達明矣。故苟能運轉社會之四大機關。遂其順正發達。亦一自主獨行之力而已。自主獨行之人。向其職分。自信自任。專心於一業。而籠之以全力。其產業職分。一步不容他人侵犯者。也。彼等以十分之勞動。務一己之職分。對於社會。向於職分。常爲德義之扶持。爲奮興之原動力。譬諸戰爭。歷史上所載者。大將之英名赫赫而已。實際勝利。固士卒勇往奮戰所得者也。社會之事。雖政治家學者等名譽獨占局面。實則在至微至賤。問自主獨行之人民。爲國家之基礎。試觀英國革新政治之弊害。洗滌社會之腐敗。其爲主動力者。如清教徒爲純粹之農夫。爲鍛冶工。爲靴工。其職分至微。其境界至賤。決非如政治家學者當時知名者也。而卒加政治家學者等。所不能企及之大作。爲於政治上。以開英國千載之規模。蓋自主獨行之人。不僅質實儉勤。向其職分。盡全力。實亦對社會之職分。上而貫徹其自主獨行之精神也。

不特清教徒爲然。英國人民。雖今日亦抱持此自主獨行之良風。扶之植之。以補益其國家之富強文明。或爲鐵道之工人。或爲織工。或爲蒸氣機關之火夫。皆獨立而盡其職分。孜孜不已。其一身雖在至賤至微之境。享其先天之遺風。確持其本領。以裨益於國家之富強。且監督政治。社交而推挽道義。及良風於冥冥中。

英國今日之富強。凌駕列國。一基於其多數人民。有此良風。無此良風者。期永久之盛不可得。故一國發達之要點。第一自主獨立之風。第二產業之自由。

第五節 自由之產業

抑一國上流之人士。往往志滿意驕。流於安逸。甚易腐敗。若一任其所爲。則國家實力之消耗。元氣萎縮。無所底止。夫處社會之狀勢。而屹然提撕剛健自強之精神。注入清新之空氣。以維持實力元氣者。常在中流以下。人士自古成偉業。奏殊勳者。多出於苦寒之士。蓋其境遇。辛苦刺擊。其心事態。切迫衝動。其身必喚起自主獨行之氣象。

蘇東坡曾有詩曰。人皆生子欲聰明。吾爲聰明誤一生。祇願豚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是蓋恨富貴之家。愚魯之子。晏然占有福祿爵位。而有爲之士。反沈淪於社會之下層。而不得志之辭也。嗚乎。天下滔滔。何代無不平之人。何世無逆境之士。耶。然貴族掌握政權。產業不得自由。莫甚於東洋專制政下。產業既不得自由。爵位復制於門閥。無論如何人物力量。不得要萬一之報酬於社會。聰明英智之士。安得不益增不平。東坡怨詩。真專制國人材胸中之代表哉。有爲之人材。常在社會之下層。則苟期一國之活動與發達。當令全國人人自與。而置一人人得應其才力成功名取富貴之境界。不然。有爲之人材。東坡之徒。不憤死。則沮喪而朽死。一國之元氣。及實力。爲之索然。退縮矣。殷鑒不遠。有至廣之疆域。至衆之人民。常征服於蠻族。脅制於外強者。能無瞿然哉。

我大日本與支那同國於東洋。數千年間。雖因襲專制之政治。而今日則憲法成。國會立。人民皆應其力量。而政治、生產、軍備、理想。不論何職。自役其身於自由。制度如斯。俊傑之士。即生於卑賤。依其勤苦經營。亦能上青雲。帶紫綬。積鉅

萬致盛名。明治今代之人士。自由如此。固宜感謝祖宗之遺德。與皇帝之仁慈。回顧二十五年前。我日本社會之狀態如何。我祖先之程度如何。迄今遂得若是也。

封建時代。日本全國。區劃於三百諸侯之領分。此區劃各成一小國。互相角立。設關門以束縛運搬貿易之自由。禁土地賣買以防兼併。分職業之種類。不得自由轉業。設士民之階級。以分尊卑。士衣食於常祿。而民獻重稅。士族之階級。亦自門閥之祖先定格。騏驥之品。不能展駿。足以致千里。豚犬之才。反得據門第。而逞威福。故當時事業範圍。限制於此人爲的小天地。無論如何冒險家。如何企望家。其所生之藩領以外。概不能伸手足。農業家無大無小。耕其祖先所傳之土地而止。不得盛興業殖產。商業家概媒介一藩內之需要供給而止。不得奮而進取經營。學者無發表新論於社會之自由。工業家無論發表新器於世間之自由。永年一律。株守不變。嗚乎。當時有爲之人物。抑其雄志壯圖。而與草木枯死。憤懣鬱情。果何如耶。較之今日現狀。事業之通塞。成功之難易。奚啻

行大衢。攀險巖之差耶。

產業不自由。活機澁塞之社會。其抑鬱憤懣之人心。乘變動之機。必沛然一時迸發。我國封建時代。鬱結之氣。大發於維新之朝。維新之事業。雖由外勢之逼迫。與皇室之稜威。然爲斡旋之中心力。而一轉坤軸者。不可不謂在幾多志士豪傑。而當時志士豪傑。概生微賤之門第。論其立身之初。爲尊攘說之開祖志奉爲泰斗者。藤田虎之進。吉田寅二郎爲首。而高杉晋作。橋本左內久。坂玄珪。平野次郎。西鄉吉之助。大久保市藏。桂小五郎。清水八郎等。實行之志士。無一不占藩閥要職。而生於高位者。噫。布衣之士。一有所激。起而成事。不難翻一世之狂瀾。洞百代之世情。微賤之徒之力。不亦大哉。

吾人今代得產業之自由。凡六十餘州。各地產業。固莫不縱其力量。而伸驥足矣。然吾人在自由善良制度之下。使怠惰之人。勉勵。使無恒之徒。思慮。使浪費者。節約。使無資者。多財。制度法律之力。所不及。成敗得喪之活世界。惟一至靈至純之無形立法權。禁止邪惡。保護勳業。達乎國法不能及之所。無他以一身。

之手。足。匪。勉。於。德。義。經。濟。之。自。主。獨。行。精。神。是。也。苟。無。此。精。神。產。業。之。自。由。果。有。何。效。制。度。之。善。良。果。有。何。益。耶。語。曰。能。爲。不。可。少。人。能。爲。人。不。可。及。事。庶。幾。此。生。不。虛。古。來。自。立。獨。行。之。士。生。於。產。業。不。自。由。之。時。代。尙。無。虛。過。生。涯。必。求。達。常。人。所。不。得。達。之。路。程。發。揮。天。賦。之。力。量。以。成。獨。得。之。事。業。爲。一。世。之。用。而。垂。範。於。後。世。幕。政。三。百。年。活。機。極。澁。塞。之。間。偉。人。傑。士。尙。復。輩。出。藤。原。惺。窠。出。戰。國。亂。離。之。末。學。問。殆。絕。之。世。獨。講。經。修。學。增。光。輝。于。文。明。將。滅。之。燈。台。新。井。白石。著。藩。翰。譜。以。詳。敘。武。家。之。歷。史。其。餘。如。著。經。邦。典。例。以。教。制。度。禮。法。著。西。洋。紀。聞。采。覽。異。言。等。以。廣。外。國。之。智。識。著。讀。史。餘。論。論。政。權。之。推。移。政。體。之。變。遷。以。示。皇。室。爲。本。武。家。爲。末。熊。澤。蕃。山。深。留。心。於。經。濟。實。用。輔。備。前。候。大。施。名。教。且。立。殖。教。之。基。礎。荻。生。徂。來。修。古。文。辭。而。正。宋。儒。之。誤。見。復。古。學。之。一。轍。開。經。學。之。一。徑。其。餘。若。林。子。平。著。三。國。通。覽。海。國。兵。談。伊。能。忠。敬。以。隻。身。徒。步。測。量。蝦。夷。樺。太。近。松。門。左。衛。門。爲。戲。曲。之。大。成。曲。亭。馬。琴。發。揚。小。說。錢。屋。五。兵。衛。被。國。家。嚴。禁。密。交。外。國。船。於。遠。洋。紀。國。握。文。左。衛。門。河。村。珪。質。唾。手。奮。起。占。四。

海之福利。高材逸足之士。躍出當時之風俗。創劃新機軸於尋常繩墨之外。不可勝數。

數百年來。稱日本富豪者。京都之三井。大阪之鴻池。酒田之本間。庄內之長谷川等諸家。果如何而起其產乎。尋其祖先。則皆貧賤不名一錢之人。而致如是福利。非祖先以來。自主獨行。節儉勤苦之效耶。現今東京之富力。專萃於日本橋內。同區積鉅萬者。無慮千戶以上。而其祖先概出自江州。嗚呼。江州特致富豪。豈無因而生果耶。蓋江州人之風氣。似英國人種。富於自主獨行之精神也。

吾人今茲揭一工農商界偉人之逸事。以爲我國生產界之模範。越後古來稱富豪巢窟之所。於生產力一種。可稱日本第一。而數十年前。越後有諺云。（能生之岡本。石地之內藤。）岡本內藤。即其地之第一資產家也。岡本家今既沈淪。內藤家依然爲大地主中之大地主。幕政之頃。二家殆扣君主。當時權威無限之諸侯。往往伺二家之旨。而定施政之方針。內藤家所有船舶。執運送之業。

其在水戶之船。輒惹起米價之變動。生產界之勢力。如斯大也。探究內藤家勃興之原因。其祖先某者。一貧農之子。夙稱孝行。家貧。恨不得厚養其父。祈於村社之神。以冀冥福。及歸。見道有遺金一囊。某以爲天賜。喜而拾之。急歸家。示於父。父見而大憤。且曰。汝以正直。請神。神何必不福。汝今幸他人之遺失。而自私。正直安在。汝貪一時。便宜。釀他人永年惱苦。何殘忍。至是某悟。走其村。訪善提所住。備告以情。竟遺失之主而返之。及歸。過海岸。又見一箱。漂於岸頭。某思父誠。不敢觸手。歸家語父。父又叱某曰。咄。愚子。昧於道理。此天賜也。所漂之箱。雖知其出於覆沒船。然委於汀沙。而不顧。須臾。又爲怒浪所捲去而已。是不同曩時途中遺物也。宜別取捨之道。某聞語。服理。即認前所得之金篋。而歸。資之作獵船。運送船等。節儉力行。頓成巨富。後因資本起於覆沒船。後見覆沒船。始終竭力救護之。如某之父。可謂能得自主獨行之旨者矣。

能州粟崎木屋家。其所有之船舶。繫於金石港。其地運送業。大占勢力者也。其先世某亦一貧人。禱于神歸。途有遺金委地。某熟視欲拾之。既而曰。是天命我。

立身於商業界也。歸家估其產業。得十數金。營商戶。嘗自奮曰。當時天下。木下秀吉之天下也。木下藤吉郎亦人耳。我亦人耳。戰陣之名。既爲彼所擅。商業界之天下。豈終非我所有耶。自稱木屋藤兵衛。携資本走長嘔。當時朝鮮南蠻等。購求虎皮豹皮。及其他珍器。乘機得利。冒險排難。屢博奇利。終爲當時天下第一巨商。自造一境界如木屋藤兵衛者。非特立獨行之真丈夫耶。

古人在封建時代狹隘之範圍。尙以自立經營事業之天地若是。今人則意向無制。力所往無禁。處自由之社會者。事業上之範圍。既百倍於古人。所成之功。或不能百倍於古人。能免天下後世之笑耶。

世人或羨西洋之富強文明。歎我日本之委靡不振。以西洋人種爲一種優等之人種。從而卑屈畏縮。是真無丈夫魂之輩所言也。西洋之富強。固自立獨行之人民多耳。我國苟發揮良風於國民之間。何難與彼並馳。特我國民慣於鎖國之天地。事物之標準。比彼稍卑。事業之範圍。比彼稍隘。至於自立獨行之精神。古來人民之間。涵養發育。如上所述。今日只進百尺竿頭一步。除去封建思

想之餘弊。行此精神於廣大規模上可矣。

彼自僱夫起而後豪富有名之鹽原多助。晚年嘗從容語人曰。我生來遇否運。不怨天。際失望。不怨人。只責己身而已。多助之成功。因一段毅然卓然不恃一物。自立獨行之精神。固不待論。多助之時代。與今日局面全相異。社會之狀態。亦文野大相逕庭。而多助當時之精神。與今日英米其他西洋富強國民之精神無異。吾人可不問人種之優劣。擴充我祖先之精神。大其運用之範圍。期以國民之能力。凌駕外強。使旭日旗影之下。萬國風靡而已。

第六節 變遷之左證

夫自立獨行之人。不特能立其身。亦冥冥中爲衆庶之儀表模範。感化之力。能興起他人之自立獨行。裨一國之治化者。非尠少。故讀偉人傑士之傳記。及言行錄者。欽羨之念。勃勃而起。自期亦一偉人傑士。踐其行。鑒其言矣。且夫絕類離羣之天才。尙嘗無數之辛酸。經無數之蹉跌。始漸成功。觀事業之光輝。赫赫誰謂非發揮自立獨行之氣象耶。吾今揭不仰扶助。不受檢束。汗於自家之面。

奮於自家之腕。自造運命之偉丈夫之事。

發明蒸氣汽閘。改用作用人中。徐欲磨斯。劃篤。義哭哭門。史貪維容松。最有名者也。劃篤。本數學器械製造。義哭哭門。營冶鍛。史貪維容松。業機械師。皆思慮緻密。卓絕於衆人。且爲質樸溫厚之實業家。今取英雄之履歷。有足勵人心者。述之如左。

徐欲徐史貪維容松者。英國人。生於一千七百七十一年。石灰礦火夫某之子也。幼爲鍛工之稚丁。十四歲時。從父助火夫之業。時取蒸汽器械破損者。入換之。又修覆之。遂得器械構造之智識。年十八。始入夜學校。讀字學數。且以勞動餘暇。學土木器械之事。修時計。與靴爲傍職。年三十一。以年俸百磅。雇爲石灰礦器械師。終爲種種之器械工人。一千八百十四年七月。初作蒸汽車。附八列車於汽關車。試得走一時間四英里之實。其翌年創作鐵道。是後十年之間。爲汽車與鐵道之製造改良工人。終以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作里維拍爾及敗爾。迷磨吞之間之鐵道。實驗得一時間三十英里之速力。英之鐵道始落成時。氏

爲白耳義西班牙政府所僱。作汽車及鐵道。英國政府報氏之功績。舉氏爲學士。會院之會員。又賜爵列華族。氏毫不屑此等虛名。曰稱吾某爵勳等。不若稱徐欲徐史貪維容松之足快。叙爵會員等事。皆固辭不受。

發明蒸氣船之鹿排篤槐爾吞者。一千七百六十五年。生於米國。初以繪圖爲業。中作績蘇器械而賣之。又赴法國觀巴黎都景色。後歸米國。爲蒸氣船之工人。一千八百七年。遂其偉大之發明。

灑米欲爾麻爾斯者。一千七百九十一年。生於米國。始畫油畫爲生計。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作電信線具。自設置電信錄。奏實效。乃請架設於政府。政府付諸國會議之。當時國會議員。概目氏之新工器械。不過學問上玩弄之品。不採用。氏不少屈。次年。請再審議。又否決。更翌年。爲第三次之請願。受第三次之否決。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始享宿願。以金三萬弗架。設於華盛頓府。與排爾斯麻爾之間。翌年工告成。即世界中電線之創設也。氏之機器。可欺鬼神。忽爲歐洲大陸諸國所採用。終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列國派連合委員於巴里。開會議謝。

氏之功。決議送四十萬鎊倫科賞金於氏。米國政府致之。

有名獨逸之天文學者堪派蘭爾。生於旅店業者之家。望遠鏡之發明者。槐欲何容花槐爾。製造玻璃人之子也。米國大統領中稱傑出之林墾。自農夫起。哲學者兼政治家英蘭麒麟。自石礮師之家出。

英國之小說大家却拉斯及墾斯。船員之子也。其父深愛之。常盡力於教育。父爲負債而投獄。氏年幼奔走以求餬口。投身於靴工之家。或粘紙靴墨匣。或書記號爲業。從事賤業。愀焉自傷。僅委希望於將來而已。越數年爲代言之書記。又爲新聞之探訪者。終二十四歲。始以倫敦之雛方爲題而著述。思想巧妙。結構絕佳。一時博文壇之聲名。蓋其書材料。氏嘗於賤業之際。親自觀察所得。而寫倫敦下等社會慘澹之狀也。

伍爲而埃磨西。欲苦史披埃。不獨其國英吉利重之。通世界各國所仰爲詞善。泰斗之一大詩家也。自卑賤起身。其父係靴工之子。少時氏執何業。諸說紛紛不定。一說曰。少時牧羊。又一說曰。爲公共學校之助教。後至倫敦爲優人。盡力

演劇。其說苟可信。其超凡之神趣妙想。非修得於學校。而獨學自修可知。究之。氏之雄大包天地。精粹盡人情。烈烈詩思。正其生平實際所感得。活處所視著。漸發而成文學界不朽之金石文字。而氏作若是不朽文字之前。沈思默考。費時累月。慘澹經營。不知幾何時矣。

要之西洋各國之富強。及文明開化。有大功之學者。發明家。事業家等。概起自微賤。與艱難戰而得名譽之勝利者也。彼等無善師。無學資。無事業上之便宜。無中學大學等定規之修業。數十年之歲月間。留心於一事。深究精討。由實境而得實情。就活處而觀活理。能自得師。能自得友。爲忠告者。爲監督者。爲判斷者。供己之生涯於正理之事業。一志決定。己之職分以外。不見他人。不見他事。外界之誹謗歸我。不以爲意。人爵之虛譽迎我。不以爲念。以我力。成我事。一念貫徹己之手足。腦髓者也。嗚呼。人執何種之業。確持此耿耿凜凜。特立獨行之氣象。至誠無敵。何事不成。何人不動。以渺渺六尺身。與三軍將。南面王。競尊嚴可也。

今更叙辨邪民英蘭麒麟之生涯。其心志之堅忍不拔。其節行之純潔公正。其心性之靈明精細。渾身可稱爲自立獨行精神之化合體。生涯之歷史。實足令千載下人心奮起也。

英蘭麒麟之父。夙居英國。當宗教追逐之事起。遁而唱當時新英國。移於植民地亞米利加。居暮斯頓府。爲營匠。氏其末子也。一千七百六年。生於其地。父以家計不甚裕。使氏兄就職業。使氏自學校退而助家業。氏心中怏怏不樂。常避於海邊。事嬉戲。不顧家事。父見而憂之。欲授以適於嗜好之業。務送於諸種工場。氏一無得意處。終入其兄徐欲糜斯之活版工場。習活版術。氏好學。因活版師常取書籍。便於誦讀。願從其業。時年十二。

英氏在活版工場。從事於書籍之釘裝束整。常密取其所管諸書。展覽涉獵。然終始整然濟其職。顧客交付。不愆寸分之期。蓋徹宵在床頭勵精展讀。及晨又竊返於店。人不覺其舉動。其間氏又鍛鍊文章。欲爲能文家。特擇文章之佳妙處。反覆數回。玩味之。或竄改之爲詩。復改於文。更與原文比照。以爲磨鍊推敲。

之法。既而文章之句法辭法趣向。皆會得於心。一旦投於時機。大顯其伎倆。名聲囂囂。聳動俗耳。卽兄徐欲磨斯發刊新聞是也。當時美國未開文運。發刊新聞紙惟一所。徐欲磨斯所發刊者。卽美國第二所新聞紙也。是以諸友多諫之。曰。我美洲今日一新聞已足。起不急之事。恐取敗。徐欲磨斯不顧。斷行計劃。而其秉筆者。多從事於其活版所之人。英氏見此新事業。起欽羨心。竊希此等先輩所爲。自以年齒未長。恐過分之望。買阿兄之叱咤。憚不敢請。焦心苦慮之末。得一策。乃絞生平鍛鍊之錦心繡腸。盡其蘊蓄。就得意之題目。草一文。

翌朝惟見一篇之文。懸於徐欲磨斯新聞社之窗戶。取而觀之。則匿名之投書也。讀之則奇構妙想。爲不易得之文。遂刊諸新聞紙上。衆口嘖嘖稱美。皆欲知作者爲誰。誰想成於一小童英蘭麒麟之手耶。氏博意外之贊美。獨竊欣喜。後數次投稿。皆以匿名。不爲人所知。一日偶爲徐欲磨斯所探得。知高評壓全美無名之大家。卽幼弟英蘭麒麟。不圖私其伎倆。欲以自售。非止不加敬禮。待英氏如學校。甚至鞭撻叱咤。氏不能忍。遂逃。氏年甫十七時也。

氏估其藏書。得旅費。單身辭鄉。汽笛一聲。飄然向紐育而發。自紐育轉至費府。其入費府也。無友可諮。無人可賴。孤骨稜口。櫛風沐雨。辛苦備嘗。留費府數月。其間役身於活版所。偶爲嘖息。而物你埃之知事。堪篤所知。得其補助。欲起一活版所。乃齎知事之書。而購器械。一千七百二十年。赴倫敦。既至。則所携者。一片無效之空紙耳。氏實受欺於堪篤。於是撫然歎人情之不可賴。寸毫之英氣。不爲沮喪。滯留倫敦歲餘。爲賈人滕渾之主簿。共航歸於費府。未幾滕渾病死。更求助於友人。建一活版所。而發刊新聞紙。後又營紙商。俱極繁榮。忽得中人以上之產。藉於名望都氏之間。

一千七百三十八年。立公共圖書館。實米國圖書館之始。其年又創立火災保險會社。氏於公共事業。黽勉無怠。技術學問功績。有更大者。則改良擦琴而加新工。一千七百四十五年。觀紙爲飛於空中。因以發明電氣之性質。後復發明避雷柱。其有益於世。古今所稀見。先是一千七百三十六年。氏爲嘖息。而物你埃將軍之會議秘書官。參與本國政治之協議。在職間。母國英政府政略失當。

課苛稅於殖民地。氏乃慷慨剴切建言。以爲矯正政治之策。無如一無採用。一千七百七十三年。百雷轟然。獨立戰爭之舉。暮斯頓府破裂。當時米國全洲之民。皆素紉執銃。投牙籌。奮劍戟。奮然從戰。欲說大義以動他國。舉英氏使法國。乃以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氏航入法國。灑滿腔之熱血。說舉國之慘狀。籠渾身之正氣。而論義理。大動法人之義俠心。奏法美同盟之大功。在法時。法國禮遇厚待。實有非常。氏驅車過街衢。所至之處。群衆蟻集。投花環。拍手喝采。以表祝意。其訪巴里大學也。當時之大學士贊曰。卿驅雷霆於天。制暴政於地。可稱適切之評。

英氏一千七百八十三年九月。歸費府。全都之民。無論知與不知。迎於港頭。歡聲震天。喝采動地。導入街衢。祝砲一聲。全都之寺塔。悉鳴鐘以表祝意。市中之老長。咸寄贊辭而致賀。氏幾爲該市之市會議員。終爲市長。英氏長於費府。盡力於監獄之改良。又希望禁止賣買奴隸。足窺其仁恕高義之胸懷矣。氏資性剛健。一生無病。蓋亦由其平素節制養生之效。享年八十有

四。葬儀之盛。前後所未嘗有。國民爲服喪一月。巴里國會亦表吊意。閉會三日。嗚呼。如氏者。眞以君子之心。兼豪傑之行。匹夫爲百世師。豈偶然哉。

上所列舉。悉說明天祐自立獨行者一大原則。奏大功。偉業。不必門閥富貴。辛苦艱險。實成業之原因也。

要之。自主獨行者。丈夫之精魂也。無此精魂者。男子而非男子。人而非人也。古往今來。天下事業之局面。獨此精魂所占。有成敗浮沉。人間運命之樞機。悉此精魂所左右者。富貴安逸。於人之脩養才德。無裨益。何也。長於優柔境中之白面郎。無剛毅精神。一遇艱難。不能振起。反之成長於貧苦微賤之士。得志可翱翔中天。即失意而沉淪於奈落之底。危機懸一髮之上。不糊口於嗟來之食。不醫渴於盜泉之流。決然發憤。粉骨細身。制四面境遇。揮自任之利刀。切斷盤錯。是其能事也。

抑吾昌言事業必成。而濶步於世上。盡獨立男兒之本來面目。如上所揭。獨力排艱難之風雨。而顯成功之青天。始可謂之偉丈夫。陽春三月。百卉欣欣發榮。

櫻桃杏李。齊鬪芳艷。美則美矣。千山彩霞。萬木紅雲。曷若梅花一株。凌朔風而
卓然獨立。自霜雪中挽回春色之精氣。耶。天下血性男兒。盍以丈夫之精魂。煥
發天稟之靈性。與梅花競美而流芳千載乎。

第二章 國魂

人以丹心赤腸。委身於報國之大義。則剛健其氣力爲之根底。（德國詩爾列）

全體自各部成。全國民自個人成。個人爲國家之一部明矣。然則人可不努力。勉各盡人人之任務。以謀全國富強盛大耶。

第一節 國民國家之關係

嗚呼。特立獨行。精神哉。此精神充實於個人。即以成其人。此精神充實於衆民。即以致國家之強大。蓋文化之民。無索然孤立而巢處穴處。必種族言語風俗之相同。人民相團結。設法律。建政府。構成有機的國家。而國家以衆人之力作爲基礎。人民即由精神爲發達之根源。蓋地球之爲物。包有世界萬物。而獨立於太虛。運行不息。一括人民總體。而自然活動。易地觀之。個人爲組織。國家實質之要素。除個人之力量。作業。國家不能求爲有機的活動。個人組成世界。有如地盤。地球之重力。因地盤之大小。堅否。而致大小強弱不同。國家之大小強

弱亦因組織分子之個人之大小強弱而歧。以極端之例推之。星塊之（我進步之國民，必不待吾人之說明，地球以外，幾億無數之星塊，懸於太虛，日爲他之大遊星所吸收，）重力極瑣微者，常爲太陽及其他大遊星所吸引而沒。個人重力極薄弱之國家，亦必爲強大國家所吸收，併吞吾人自主獨行者愈多。國家之實質益堅，從個人之活動大而國家之機關漸擴張，然則個人之自主獨行，即全國民自主獨行之前鋒。個人獨立之總合，可謂之國家獨立。故國家之文野，因人民各自之文野而定。邦國之盛衰興亡，因人民各自之自主獨行精神伸縮而決。

吾人讀羅馬歷史，未嘗不掩卷長歎也。夫羅馬固不過浮浪野人之一部落也。而俄然勃興，略地滅國，多不勝算。一時征服歐羅巴全洲，與亞非利加亞細亞幾部稱霸天下，非其人民皆有勇往敢爲挺身抗戰先赴國難之精神凜凜不可當者，故耶其盛也。都民之間，尙存昔人質樸剛毅之風，不敢失墜。而一旦互結朋黨，以相敵視，驕奢成風，文弱移俗，節義拂地，而天日競威之羅馬盛運，忽

降而委於泥土。史家評當時之狀曰。羅馬一都民行街上。偶有一蠅止其所。携之傘上。其人肩頭爲之疲勞。國民精神之腐敗。既若是。雖國家之組織依然如舊。軍士千百萬屯境。與前日無異。大木朽敗。內生空洞。不可支柱。以持不可繩束。以維假令無風。終自倒耳。宜其末路如篤拉因一偉人出。勵精以圖更新。雖密法網嚴禁令。社會頹敗無寸毫挽回之效。空爲日耳曼蠻族所滅。嗚呼。邦國之興亡。一因國民之氣象精神。振否羅馬帝國。歷史可鑑也。

國家與國民之關係。如以上所述。而政府與被治者之關係。亦酷似之。蓋一國之政治。即被治者（人民）鏡面中之影像也。故一國之政治。超越於當時人民之程度。妄爲改進。終必廢止。而復歸於舊來之民度。如一千七百八十年。奧地利國王徐欲衰槐二世。銳意勵精。建設自由之制度。時尙過早。奧國民反不喜之。王大憾。不果其美舉。沈鬱煩悶而歿。反之。後於民度之政治。亦不得永保。必改進更革。以適於多數人民之希望。古來不問何國。明君賢相出而施。不應於人民情誼之政治。常招叛亂。歷歷於史上。要之剛直自主之人民。常望自由。

之制度。卑屈蒙昧之人民。不介意於壓制束縛。奏效於制度法律之實際與否。全判於人民情誼智識之度。政治與人民如權衡然。終始均平。不可互有輕重。高下。

故重大之影響風化。制度法律。在國家進步及人民發達固大。然不止自上所加。而自下所起者。人民各能舉自主獨行之實。則善良之制度法律。必不可不建設。抑外界制御之力。不若內界自抑制之力更切。徵諸個人。無論父師之戒諭。如何嚴正。難矯正惡少年遊蕩之習性。陷於邪路之人物。惟其人一旦內心發憤反省。不待父師訓誡。自怨自艾。不稍躊躇。世情之常也。人民之於政府亦然。人民不賴政府之力。各自鼓舞。剛毅勇敢之氣。由道德之經。而獨立獨行。真可謂政治及國家發達之主要原因也。

世往有急躁矯激之民。不由道義。不顧法規。直情徑行。以建設自由政體。非無一時達其目的者。然不久必敗。至若一種卑屈人民。無氣無力。徒安於澁塞之境。延頌而待主權者。與以自由貪一時無事安逸。亦終必苦於擅制抑壓之下。

法國人民曾斷行改革。演狂躁之活劇。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其國革命之大亂起。人民舉高唱。翻自由平權博愛之旌旗。建純正圓滿之理想國。一時現出亂民政治。忽爲武斷擅制政治。又變而爲王家優柔政治。悲哉。狂激之民。一意欲遂妄想。未奏寸效。贏得慘風。悲雨。累累屍丘。湯湯血河而已。

蓋法國人民有反抗權勢。彈撥壓抑之氣力。而缺於前所謂內自抑制之道義。心有傲岸自專之癖。無禮讓謙遜之美。當事銳敏。在職分內無獨尊自重之寧靜。目平和事業秩序發達爲迂濶。輕以人命爲犧牲。而取快一時。其所組織國家永期盛昌。其可得耶。德國之名士埃倫毒八十年前評法國人民曰。法國常可制服於壓抑政略之下。何則。其人之性質急躁輕薄。而喜騷亂。不能守中正。常自此極端走於彼極端。恒不能收自由於適當。不能由自主獨立以節制。一己終至低尾伏頭。屈服於他人之下。

狂激之人民。固非所以致國家之強盛。而卑屈無氣之人民。又有甚者。東洋各國人民。常左右於治者手中。而不知自擴充其境界。自增進其福利。崇拜人爵。

蔑視天譴。以衣租食稅爲無上幸福。垂涎羨望。不務自造境界。身受疾苦。漫以爲天命。而不求自醫之道。終始呻吟於陰處。憤怨於下層。以爲國家之政治。屬於特殊階級之少數人士。混全治者與國家爲一物。向治者之方寸。一言不得參。一事不得要。故從來習慣以外。斷無伸張福利範圍之志望。又對於國家之義務。以服從於治者命令之一點爲已足。其所組織之國家。進步發達及富強。究不可期。地盤脆弱。如砂地之大廈。少數治者之棟梁楹欄。屋壁戶牖。即或美麗。決不可確認爲安全。英國征服印度。露國經略中央亞細亞諸洲。皆僅以一二戰之捷利。乃握永久之主權。蓋諸邦之人民。慣依賴於治者。治者以外。不見國家。其國王酋長及權勢家。遇他國威赫籠絡。則舉其所有而委之主權。一移輒屈。從於新來主權者。實不足怪也。

故知卑屈無氣力之人民。傾於世界大勢平和之主義。其國家之覆亡不可違。背於五洲風潮自由博愛之主義。抑壓政治不可脫。又知真享受政治上之自由。真補益於國家發達之人民。必不傾於狂激。不流於卑屈。兼有進取活動之

氣象道義自重之精神。

第二節 英國自由之性質

與法國境土相望。隔一葦之水。所居之國民。全與法人有反對之性質。英國人民是也。抑自由之基礎。英人寓於個人之性質。幾百萬蒼生。無一人不享有自由。故遇壓制政治暴虐政治之時代。未嘗盲從之。自提「古來人民之權利」警語。以死爭之。不得自由不已。豈如法人抽想像境裏自由者所及乎。蓋人民聚而成國者雖多。然如英人真愛自由而享有自由者。實鮮。抑自主獨行。雖爲泰西人之特長。而成其富強文明。與東洋異致。就中最善代表此精神者。實英國民也。吾今反復歷史而論之。

一千二百十五年。貴族僧侶起。以兵力迫欲橫王公布憲章。是後數百年之久。志士仁人。爲自由戰爭。奮迅不撓。一敗一進。一蹴一往。曝骨於原野者。不知幾千百人。一千六百三年以來。英國斯欺欲割而脫王家之施政。列世極暴虐。人民蜂起。執干戈抗之。遂於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却爾斯一世以萬乘之尊。而不

得善終其位。

後哭鹿烏爲爾雖行共和政治。及死忽復爲王家之世。却爾斯一世之子。却爾斯第二世。一千六百六十年即王位。其治世之間。代議院大得勢。制王之復讐政略。一千六百七十九年。議決保証人民身體自由之憲法。迫王裁可。其議決（禁錮者就禁錮之初。報告之於國中。禁錮之後。廿四時間可訊問。被禁錮者苟証明無罪。立時放免。）有條文。至是英人身體自由權得全。

斯欺欲割而脫王家。末代欺耶哭科二世之遁也。烏衣爾海而富。烘屋埃凝爲英國代議院所迎。乃即位。烏衣爾雖性行高潔。代議懲前年之覆轍。議決確認權利之法律。保証英民固有之權利。英民各自奮得生命身體之自由。同時欣然歡呼。外戰相續。而國力疲弊。因起數萬國債。自是海軍之勢勃然。而殖民移住之事大盛。商工業繁榮。遂開富強之源。國威赫赫。雄視宇內。

一千八百零五年十月八日。與法艦戰於篤拉富埃爾鹿海。將戰。水師提督納爾遜屹立於本艦之舷頭。下令於諸艦曰。予所望非他。只英國之國民。各盡其

任。務。此。言。也。真。千。古。不。朽。之。言。也。英。國。富。強。之。冠。絕。萬。國。實。因。人。人。確。守。實。行。此。言。不。問。平。時。戰。時。永。久。不。變。耳。

夫英國國民爲善於處生之日耳。曼人種。與有政治上良性質之恩格羅撒遜人種之苗裔。不爲想像所惑。不爲情慾所制。常結托家族及信任之親友。則熱心如火。對於未識之人。則冷淡如水。而其平素所往來於胸中者。便益之觀念。好營商業。英人常非德國「善意可實行」之諺曰。「善意所可實行在空洞之中」其先便益之性質可徵。英人欲以沈着且正實爲事。直情徑行。寸毫不他顧。常以準鷹眼光。耽耽着於利益功名之上。刻意勵行。遭逢千萬艱難。不達其目的不已。如此性質。即致富強盛大之原因也。試思英人得政治上之自由。豈經慘澹之戰爭。僅博自由政憲之空名。晏然無復後慮。傲然自負之謂乎。必人民心中。各自自信爲製造建設自由政憲之功勳者。爲政體之擁護者。現在將來。共自已保證自己之權利者也。佛國王路易十四世曾高言云。「朕即國家也。」英人亦曰。「余即國家也。」一則君主自稱國家。一則臣民自稱國家。非國人感政治。

上自由有唯我獨尊之真面目乎。

熟察英人務尊便宜。先利己。一已職分以外。不見他人之風。頗與江州人相似。江州人不但在其生地收利而已。進而營商業於他州。重要之都市及海港。設支店擴張業務。其生地不得立業之地者。隻身出於各地。營商戶爲常。現今東京屈指之商家。自近州人出者多。如前所述。而州人之舞臺。不獨東京。如神戶長崎。壓倒彼等土着之人民。而爲演獨技之好局面。照現在之實狀可明。近州人常有崇奉成業秘訣之警語曰。「運氣、根氣、鈍氣、二氣。」運氣者。事業成敗。屬於天運。務宜敏活。心目以養。擒縱活機。才用之意也。根氣者。謂堅忍不拔之根性。不問成敗。利鈍盡己之力。不可安於一時之得。不可沮於些少之失之意也。鈍氣者。當事不求外觀之洒落華美。不懸念外來之譏譽。鈍厚自得。以收實利之意也。嗚呼。僅三語之秘訣。而遂獨步於商業界。不可謂無因也。如此之風。爲近州人之代表。非與彼冷嚴堅忍。惟尊實利之英國人同性耶。

雖然。江州人殉於利。未聞勇於義。不能自治。未見殉於國家之公共心。江州人

之腦髓。只在利益。以物質的觀念而充者也。此等江州人之風。直非可擬英國人之面目。何則。英人殉利主義以外。尚有他物。而英國人之所以爲英國人在彼。不在此也。蓋其特立獨行之精神大也。

英人不獨殉利之事如何。曰。非止物質之思想。重己之權力。愛己之國家。以純粹道義爲觀念者也。彼等一錢之訟。亦提出於法廷。不爲怪。非爭一錢之利。慮己之權力消長。出於此耳。彼等以國家之故。或爲義勇兵。或赴阿非利加之危地。或保護本國貿易。在外之商人。一致結合。而當外國之事。殉利以外。有報國之義心。故英人者。個人之自主。獨行與國家之自主。獨行並行。而自治報國。二事兼全者也。嗚呼。是實英國之國魂也。英國國魂之美。不啻其性質容貌之美。不在國民全體發揮之點。在以國魂所寓而運用體質之偉大也。

第三節 富強文明之原因

世或羨英國之富強。從而尊英國之民風。有直欲化我國民於英風者。希望改造日本。卽爲泰西社會。頻獎勵自治實利之風。固守殉利主義。以便宜爲畢生

之本。滔滔流俗。咸惑於是。以節操爲頑固。以德義爲贅物。偏投於社會之風潮。汲汲自售。如不復顧己之品位精神本領。與國權國勢國利者。是蓋僅自側觀。英國及其他泰西社會之狀態。直臆斷全部。抑亦盲人探象。扣槃以爲鐘。捫燭以爲日之類而已。

夫如世人所知支那人種入美國。以其非常之勞勩。與其至巧之商略。殆壓倒美國人民。且其在支那海港。及印度海邊。揮縱橫得意之伎倆。使英國爲之避易。其在曾被掠奪於英國之香港。重要商塵。概其所占有。就現在之事實觀察。則支那人勇於射利。英人亦避三舍。實可稱世界無比。故若以殉利風之一點。可使其國富強卑陋而堅急精刻。如支那人種應爲世界之霸者。而於實際則反是。國勢反日凌夷。常受外強國之侮慢。其故何歟。鑑之於古。卡山徐國殖民貿易所長。因爲地中海上之王。而一旦爲羅馬所攻。滅盡無迹。殉利之風。富一國則有之。而不能富且強也。明矣。况兼富強文明之道。豈俗陋之個人。自利風所能獨達耶。

抑英國之富強文明。非因個人自利之風盛。原於國民自主之氣熾。英人國民之自由。非獨個人自由。并意味國民全體（即國家）自由者也。英國之民。融個人與國家而成。渾然一活動體者也。英國國民之心中。無國家主義。個人主義之差別。只爲地球上之一國民。銘自主獨行。至要至切於心。造次顛沛。莫之敢忽。此國魂支那人所絕無。而英國人所以致富強文明者也。

如流俗之臆斷。英人真只尊便宜。而不顧他。現今如我社會之風潮。可稱能習於師範圍者。雖然。英國民尊便宜。信爲人生行路上之好手段。決非如我流俗以之爲惟一之目的。英人之自利。非僅爲自利。蓋欲成自主獨行之地。非以自利爲畢生之目的。欲先自立。而後及於人。盡於國也。故英人之立身成富者。謂之純士。純士與君子之義相似。已居獨立之地。更盡力公共之事者。是也。爲社交之源泉者。爲風紀之維持者。爲道義之監督者。或爲市政之監理者。爲國政之代議士。或設慈惠病院。或建貧民院。或立學校。皆所謂純士所自任也。我國譯純士爲紳士。譯語既失當。而目有資財富位祿者爲紳士。亦甚妄矣。英國之

純士。豈彼折節於五斗米。徒爲一身計。賂賄請托。以良心品位爲犧牲。如是輩之紳商之謂耶。

夫道並行而不相乖。故通而達。自主獨行之道。萬民皆由而不相乖。泰西自由國之本色。實人民各行其所信。立於自主境界而不害他物。銳進活潑之氣力。與道義自重之精神相調而合。故東西人士。非必固執便宜專計自利者。若其自信違天下。則已爲天下敵矣。人人有此正氣。故各種產業發達平等。各種人物成名則同。國家進步於茲。自由安全於茲。不然。人人偏拜崇社會風潮。屈從多數之意。向則名稱自由。國實爲一種多數壓制之世而已。

流俗之惑也久矣。初醉於自由之名。次誤認泰西諸國富強之原。終陷於殉利及崇拜多數之主義。服從於社會之風潮。曲折以圖利。放任於國勢。動云貫徹己之所信。以執不便宜爲迂策。捨節義道德及丈夫面目。自主獨行之正道。而不顧朋黨相私。上下交征。利道義頹敗。社交紊亂。夫道義頹敗。社交紊亂。則國危。今便宜主義及崇拜多數主義。將誤國矣。可不深畏而戒哉。

誰曰英人爲便宜主義一端之人種。若果如是。當佛蘭西倡革命之時。風潮大漲。殆侵歐洲全土。英國亦爲之動。上下傾於民主主義。欲改憲法。廢上院。何玉毒門蒲爾苦毅然。獨反對輿論。論非亂民政治乎。又彼蒲拉毒鹿。何以拒宣誓之虛式。議員入議場先爲宣誓英國議院之慣例也。而蒲氏言警神非理決不從。退議院數次。而猶頑然獨持其節乎。又苦臘毒斯吞何故。向國權心醉已極之國人。說愛蘭土自治政策。失庶民之望。取敗於政治。上乎。此數英人。皆行所自信自主之精神。強有中心。一点不可枉之本領。不顧輿論。不從風潮。以孤身敵天下。其歷史非燎然乎。

終四節 日本國魂之發達

國民國家之關係。及稱世界最優等國之英國國魂。如以上所論。然則我日本國民果如何。我日本國魂果如何。可不一論之乎。

我國民一般之傳唱。「人間敷島大和心。皎如旭日櫻花春。」善夫。我國民所特有之優美溫粹。謙和高潔。接人如自薰於春風之美處盡顯。然此國魂之一部而已。文則得也。武則未也。而歌「人間敷島大和心。時宗怒斬蒙古使。」之句。能

表我國民所長之剛健自強。雄斷果決。一朝有憤。輒以單騎挫三軍之氣象。然亦國魂之一部而已。武則得矣。文則未也。吾人所欽慕維新前後之第一憂國家平野國臣者。詠我國士風云。「志堅如鐵。溫如玉。心直師矢。虛師竹。文士何太柔。武夫何太俗。一纔能表剛柔兼濟之武士魂。移以擬文質彬彬之日本國魂歟。」

雖然。國魂者。謂國民全體所通有之氣象精神。以爲士人所特有。誤矣。所謂日本國魂者。不問日本國民中士農工商。均享自先天。決非一二階級所專有。觀之於我國之歷史。與風土人情。我國古來稱瑞穗之國。五穀豐穰。人民衣食之道不難。且山水秀靈。氣候溫煖。清和。人心以自然化於優美溫粹。古人有一花開。夢野自成春。春曙花枝曉露新。對景俱生大和盛。不分唐種與韓人。讀此詩而知我風土導人之情。想於高潔和平者。可謂實際之寫趣。而養斯文雅之風。同時我國民又素修武健之本質。即以神武天皇之武而建國。武尊征東夷及熊襲。神功皇后征三韓。皆由於武。後隋唐之文物輸入。上流之間。漸修新智。

誠。傾心於文事。和歌之道。風流之樂。亦大流行。華美優柔之風。至奈良平安之朝而大極。

蓋先是我國在上世。天子親爲一國之元帥。國民皆兵。綜攬萬幾。平易近民。文武一途。政治軍事並濟。至於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上流之士。漸有所偏。太平之世。概傾於文雅優美之風。卿相縉紳。不復顧兵馬之事。委之於源平兩家。世襲將帥之任。強壯者選爲兵。羸弱者專就農。兵士之職。始爲一種常業。而成武士之形。武士既散居各地。各振雄於鄉曲。武門亦傳將職。各養其部下。世世屬隸。則來偏重之勢。軍國之權。不得不下移。武門武士跋扈之勢。積重已極。夫發於保元平治間。橫流支出。不復收拾。及賴朝起。天下實權。全歸武門。鎌倉霸府。隱然爲政治之中心點。京師朝廷。僅抱空名。於是從來主權者皇族及少數貴族之勢力。奪於稍多數之關東武士。限於五畿內之事業。及文化局面。擴延於板東諸州。繼賴朝者有北條氏。北條氏二三賢相。出而守賴朝遺業。頗整制度。施名教。究之非文略時代。而實武斷時代。故國民傾向。專在於武。當北條氏

末路。後醍醐帝崛起。改竊政。復王政。然武門之根底既深。不易猝拔。武士跋扈之勢。反倍蓰於昔日。於是有足利尊氏之亂。後醍醐時。中國及名和四國。有土居得能。九州有菊地。奧羽有北畠諸族。各舉兵勤王。於是從來限五畿關東之事業。成敗之局面。更達於日本全國。

顧我國文化。限於五畿內之時代。如赤子之腦髓。先獨活動。既而開耳目。漸次長坂東中國之胸腹。育九州奧羽之手足。建武前後。始成一少年。蓋先是北條時宗之時代。元寇大舉。九州中國及坂東之武士。舉備於國難。戰局止於偏隅。不及全國。未足大揮權國魂。今以建武前後。爲國魂成熟之初期。

足利氏政治之續。生戰國時代。戰國時代如其名。國民專業戰勝攻伐。無日不以干戈相爭。政治生產。及理想機關。全澁塞。僅二三僧侶。隨筆漫錄。以洩文學之微光。一二畫工。及茶湯師等。傳美術及理想之纖緯。少數農民。耕荒田而已。全國多年擾亂之末。經織田氏豐臣氏。而至於德川氏。海內始歸一統。現平和天地。蓋保元平治之前。天慶之頃。迄於德川氏。元和偃武。國魂之發達。專傾於

武之一方。文物、制度、學藝、美術、及社交之良風。殆全屬於空漠。與之同時進取。最爲剛健勇決之氣象。實旺盛非常。此氣所發。以內地之局面不足。更向外國。秀吉征朝鮮。樓船千百。帶甲十萬。蹂藉鷄林八道。進脅大明。海濱豪滑之徒。組隊抄掠南海岸。及臺灣、安南、暹羅等。和寇之名。留於歷史。當時進取之氣。不僅發於殺伐奪掠主義。且達於海外貿易。及航海之術。有爲商人。往來支那、海印度。海事實可徵。彼濱田彌兵衛赴臺灣。折洋人之跋扈。山田長政建功業於暹羅。此等壯舉。爲人所欽慕。實則當時建日本街於安南。設商區於臺灣。有爲之商人。爲長政彌兵衛之先驅。不可忘也。

文錄慶長前後。日本國魂之暢達如是。設有雄略遠圖之主權者。善擒縱之。國運之伸張。未可限量。惜機已全熟。而無英主乘之。泥於德川氏退嬰政略。禁絕貿易。三檣之船。亦不製造。加於外之氣。變而爲安於內之心。顧尊尙武之風。在進取敢爲勇往猛決之點。武魂可稱之。則武魂重要之部分者也。武備機關之偏重。雖非國家發達之正。然此等精魂。非活動國家根本之元氣耶。

昔者英國着手於植民貿易。經略印度之商人。及事業家。概驅於若是之精魂。揮其活手靈腕。烏欲而斯蘭衣。發心於印度。征服。刺激於當時蔽歐洲大陸之拿破崙主義。心動。進取。經略風雲之趣味。史家正傳之。他如克雷飛海斯。輕苦之徒。非謂武魂之人耶。吾人前稱揚泰西人。富於自主獨行之氣。斷言之。則武魂所在之處。卽自主獨行之良精神也。

德川氏再興幕府。據江戶。政治之中心點。歸於江戶。而其政略專在偃武興文。矯殺伐之俗。化以禮讓之風。頻創定制度典則。獎勵學問文藝。涵養禮節風俗。人心和平溫雅。進取活動之氣。遂萎縮。昇平三百年間。渾成一種美術的鳥界氣象。

抑太平固工商及文學之好時。蠶桑、織物、漆器、陶器、建築、文藝、及飲食、調理、等各種產業大發達。惟遺憾在偃武政策之下。實依然在武士跋扈之世。人民產業不得自由。各種產業皆至於度而止其發達。人若察德川時代之衣服、飲食、戲曲、文學、及社交上之風習、趣味、好尚。渾而具華美文雅之貌。如是狀態。一種

美術的社會。其平靜渾醇。雖可嘉。然自一方觀之。拘於小規。局於小範圍。人情薄弱。陰塞實相之証。試思麾下八萬士。善舞戲。善歌謠。衣裝洒落。宛然粹男子。而昔日拔旗陷城。祖先之武魂。索然無痕。市井之間。隣保相救。緩急相助。「旅道連。世情通。世間無鬼。」之諺。描出於實地。宛然三代之民。而以伊勢參宮爲畢生之能事。畢矣。與以登富士山爲極世界之奇。鄉闕以外。不圖事業之伸張。恬乎安居茅屋竹簷者。非相類耶。

故國魂偏文之弊。現出如雛兒陳列場之美術的島界氣象。外舶突然闖入。浦賀一舉忽攪亂日本全國。上下驚駭。不知所爲。然所謂武魂。未全失墜。如水戶如會津。如長州。如土州。如摩薩。諸大藩。各保持其特殊之風。不敢習於上國浮華之俗。或文武兩獎勵。或全力籠武之一途。士氣振張。人心剛健。傳其祖先之精神。此等數藩勢力。乘開港問題之變。而大發。終爲維新革命之主動力。蓋維新革命。固成於武族之手。所謂武族者。決非單純武斷一端之人種也。卽尊王攘夷論之開祖水戶藩烈公。及藤田東湖。薩摩齊彬公。及西鄉大久保。長州傑

土吉田松陰。高杉東行。久坂玄珪。桂小五郎等。皆鍛武質而加以文才之人物。其他賴山陽著日本外史。世人始知皇室之尊。山縣大貳。梅田雲濱等。鼓舞士氣。皆文達之士。而有敢爲勇決之武魂者也。故德川時代。可稱文武調合時代。國魂之面目稍完成其莊(武)美(文)可謂在於此間。

第五節 忠孝節義之魂靈

願我日本國魂。至德川時代。始得文武兩全之性。非謂得莊美兼備之相。只謂至此時稍完成而已。其素固二千年來所傳性貌。既定於先天者也。

試思上古蒙昧之世。以素盞鳴尊之勇。爲妻造殿。詠「五雲深處八重垣」之句。以剛健之偉丈夫。何富於和氣文雅乎。若天智天皇中臣鎌足之經綸。其始懷七首爲刺客之事於殿上。何以文達之身。而富於敢爲勇決之武魂乎。菅原道真。遇讒謫筑紫。從容無少怨。詠「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何其忠愛之心深。而謙和之氣厚耶。源義家者。一武將也。而與賊魁安部貞任接戰。殆將射之。悠然口占「以衣爲楯衣已綻

一之歌句。貞任固一蠻酋而已。亦率然爲「如絲紛亂苦經年」之和。義家憐而不復追之。何彼等之富於雅量耶。梶原景季。坂東一武夫而已。而一谷之血戰。挿梅花於簾以代矢。何其所作帶風韻耶。袈裟御前。一婦女而已。遠藤某逼之。知不能免。而欲不枉貞操。中宵與良人易床。使寇殺其身。而自全其志。何其貞淑而裕偉烈之氣耶。齋藤實盛仕於平氏。向其會所扶育之木曾義仲軍。自涅白髮伍壯者。快授首於敵。何其行之壯烈而多趣味耶。楠正成勤王。知官軍之必敗。而盡心報國。一族大半戰死。已亦將曝屍於湊川。其際尙慤懃遺誠其幼兒。使護南朝。誓經七生。必滅賊軍而死。何其忠義節烈壯勇果決之至耶。若夫戰國之際。名將勇士。與德川時代之忠臣義士。誠如雲之盛。上杉謙信送鹽於敵。聞信玄之死。投箸歎失一好敵手。加藤清正被圍於蔚山。嚙壁飲尿猶不屈。而其獲韓國王子。終始擁護。木村重成風采秀靈。以惱殺後宮三千佳人之美丈夫。不解纓而戰死。餘若赤穗四十七義士。嘗膽臥薪。變身易容。而偵仇家。終斬讐於雪夜。高山彥九郎。以木強一匹夫。泣天下而喚起忠孝之心。木內宗吾。

以一土豪。不忍見下民之疾苦。供三族之犧牲。直訴領主之暴虐。於將軍高野長英。以蘭學得罪投獄。脫獄猶竊傳其學。渡邊華山與長英同觸忌諱。身爲囚人。詠「纏繞纏身雖已固。未若親心纏子心」之句。蓮田市五郎與義士斬大奸於櫻田門外。當服刑。纏陳情於老母。吉田松陰爲當時志士豪傑之泰斗。自微服爲商賈。欲密航海外。其臨刑詠「思親腸斷臨刑際。未識思兒更若何」之句。平野二郎。烏帽直衣。吹玉笛。遊說諸侯。其遇虐刑。從容受槍刺。東向再拜而死。會津少年組白虎隊奮戰。望本城之火。十七人駢首屠腹。其類不可勝數。我國人何富於剛健果決之氣。而豐於節義忠烈之志耶。何我國魂之剛而文。莊而美之至耶。何我國三千年來。歷史兼文武而帶一種不可言之渾醇溫粹趣味。風神之人士耶。嗚呼。此特殊之歷史。特殊之國魂。天下何處見其比哉。

我有何事。亦不之知。中心有懷。愴馬下淚。此語也。是古人詣伊勢太廟。顯滿腹誠意之一首也。嗚呼。此一首所謂對皇室而表我國民全體之感情者非耶。我國民解剖皇室何故可尊乎。非研究而後發忠義之念。只其渾醇溫粹之性。自

然起忠君之心。如對於親。而孝情天然湧出。故建國以來。帝統一系。一國如一家。非如經外國宗教問題。虐殺千人。或坑幾萬人之慘事。萬古無比。世上或曰國魂爲國粹。以對於皇室與國民感情。及我國特有之美術精華擬之。然國魂決不以若是狹隘之解釋謂可了。所謂對於皇室感情及美術發生。不過二三帆船泛於由來。我大和大醇氣象之大海國魂之滄浪。非成於此。而呈此現象耶。我國魂所尊。不獨對於皇室而國民從順。凡君臣父子社交之間。通於有形無形。無不寵溫潤謙和之美風。我國魂不獨如觀山水畫幅。如觀京華人物。出於粹美之點。其進取活動之武魂。與經綸區劃之文魂。包以高潔渾醇之靈氣。惟然。故時勢卽有通塞。國民傾向文武時異。絕無一方極偏。敦國魂之理。南宋傾於文。人心柔弱。元氣消耗。一朝爲醜虜所亡。斯巴達偏武。猛勇如野獸。視義理人情爲度外。以攻伐屠殺爲事。而我國無此等之變態。可行千載一貫文武之中道。嗚呼。獨步古今。致天地之至靈。至剛者。非此國魂。而何世人徒說粹美情想之一點。而不及於國魂之本質。抑亦迂矣。

國魂

(甲) 武魂 — 進取敢爲剛健節義之氣象

(丙) 情想 — 渾醇謙和高潔溫粹之趣味風神

(乙) 文魂 — 經綸區劃之才用文學美術之勦能及德義

國魂性質與容貌實如是。武魂文魂及情想三者欠一不可謂得。若獨取情想上之粹美而不顧文武之精力。是愛松柏四時呈翠而不顧其凌霜雪抗風雨而屹立之本質也。視國民國家止此企望之標準止此則人心歸於藤原氏時代優柔。國終斃於文雅美術而已。日本國民。蓋念我國魂之所以至靈至剛。更發揮之涵養之乎。

國魂性貌。雖先天所傳。而國魂體質。非生長於一時者。如前所述。人於誕生時。既傳天稟之神魂。寓神魂之體質。經年漸生長。國魂之體質。亦逐漸而成者。吾人前以建武前後。爲國魂之少年期。今以維新前後。稱青年期。何則。維新之革命。武族爲主。多數人民。無補於事功。偶將封建政治。移而爲君主一統之世。如

青年心目。稍遂發育。氣血未整。且孤立於鎖港天地之國。始與外國交通。如育於父母膝下之少年。漸接近里之人。

青年期既達。我國家正如本篇第一章所云。「案所以自立。而負卓爾社會自立獨行之責。」則一個青年。練其氣血。揮其靈性。如近大人之分際。國民正達於全體活動而振國魂之時也。

維新之後。削華族士族之特權。四民歸於同等。使國民擴張事業範圍全體。而自由之說大起。皇上納之。終於明治廿二年帝國憲法發布。次年開設國會。今也國民從事於各種職分。皆得自由力量所及。自匹夫起爲首相。爲全國富豪。如岩崎家亦可。是正國家達於大人期。則國家者必益加國民全體之自主獨行矣。

如第一節所論。「享受政治上之眞自由。眞補益於國家發達之人民。必不傾於狂激。不流於卑屈。兼有進取活動氣象。與道義自重精神之人民。」英國國魂。殆足表之。我國魂之容貌性質。如上所確斷。實包括此等之氣象精神。則我

國魂者。比英國國魂。可謂有優無劣。故今日我日本奮發勵精。發揮我固有之美之氣象精神。舉富強文明之實。不難凌駕英國。然無識之徒。往往畏東西之富強。日本國民。既自退於卑屈。無大發我所固有以加彼之氣力。欲終始仰其鼻息。果何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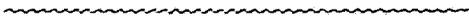
雖然我國魂體質。未及英國之長成。卽發揮我國魂運用之能力。止於從來少數之士族武族。多數人民。未向事業上之分領而傾瀉。英國人民。已發揮全體自主獨行之氣象精神於實際。國魂之體質。偉大於我。譬之二青年。同成立業之地位。一人年稍長。學問經歷亦長。一人發程時遲。學科等級少下。乃疑天稟之性質有差。豈知少者之剛毅銳敏。不劣於長者。惟須鑑長者之經歷。就長者之講習。已亦爲追及之奮發。既不宜頑然自負。孤高拒智識傳習之道。亦不可起己不若人之卑念。彼人也我亦人也。我生來之神魂。優於彼而無劣早晚。當凌駕之持自主之心。爲必要不可泥於頑固。以自負必內自保持國民的自主心。做長者富強國之規範。將使國魂之體質。偉大不可不資於便宜也。

國魂體質偉大。則如彼泰西富強國。一般人民。各有自主獨行之實之謂也。故今日之切要。不可如保守者流。徒反覆孝子義僕等千編一律之談話。惟誇情想上之粹美而止。在鼓舞涵養成業上。必不可缺之自主獨行氣象。使國民全體活動。國魂之體質。堅剛偉大。而後我靈妙國魂之特相特性。始煥發於世界。如誇一局之佳處。墨守舊套古樣。而不能活動於世界事業場裡。決非我國家之長計也。

由是觀之。自國家上觀今國民。須臾不可離心身者。自主。獨行。一事而已。國民當常注意於教育本旨。及活手段。一存於此四字。

卷之二

卷之二



第三章 自化自化自育者教育之法 養成人之最良方法

天欲使人人現在及永久幸福進步。故特賜以自主獨行之力。而人不皆改良其狀態者。則由天稟獨立之力睡着而不動。

第一節

在昔人有叩一名僧。問心之所以應用。名僧應曰。河伯來求水。不更發一語。夫不知己之所有。徒事他求。愚之至矣。人不知自求。其靈心於內。以求悟入。反問之於人。亦愚之至矣。河伯之喻。其旨可謂深矣。人於教育。亦何異佛者之於心。苟以己之力。化己自應用。無窮不然。宏大之學校。良好之教師。如痴蛙面上之覆水。有益之教誡。美善之書藉。悉是驚馬耳邊之東風。教育雖良。收效微矣。故人受外來之教育。卽父母。教師。圖書。朋友。其他交遊。百般間之智識。注入。自化教育。卽開發自己之靈性。以振興天分之力量。爲最切要。

抑教育之目的。在組成完全之人。完全者何。曰智德體。其發達無缺者是也。智德體實全人之要素。有相互密切而不可離之關係。故教育大體之方針。須使

此三者。並馳發人之天性。若不取此方針。傾於身體之發育者。必出慄慄之腕力。偏感情之發育者。必生急躁之魔鬼。

古者希臘人。大重身體之發育。殊於健全身體。健全精神。爲彼等教育之最高目的。近世著述家。或謂吾人在風光明媚之希臘。一則驚其技藝學術之隆盛。及精神的事業之進步。一則觀其人民之勇壯快活。殊感歎彼等之身體雄偉。蓋希臘有此美迹。只彼等使心身發達並行之歸因而已。彼等知能。身體活潑。敏捷強壯。又於精神涵養。蘊蓄銳敏快活。勉業勇氣。自任忍耐。及大膽等諸語。而此諸性。大及影響於道義上無疑。故約謂之希臘人者。保持心身一致者也。

古希臘有云扣那齊媯者。爲一運動場。男子盡集於此。斯巴達女子亦如之。皆踈跳。希語堪磨拿斯裸體之義。演角力競走。投槍投環。拳鬪等技。以鍛鍊心身。又有國戲祭。全國人民欲博技藝名譽。遠近雷集。名競長技。鬪殊術。所謂惡利皮挨。之國戲祭者。其最著名者也。

近時歐洲當十八世期之末葉。苦仔馬並始於獨逸設立體操場。教授體操術。此術漸傳播於全國。遂行於歐洲各國。嚴正雄偉之體操家。有亂獨烏衣耶烏痕者。出於其後。著德國體操術。德國之民性等諸書。以愛國至情熱心之動作。獎勵此術。到處體操術之盛。實此一人之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埃奶胡之戰。普魯士軍敗。氏大慷慨國家之不幸。其頭髮一夜盡白。其後氏與敗軍同退於暇倍。茲苦千八百九十九年。復歸柏林。悲憤國家之屈服。念念不置。日夕苦思補救之策。又退於柏林附近哈烏皮哈袋。設體操場。教育生徒。後思雪國辱之志。益堅。嘗擊柱自勵曰。「聽國家喪亡而不補救於心。何忍竭我畢生之力。以激我人民之愛國心。并教授體操術。使其身體強壯。精神充足。懲儆委靡。而鼓舞元氣。則振興之日。可企足而待。」

一日叱諸生曰。汝等見培亂遺痕。羅乎。豈我國人民不克如是耶。萬事盡力爲之。必有成功之日。何用絕望。觀彼六角河上。旭日曠曠。我國家振興之瑞。非此而何。汝等前途責任重大。今當勵志勒學。不可一日少懈。勉旃勉旃。晚年述平

生之志曰。予幼時受良師之激勵。始有愛國心。少年時爲熱心男子。日以國事爲懷。壯年時爲狂簡之流。頗思以身殉國。及成人則成演說。或著述。以開民智。爲己任。或從軍禦敵。備嘗苦楚。今則私淑我國忠臣夏克路。以痛戒崇外自卑。及侮蔑道德。吾學生所志之變遷。如是而已。雖然。德國政府。不思改革內政。解脫外患。此等憂國志士。反誣爲小人。以叛逆者目之。或禁錮。或放流。所設之體操場。亦盡封鎖。政府之意。以爲彼等亂言妄行。謀爲不軌。必如是方能定人心。而息後患。嗚呼。以熱心興國之士。禁錮之。放流之。而永甘受人壓制。天下之愚孰有過於是乎。吾儕講述苦仔馬並。觀其言論。保國之志。勃勃然不可遏矣。敬慕馨香而禱祝之。誰曰不宜。彼之體操術。宜目爲教育少年最要之科。彼格言曰。活潑。忍耐。勤勉。勇敢。此四語。今之講學家無不服膺而書諸紳者也。今德國有名之體操家。不下數百寓。全國學堂。皆以體操定爲專課。且如古時希臘人設國戲祭。復加之詩歌射的舉國盛行。成爲風尚。然推其根原。非苦仔馬並爲之倡。能如是乎。

歐洲各國之教育。凡注意健康者。皆以練習身體爲基礎。蓋身體爲神魂之寓。運動之器。若此器脆弱。而不適於用。則雖有神魂。亦無所施。其技雖有大才。亦不能盡其用。儼與木偶等矣。然則健康身體之術。舍體操外。又奚事乎。研究此術。不獨筋骨日增強壯。亦足發勇敢忍耐。謙遜愛國等之性。但僅研究體操術。恐亦不能達此目的。又必研究衛生法。兩者相輔並行而後可。茲將衛生法之重要者。列數條於左。

一 每日作事宜有節制。

二 夜眠早起宜有常度。

三 心身運動宜有規律。

四 制止嗜慾寧靜性情。

具四肢五官者。均是人也。雖然。吾人祖先求學讀書之事爲何如耶。其修養勤儉又何如耶。坐不重蓐。食不二味。黎明卽起。習擊劍射箭等技。終成有學大儒。卽就職公務。亦於餘閑習乘馬射箭等技。入夜則於朦朧燈燭之下。繙覽古書。

或集子弟於圍爐之傍。演講忠孝節義。武家勇士之逸事。飲食有節。睡起有常。動作不草率。坐立不偏倚。衣服禁奢靡。居室尚質樸。其最慎者在女色。饋爨婦女。如犯神聖。是以婚姻最重。擇女必探其統系。察其性情。復經鄭重之媒。始行聘定。且一生惟一妻。蓄妾姦淫之事。絕焉不聞。卽有之。必遭殺身放流之刑。衆人亦不以人類目之。

我國古時武士之風。實貞實質素如是也。其體格之毅然強壯。儼如松柏。超乎居。凡木之上。凜乎持後凋之氣。吾儕追思及之。能不感歎而究其所致耶。

今時勢大變。豈猶昔日簡素之世界乎。文明日進。凡百事物。日趨繁雜。生計程度。亦從此進步。吾人身心之事業。亦必因之而益增。勢必返古人渾朴無慾之境。而後可。營生處身之道。亦必效法祖先之美風。而後可。若違背古傳法制。任心妄行。如男女幼時之手淫其害最甚必弱其身體。消其精神。甚至迷而不悟。至元氣喪耗過甚。卒不免於死。可不戒哉。然則欲範圍此身心而行之無弊害者。莫如習體操。詠游擊劍射箭等技。不獨能永保健康。且冥冥之中。養其節義廉恥之心。亦不鮮。今

之少年。往往年齡尙幼。已生老大氣象。殆因飲酒過度。縱慾無節。遂致喪其健康耳。追思古時男兒之真面目。能不浩歎今日之風耶。

語曰。朝氣銳。夜氣懦。早起實爲爽快精神之要着也。古來大儒皆早起者。也。德國名醫夫海拉痕獨着長命術一書。自傳曰。予最重睡起次序。予於歪邁亂始

習醫業時。卽定此次序。行至於今。不少差也。夏日五時起。冬日五時起。嘗精思

熟考。立說著書。因朝時精神清爽。而充固和平。而靜止尤少。俗事擾亂。此時尙無病人診察

作此等事。最爲適宜。是故夏日五時至八時。冬日六時至八時。朝間之結果。卽予留名百世。傳不朽之盛業也。即著述自九時至晚七八時。則爲實際事務。如診察病人等

夜間又爲家族團聚之樂事。

第二節

吾人身體之健康。心思之靈明。愈發達愈善。而達此目的。務必全其天賦之本性。欲全其天賦之本性。必身心並重而後可。是以勞心者宜於作腦力之事。外作腕力之事。勞力者宜於作腕力之事。外作腦力之事。至心力耗費。各平等適

宜而後止。且精衰力疲之際。易作他事。亦足引起非常之奇興。故勞力者於腕力疲乏之際。發揚精神。翻閱書籍報紙。必生樂趣。勞心者每由精神疲乏。致損壞身體。苟常履體操場。運動身體。演競走。鬪拳。打球。轉環等技。則能永保健康。且己亦時覺快愉。要之。心力宜互用。而不可專用。德國大儒蝦痕其克。因其友精神困憊。鬱鬱不樂。乃遺書曰。足下精神疲乏。且由神經不調。神經不調。因勤勉過度所致。其中原委。僕所深知。僕亦至三十歲時。始脫此患。然所以脫者。亦無他。惟涵養心氣。運動身體耳。今足下呻吟窗下。埋頭苦學。不運動身體。故精神疲乏。身體衰弱。心胸抑鬱。亦無怪其然。足下試散步於曠野。放浪於山水。或裹糧而遠行。或持斧以伐木。果如吾言。吾知對症之藥。其效必速。尊體康健。不難預卜。幸勿河漢予言也。足下勿憂無財。以醫藥之費。爲旅行之資。較勝多矣。僕觀足下之狀。殊深憂慮。推誠相待。故敢直言。想勿罪也。僕家非富有。素尙儉樸。然毀金不惜。酷好旅行。雖隆冬嚴寒。亦莫之或阻。故身體常覺爽健。心胸未嘗不適。羅馬人有言曰。於健體中。而得健心。卽此之謂也。

幼年教育。宜以練習身體。強壯筋骨爲最要。雖然。今能實行此道者。殆千人中。不見其一。常見幼年學人。卒業中學後。或卒業大學後。腦中充滿歐西學術。呶呶呻吟。不遑他顧。練習身體之事。置之不問。予竊憂之。靜觀世間。往往有心思靈明。能製種種精巧品物之工人。卒反變爲愚劣之工人者。無他。專用腦力。而不復他求也。吾人腦力有限。若專用之而不休養。至喪耗過甚。勢必告罄。至腦力已罄。則雖懷大志。負大才。亦等於木偶。無所施其技矣。埃亂痕獨曰。學者智識充足。著書立說。每發精理。至言。然或如狂癲。或如昏迷。泛泛無定。茫無宗旨。愈學則愈倒行逆施。此誠推究病原。精確不易之言也。觀此。則學者於讀書外。宜常運動身體。藉以休養腦力。且宜注意世界之事。推究已去時會之現象。及後來時會之結果。不可時伏案頭。手携一冊。僅求詞句之優劣。記憶之高下而已也。不然。則不獨不能得益。且腦力易於喪耗。必有後患。且研究機械之理。亦有非常之益。蓋研究機械。見其物。卽能悟其理。故學者既入學讀書外。又必時臨製造場。探察種種機械。試驗其機關運轉之次序。卽能悟其製造品物之理。

既明其理。而又可運動身體。藉以強壯筋骨。一舉兩得。何樂不爲。且習慣勞動。身體自必強壯。則於他日實行事業時。亦將大受其益。由是觀之。研究機械之利。豈淺鮮哉。

幼年之時。若能研究種種機械之理。後必成有名大家。柴夸尼烏在學校時。爲超衆之才。然其爲人所不可及者。不在於埋頭苦讀。而卽在研究種種機械。而不厭倦也。後製風車電車等機關。獨出心裁。創前人之所未創。至老猶製種種精麗奇巧之玩物。贈其友以爲樂。又如齊馬瓦德少時。既明種種機械之理。又勤學懇懇。以此觀之。若彼二人。少時不於此事悉心研究。則亦不能成有名大家矣。辨邪英蘭之父。遣其子至工場。探察種種機械。英氏至老猶稱其父之善於處置。嘗語人曰。予幼時吾父遣予至種種工場。研究製造銅器鐵器陶器木器等機械。且察予於何者最有嗜好。使予專習之。因勢利導。不強人所不好。得益匪鮮。然終日近於工場。必時時細心研究。且學製種種小機械。若徒坐視。而不細察。亦不克得其益也。又訖欲子克使其數子咸習機械織工。而後使入高

等學校。後氏語人曰。予使數子。悉學機械織工者。去其自負驕慢之心。并掃除學習實業爲卑鄙之念也。諸子既卒業高等學校。卽旅行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等國名勝諸工場。攷察種種機械。事畢歸國。人皆讚之。卒製成種種新創機械。爲有名大工。觀以上所述諸人。可知學習實業。不爲卑鄙矣。

勉勵爲成事之本。人無勉勵之心。必流於庸懦委靡而不思振作。烏能望其成大事創大業哉。雖然。勉勵有自生之勉勵。有外教之勉勵。故幼年教育。勉勵之科。亦爲重要。父母教師。苟注意教授。漸潛伏於子弟腦中。則必生向上好學之心。立創業立功之志。教授勉勵。亦非甚難。但常使其讀賢士英傑之傳記。并常演講歷來有名人物之逸事。子弟視之聽之。勉勵之心。必油然而生。若幼時已生勉勵之心。至成人必具獨立自任之志。百折不回之氣概。雖大難當前。矢刃交集。死生決於頃刻。亦不足稍奪其志。稍挫其氣矣。人有勉勵之心。則成偉人。國民盡有勉勵之心。則成強國。嗚呼。勉勵之勢力亦大矣。雖然。勉勵既重要如是。而又人力所能爲。則幼年教育。宜定爲專課。不可視爲緩圖。而英國大儒却

大毒唐常曰。鬼神受馨香。盡人而拜之。視之。吾人若思與彼相敵者。惟有勉勵耳。幼年勉勵。則成學業。壯時勉勵。則成事業。事業已成。則勳名煌煌。流芳百世。與受馨香等矣。

欲成事業。亦與成學問同。必具忍耐之志。而後能望其成。譬諸煉鑄鋼鐵。自生至熟。必槌打不少停。欲成事業。亦何異於是。凡作事不成。與既敗而不復能成者。皆由忍耐之志不堅也。吾人當作事之際。苟無忍耐之勢力以輔助之。則雖天授大才。亦與在砂面建屋無異。耗盡精力。烏能成耶。故豪傑之士。皆具忍耐之志。不然。則不能成事業也。德國名儒倪天嘗謂其友露仔克莫曰。人皆以予爲天才。讚美不置。其實非也。予之薄才。一以勉勵得之。一以忍耐得之。舍此二者。無一之有。予一生七十五年間。休息時日。逾四星期者。無一次。流水淙淙。不舍晝夜。予之勤勉不倦。何異於是。觀予日記。卽足證明之。人以勉勵忍耐二者。讚之美之。則當矣。

吾人爲學。深研精究。凡創闢新理。製造新器之人。何一非自深研精究中來。凡

一學問。深研精究。較之博覽泛閱。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蓋深研精究。能得其精微。若博覽泛閱。不過得其皮毛耳。枉耗精力。徒趨多岐。卒必致一無所專。則爲學宜深研精究固矣。但尤宜先立目的。目的既立。則終生固守。專心勤學。期達目的而後止。故普通學爲人人所應學。若普通學畢業後。學專門學。則宜專擇一科。不可朝易此科。暮易彼科。或兼學數科。蓋既擇定一科。則思慮時。誦讀時。莫不注意於此。不然。必泛泛無所歸宿。倪天嘗見世之學者。汎濫無所專。歎曰。歷來有學大儒。不涉多岐。惟認定一科。勉力勤學。深研精究而已。雖然。今之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其學生皆兼習數學。教師亦不之禁。予所不解也。又醫學藥學。本分爲二科。今學者往往兼習之。嗚呼。事關人命。儼同兒戲。其大謬耶。其中弊害。不可勝道。就其甚者言之。即專習一科。能精究其理。兼習數科。勢必疏略而多謬誤。予甚望學者痛戒兼習數科。而認定一科專習之。則於人於己。兩得益也。

誠哉倪天之言也。東西各國學制。苟依其言而改革之。則不獨大學校。高等學

校。專門學校。能除其弊。即中小學校亦能適當矣。常見今之中小學校。不問長幼。不論男女。咸習無數之科目。僅求暗誦。不求明理。紛亂無定。泛濫不專。嗚呼。謬矣。所謂教育者。不惟讀書而已。亦宜擴張學生之精神活潑。學生之性情。今乃狹縮之壓制之。如此之學校。烏能栽培有用之才哉。所定課目。不求實際。但求其多。急迫匆促。僅知皮毛。觀此則入學者較之不入學者。有何區別之有。雖學校遍地。盡人入學。亦何益之有。

加之自朝至夕。蟄居狹暗學室。身體衰弱。自不待言。倪天嘗論適當之教育曰。教育之目的。在組成完全之人。然教育制度。止於至善。不在兼習數課。僅求記憶。而在專習一科。精究其理。並兼習運動游詠諸術。以強壯身體。爲他日行事之本。蓋未有身體不強而能行事者也。上述弊害。今學制兵制等不完備適宜。推其根底。皆由於斯。予望各國政府。亟改良之。

第三節

凡教育有外來之教育。有自化之教育。自化教育者。不藉外物。專以發起自然。

之德性爲目的。故謂之自育。雖然人能自育。又必其自任之志而後。可若游移嬉戲如盲如啞之輩。則畢世無自育之一日。所可望者。惟熱血潮湧之少年耳。故爲父母者。欲其子弟成有名人。物不在使其入學校遊外國。專輸入外來之教育爲貴。而在使其子弟立自任之志。生自育之心。爲貴。歷來有學大儒。皆以自育發達而成。凡發明新學理。創闢新思想。皆自自育中來。雖然。今之爲父母者。則不然。愛其子弟。儼同寶玉。不敢稍加毀損。當時作事之際。往往阻其自任之志。亦何異負浮囊以習游泳。欲助之而反溺也。詎欲子克曰。子弟遭遇艱辛。當仍固守獨立之精神。不可爲境遇所縛。予則以爲子弟當遭遇艱辛之際。爲鍛鍊其自任之志之絕美機會。子弟歷此艱辛而後。初若懶惰者。今必勤勉矣。初若愛華美者。今必尙質朴矣。初若畏難苟安者。今則雖蹈火赴湯。亦不避矣。夫如是。則自任之志已立。而自育之心亦不期生而生矣。且當子弟幼時。令其遊歷各地。初則使人陪從之。近訪鄰地親戚朋友。繼則使其子身遠遊。則亦足生其獨自任之志。何則。子弟至於他鄉。舉目皆異人。凡交接應酬之事。皆當注

意一無旁貸。則於此亦必生自任之志矣。

人若欠自任之志。勇敢之氣。則與閭中處女無異。若名爲大丈夫者。則斷斷然不如是也。倪天嘗曰。人有自任勇往之氣象。小則可悟處世立身之道。大則可創經天緯地之業。故世之自暴自棄。虛僞矯慢之徒。固屬厭惡。但男子無自任勇往之志。亦一大瑕瑾。於獨立之發達。大有阻礙。勢必憑藉於人。一事不可爲。故行事不成。與旣敗而不能復成。雖由忍耐之志不堅。亦由自任之志欠乏也。常見人於困難之事。每不盡力。爲之縹糊應嚮。任其自斷。推其致此之由。皆因欠乏自任忍耐之故。又有敗類之學校。謬定簡易課程。務求速成。如習英文法文等。一年即可卒業。或教授文法。不辨明名詞動詞等之區別。或無師而可自習。又如習格物化學。宜專事實驗者。而今徒聽簡單之講義。學生所知者。惟水氣與養氣化合變爲水。炭氣與養氣化合變爲炭。養氣而已。餘則皆茫無所知。非荒謬絕倫耶。果如是。則學者亦焉能得益哉。然又有言曰。聊勝不學者。但如此之虛學浮習。卒必倏忽渺茫。不克施諸實用。則亦何異於不學者耶。

以上所述之弊。頗易蔓延。迄無療治之法。小者如學習皮毛之學問。大者如當行事之際。而心神萎縮。不克盡力爲之。於此而思除其弊。則以先除怠惰。苟且之心。而激勵自任。忍耐諸德。性爲第一。義蓋欲得世間百般貨物。必以金錢易之。而吾人欲成學問。欲成事業。則必以忍耐自任易之。且萬事成功。非速而徐。故吾人不論爲何事。皆不可躁急求其速成。詩璃列曰。決疑難之問題。創奇妙之新理。自始至終。必再四揣摩。久之始決。但盡吾之力而爲之。并以自任忍耐之勢力輔助之。則必有償始願之一日。土壤積久而成山。細流相湊而成海。銖積。累。忍。耐。不。止。而。事。有。不。成。者。乎。

淺見輕躁之輩。朝爲一事。夕望其成。每致生種種阻礙。譬諸蒔植物之種子。於其芽之始發也。日夜望其生長。欲助其生長。乃抽出之。務求其早日成熟。抑知抽出後。不惟不能速其生長。反枯凋而死矣。爲事求速。成何異於是。蓋爲一事。必精思熟考。千要萬善。而後始底於成。若草率忽略。務求速成。則不惟不能速成。必反至不成。吾望爲事者。三致意焉。且凡事成功之遲速。亦無甚區別。爲一

事必有一目的爲期。達目的可耳。奚必論遲速哉。如行路然。疾走者較之遲走者。無以異。卒必同達其目的。疾走者雖早抵遙地而登高山。然身體疲倦。精神困憊。竭蹶已極。而遲走者從容不迫。卒亦至焉。然身體精神。一如昔時。卽復走亦無妨。而疾走者氣喘淹淹。非坐卽臥。恐復不能舉步矣。觀此則兩者之得失利害。不待言而喻矣。故吾人行事之際。宜痛戒求速。成而徐收善結果。孔子曰。欲速則不達。世之淺見輕躁之輩。苟反躬自省。當亦恍然悟。憬然悔矣。但有教育之責者。亦當演講警戒。養成少年溫馴不躁急之性質。則成長後。當臨事決疑之際。不至倉皇失措矣。

實際教育之最高目的。卽使學生自育之志發達充足也。但學校課程之教育。父母言論之教育。皆足爲自育之預備。故學校父母之教育方針。當從自育一道着點。苟實力爲之。則爲自育之資本。實非僅少。世之爲父母者。苟欲其子弟不爲庸懦之人。惟教授自育之方針可耳。且世界文明進步不止。優勝劣敗。天演愈烈。國立於大地之上。必使國民盡有自育之性質。而後始足與隣國並峙。

故自育之教授。以世界公理論之。亦汲汲不容緩矣。自育一言。異日苟大昌明。則必有傑出者出乎其間。銳鞭困難。窮思極慮。以研成大才智。一新舊世界者。於斯時也。教育界亦必有一番大改革矣。雖然。自育誠汲汲不容緩若是。且當具自任之志。及學校父母教授諸方針。但自育與自生勉勵之關係。較自任及教授方針。尤甚密切。人無自生勉勵之心。則雖有自任之志。父母教授。亦恐不濟。而自生勉勵者。專恃己心發達。不克自外輸入。此又一難也。

古之教育家。著書立說。皆以自育爲汲汲。其司段霞於五十年前。定德國學校之制度。其論教育之真理曰。教育者在發達童子天賦之本性。然亦當指教童子自育之方針。自育之切要。無論現今將來。凡講教育。必奉爲圭臬。予可預決於今日也。氏之偉見卓識。可謂遠越千古矣。雖然。氏既抱此宗旨。而在學校中。又悔己之不能實行。一日謂諸生曰。予素蔑視汝等自任之志。壓伏汝等自育之心。不喜汝等放言高論。不喜聞汝等之奇異疑問。要而言之。害汝等自育之發達耳。凡教育之真正目的。不在專聽教師之講義。讀繁多之書籍。而以發達

自育爲貴。予久有此論。然迄今未昌明而實行之。今日懇切直言。望汝等自今而後。皆以自育二字蓄於腦中。實力爲之。則前途就造。必無限量矣。

支那髮逆大亂之際。奉奏盪平之功之曾國藩。亦以自育爲急務。茲錄其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江西撫州寄其子紀鴻之手諭於下。紀鴻兒知悉。家中人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乃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願不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之氣習。飲食起居。尙守寒素。家風極儉。凡仕宦之家。自儉入奢。易自奢返儉。難。爾年雖幼。不可貪愛奢華。不可習慣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者。驕奢倦怠。未有不敗者。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宜早起。莫墜高曾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所知也。凡富貴功名。自有定命。半由人力。半由天命。惟學爲聖賢。全由自己之力。與天命不相干涉。余亦有學聖賢之志。然少年欠居敬工夫。至今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不發妄言。則入德之門也。

上錄手諭。謂修養之道。全由自己之力。與前列舉東西大家之言無異可知。吾人修業立身之道。東西一揆。彼此同旨。自育之切要。豈可漠視之乎。

第四節

凡自教師朋友讀書見聞所輸入之智識。當考究其是非美惡之所在。留其是而美者。去其非而惡者。不可縻絲亂紙不分黑白。皆混入胸中也。蓋吾人能博通事物之理。不在保持片碎智識。勉記強臆。而在認定一學科。以全力貫注之。卽舉凡思慮時。考察時。一一注意於此。則終必能發明新理。以改良舊時之制度。若汎濫無定。茫無宗旨。則徒勞而無功也。

今之學者。藉無數之扶植而受教育。不可不謂之佳運也。試回想古代。則堪怪異者甚多。古者無博物院。無動植物園。無圖書館。及其他種種求學之器具。書籍係寫本。數甚希而價甚貴。其時學舍之稱爲精善者。尙不及今之村塾。如斯野蠻之時代。而古人若何磨勵智識。講究學問耶。無他。窮思極慮。專注意一科也。有一事欲明其理。則日夕思察。不問時之遲速。期得精確不易之理。而後止。

。故古之學者。皆各持宗旨。分爲黨派。夫現今教授法之繁冗複雜。雖曰博聞多識。然適足爲自育之妨礙。如富家子弟。入美善學校。讀繁多書籍。而卒不能爲賢智之人。又如讀已去乍來無量之書。不惟不能得益。反擾亂思想。蓋朝讀此書。暮讀彼書。異論奇議。縱橫胸中。無怪其茫無定旨矣。吾人求學。以益智識增。才能爲目的。而今儼如勞絲之不可理。非枉耗精神。虛糜歲月耶。且又有學者。不讀有益之書。而讀淫書小說。及滑稽卑陋之傳記。談笑爲樂。自號風流。以一刻千金之光陰。付諸落花流水。不亦惜乎。苟世之學者。如彼之流居多數。則阻礙學問之進步。實非淺鮮。吾儕同志。不得不亟講挽回之策也。要之吾人爲學。讀書胸中宜寧靜。堅守宗旨。不可厭此喜彼。一日三變。務求博文多識。亦不可置有益之書不讀。而讀無益之書。不觀夫水晶乎。始終寧靜。絕無變態。人之爲學。當亦如是。西國農夫之諺曰。胸中寧靜。值肥料之半。備司獨浴並氣曰。人若不寧靜。如巨舶漂泊大海暴波之中。顛動播盪。卒必有傾覆之患。學者視爲前車焉可耳。

甫拉夸能歪退司哭獨訖欲子克等諸大家。因兒童讀書之多寡。不得其宜。皆著書痛言其弊。以期挽救頹風。並將訖欲子克之言。詳錄於下。氏曰。予初讀書也。無次序。不選擇。惟盡購坊間所有之書。興高心熱而讀之。凡天文、地理、歷史、博物、宗教、哲學等。無一不購。無一不讀。夜以繼日。孜孜不倦。讀餘之書。盈箱累篋。擷錄之本。堆積如山。予深期爲一博學大儒。至千百年後。人皆頌之。祝之。不圖年已衰邁。絕無發達。甚至昔所日夕皇皇。敏以求之者。亦悉歸烏有。仍復無學。軀殼之原形。至是予始知前事之皆非矣。故學校課程。宜寡。不宜多。要在求其實際。而不務虛飾。不然。卒必至腦虛心空。一無所得也。

讀書固散布教育之機械也。雖然。專恃讀書亦無益。蓋學問半藉之書。半亦當求諸己。苟時以讀書爲急務。而不發起自然之智識思想。則徒飽藏古今之歷史。中外之地理。與夫法律政治等。以之爲談講之具。則有餘。若施諸實用。則不足。是故英傑之士。每不讀書而不識字。如英國定憲法基礎之買若那卡古己之姓名尙不知。至署名之時。皆書十字形以代之。德國名將培理夏海拿。生

平未讀舉一完全之書。而才智反駕閉門讀書。足不出戶之輩而上之。豈不奇耶。無他。善於發起。自然之才智也。學者觀此。當知所取法矣。且抱有絕大才智者。人惟以天才諉之。其實非也。雖曰天生。亦由人成。果如是。則吾人之才智。皆天賦定。奚讀書爲哉。又奚磨勵爲哉。但聽其自然可耳。荒謬絕倫。不辯而喻。予望世人勿以此爲定論。而自暴棄也。

學者非徒學而不施諸用者也。非畢世呻吟。卽爲責任已盡者也。吾人求學。卽爲致用之本。或發明新理學。創闢新思想。著述書籍。以新學界。此爲求學之目的。亦卽學者應有之義務也。若徒入大學校等習一專門學問。或讀千斛萬斗之書。務求博聞多識。則於己何益。於人何利。於天下國家亦有何濟。故學者當知有爲學義務。務求其義務而後止。至學者人人能盡義務而後始克覩教育之效驗也。

第五節

教育爲成人之本。故人生天地間。必受教育後。始可謂之人。不然。則無學問。無

才能。無智識。與飛禽走獸有何異哉。雖然。自然之良知美德。亦有爲教育之勢力所難及者。卽克己自治也。而克己自治。又萌芽於自尊之中。故吾人又必能自尊。而後始能克己自治。自尊爲對待對人之要道。倪天曰。人能自尊。猶衣錦繡。盡人敬之慕之矣。且自尊亦爲人羣最優之性質。有此性質。必品行端正。志氣高尚。無卑劣行爲。而屈辱面目。不恣縱情慾。而損壞身體。常涵養剛直勇敢。忠義親愛等之性。當今羣雄並峙。駐足競爭之場。優勝劣敗。毫釐不爽。自尊誠須臾不容離之器具也。有教育之責者。亦當注意於此。養成少年不屈不撓之性質。以爲自尊之基礎。或有進種改良之一道也。

勞動職工家甚困難。使其子弟入學讀書。至小學校卒業後。不復使入中學校等。十餘歲時。卽使其習力役事業。自此而後。終日勤動。不遑他顧。故有未盡受教育幸福之憾。一國之中。如彼之流。苟居多數。則於國家文明之進步。大有阻礙。有識者嘗惻然憂之。故英國著名教育家。糾集同志。開講議會等。使勞動職工入內聽講。德國著名教育家。亦集衆開演說會等。使勞動職工入內聽講。俾

稍受言論教育之益。年盛一年。行至於今。殆成爲教育家之義務矣。雖然。當其創設之始。遭政府之嫉忌。受反對者之嘲罵。阻礙叢生。幸當事者始終忍耐。不少灰心。故能卒奏其功。其造福於勞動職工。及輔助文明之進步。實非淺鮮。現今吾國教育。雖云隆盛。而此舉尙屬缺如。吾儕同志。亟宜效法而創設之也。昔者有他以快鳥司千七百九十二年死於吟掌培亂府。初氏爲坭哭拉義教院之牧人。後爲貧濟院之講義員。氏幼時頗熱心好學。然家甚貧困。父母使其入學。不數年即令出學。至牧場學習畜牧事業。而氏時以讀書爲懷。每日率羣獸出外。必以書數卷入囊中。既至牧場。措置妥善。後即坐地而讀焉。精思熟考。且摘錄其重要者。後又有一教院。欲招爲牧人。授以厚俸。使人請之。復請其親愛之友周旋之。而氏堅辭不允。其友曰。君有高尙之志。而居卑賤之位。終非久計。速遷地爲善。氏曰。今朝遊牧場。夜宿草廬。飽食煖衣。盡力作事。餘暇讀書。藉暢性情。予願足矣。無復他求。氏又有一富友。常贈金以爲購書之資。氏以其金購書後。必自頭至尾。誦讀而記憶之。且具備忘錄。當時學者奇其爲學之苦。常

往牧場訪之。歸而告人曰。觀氏之苦學狀態。既感且憫。氏於牧場建一草廬。中置破碎之椅棹。棹面四圍。堆積書籍。中央置筆墨器具。甚簡單。其讀書時。手持筆。遇重要者則錄之。其摘錄之本。卒遺一千二百冊之多。雖然。氏既好學如是。而牧業仍不荒廢。所蓄之獸。類皆肥滿。且氏已困窮極矣。然又常以餘資周濟貧人。卽在貧濟院中所食餘之麵包。且隱匿之而分給病人。其常言曰。若苦。何有樂。樂卽自苦中來。氏至老罹惡險之病。當苦痛之際。讀書思考。又如常時。可謂好學之心。至死不倦矣。凡一國教育進步之遲速。全視國民好學之心之濃淡爲準。苟上等下等之人。盡有好學之心。則教育之進步自速。而萬事萬物之發達。亦隨之而速。果爾則國勢之強。亦將莫與爲京矣。

剛毅之士。好學之志皆甚堅忍。貧困卑賤。不足妨害其學習。高齡老年。不足阻喪其志氣。倪天曰。予既卒業學校。然絕無完全之保證。故仍勤勉讀書。至今不衰。又曰。予今才智之程度。已達完全之境。希臘叔夸賴退司曰。予固博知萬事。然今已入無知之妙境矣。以上諸言。雖皆驕矜之言。但絕不虛誣。皆勤勉學習。

始終不懶所致也。

吾儕生於天地間。豈甘虛過一世耶。人有智識。卽有希望。而欲達此希望之目的。必藉才能。雖然。人所謂天才者。非天所生。亦由人以尋常愚拙之才智鍛鍊之。磨勵之。而始成熟者也。常見幼年學生。才智已發達。然絕無進步。至成長後。反變爲愚劣之人。又如學生在學校時。常列優等。受教師讚譽。而終不爲才智充足之人。何則。母亦短於鍛鍊磨礪之術耳。其司段霞以曰。教育最良之法。莫若當少年學業修養。已達極點之時。指導其磨礪才智之方。誠篤議定論也。有教育之責者。亦宜取法之矣。

教育者。非使學生謹言慎行。專以讀書爲正務也。教育界甚廣漠。亦非一二端所可包羅盡絕。養成少年性質。改良少年品行。莫不由教育之力。雖然。使有學生在學校中。性甚粗暴。授業期時。不至教堂。惟自窗間望之。常疾驅森林原野。以爲樂。惡劣如是。父母教師必深惡之。但具此等性質之少年。適爲可造大才之人。若委靡不振。懦怯異常。慄慄焉時恐犯規則。失名譽。敬謹恭慎。惟教師之

言是從。一無獨立自任之氣象。如斯庸常之人。殊難造就。予非好爲奇論。以駭人。理實如是也。諺曰。沸騰愈烈。製酒愈善。歷來有名人物。幼時惡劣之跡。皆指不勝屈。蓋不如是不能成天才也。故善用己美之特質。磨勵極劣之特質。亦爲教育中所重要者。且學校規律。不宜過嚴。但授業時讀書時。固當遵循規律。舍此是不宜注意。專以活潑身體。爽快精神。爲目的可耳。

語曰。大器晚成。少壯之時。愚拙頑鈍。在學校時常占下位。至晚年乃奏大功。創大業者。不違枚舉。今揭其一二於左。泥遠托痕。幼時在學校。列最劣等。常居最下之几席。一日居上席者。嘲弄之。氏大怒。自是厥後。勵志勤學。卒居首席。英國大儒洛倍托把司。少時性甚愚拙。惟優於運動身體而已。岸燭司。迷年幼時。性甚愚拙。而自謂後凋之樹木。以自勵。卡怕拉惡托。曰。予幼時最劣。無一事勝人。學校教師亦評之曰。氏入學而後。迄今未見其發達卓越之性質。雖然。之數人者。結果豐美爲何如哉。以此可知人生於世。造就高下。不定於自然之本質。而在操教育之權者。鍛鍊而磨勵之。但由己所構成。卽以自育發達。而得者亦不

鮮也。

哀馬哀適以斯所著自助論曰。予幼時甚愚拙。在學校中常占下位。屢被苛虐之懲戒。守嚴肅之規律。且教師時以甘言誘引之。懲勸並進。然不少奏效。如入於水中之鉛塊。直自水面落至水底。故諸教士皆拱手曰。不教育之愚豚也。遂棄之。雖然。自此而後。徐徐體力發達。志氣高尚。卒越同學諸友而高之。蓋天下無不可造之才。性質雖有優劣之分。造就雖有難易之別。然猶行正道之優馬。與行曲徑之劣牛。卒必同達其目的。惟稍有遲速之分而已。有志者毋自棄。亦毋自餒可耳。

家庭父母學校教師。皆以教育輸入少年之胸中者也。則少年性質之優劣。志氣之高卑。與夫前途造就之大小。全繫於斯。故父母教師之教育。當慎擇方針。務期適宜。因時更張而改良之。且予又甚望有志者。將自育發達而擴充之。徒恃外來之教育無益也。造物生才無限。英傑豈有種子期望。遠則造就大事。當反求諸己。善自調劑矣。

第四章 品行

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如列眞具者。實使我生畏。氏只因其性行剛毅而爲偉人。如氏之賢明。才智世固不少。獨如氏有性行者。果在何人耶。（倪天對欲之堪爾門）
唯有二德。常可一致。善與大。大與善是也。（詩瑤列）

第一節

人生最高之目的。爲處世之要訣。則善良剛毅之品行是也。蓋品行爲性質之代表。人所本來把持。古人所稱爲良貴者。有之。則於上流社會。爲高人君子。而得古好位。故品行者。實爲社會之花。爲飾人位置之寶石。人之眞價。因之而定。彼受近江聖人之稱。在我國爲獨一無雙者。中江藤樹其人也。平生治化一鄉。

信及馬丁走卒。熊澤蕃山飄浪而求師範於全國。一日訪中江藤樹。遺金於馬上。馬丁深夜叩其旅宿。獲蕃山而返之。傳爲美談。人皆知之。中江藤樹一隱士而已。而動一鄉如是。品行之制御衆心。實有最彊之權力。非富貴所能及。而靄然湧出。奏純潔純美不朽之效。果可徵也。然則品行者。非天授之美。心善情中。確乎置根底。發而致一般信任敬愛之最大要具耶。

品行者。吾人所謂品行勿論善良剛毅之品行而決非指人之惡德凶德者德義之骨也。其要素則爲堅忍之志操與不遂不己之完美心。以善與信爲事。而確乎把持之人。或混同剛毅與頑固。然剛毅之品行。以勤勉之心。合善良眞理之目的之謂。頑固者。任意行事。不顧是非利害。而一以執拗持之者。剛毅之人。已絕高尙。頑固之人。好陷誤謬。二者之間。公私明闇。判若天淵。蓋世界全爲德義所節制者。故剛毅之人。不啻人民社會之忠臣。亦爲國家治平之動力之支柱也。

且夫人民有勢力。尊自由。確信正理。此風各原於自天賦之性質。一國之憲法法律等。先自此性質生出。然後反復此性質。及影響風化。確定一之。有名之德

國男爵斯丁氏。有公明正大之性質。嘗答伯爵阿而宜磨關於國事之書。使德國政治家深感於心。其言曰。確持品行而不動者。因宗教上之德義心與愛國心耳。故志於功名者。其人猶屬私人。彼平日處世多注意發揮此心。臨困難時。遂能決斷。此非才智而剛毅之性質也。人之才能智識。利用之雖可。奪取人之性質則不可也。使人民進步完全才智德義之域。不可不由人民各自教育。與全國政治自由。而今吾德國之狀全反之。性質才智。有缺點而不具。此缺點不具。學校教育不能醫之。亦必因制度自由。與社會風紀而除去之也。云云。

願個人之性質。成其品行。一國之國魂。亦成其國風。我國國魂。如第二章所述。兼剛健進取之氣力。文畧經營之才用。加以一國大和氣象。然時勢所促。今日稍流於華美文弱之風。失墜本來面目。賭博淫遊之流行。而風紀大臣不能止之。憲法功成之日。反見腥風血雨之多。選舉之競爭。甘威壓與籠絡。世情如是。斯丁所謂人民之性質。才智有不具有。欠点者。非耶。假令學校一部說忠孝勵教育。畢竟崩浪中之繫船。不過漂於世潮而已。宜亦以自由制度。而使人心

奮勵。無使國魂委靡枉曲。正直經行。我國民素非如法人狂激。又非如其餘東洋學。屈明矣。利導之法。豈在威赫籠絡耶。同時社會先達之士。宜率躬先行。以發揮國魂。維持社會之風紀。是實日本男兒之責任也。

假令才拙。知少。命薄。然苟有善良之性質。未有不得終博幸福者。人宜爲人所敬愛之人。然非有善良剛毅之品行。誰敬愛之。况品行爲果斷之主。爲動作之源。雖有大才。無品行。決不能期高尚之完成。倪天曰。善人無特殊之才能。常增進社會之福。社決不讓博物家。技家。詩家。等。又曰。著述家固有之性行。自顯於其書中。而吾德人所期於著述家者。不以嚴正之筆法。雄大之思想。圓滿之意志。現時我國之社會。以文筆著述成名。於是壯年之名家紛出。然此等速成之名家。品行不稱其名。則其人止爲文筆的器械。而翫於人。若欲敬愛於人。究不可望。人若以封建時代之卑猥作者。爲永春水之徒。自安則已。苟不然。而欲成文學上。一家之面目。期以筆墨擁護平和道義。而爲大家文筆。才能以外。可無高尚之品行耶。且夫言論勢力日加。在立憲政治。政黨員及代言人等之職。

分上。以巧於演說一事。取名不難。在國會議場等雄辯之才子。常惹人之耳目。從而稱揚於世間。後進之子弟亦傾向焉。殊不知有雄辨無品行者。只口舌人耳。非所以爲國民之信任也。其在議場千百萬言。徒爲人翫弄之具。而實際之勢力。常占於終始不發一語之老成議員。美國英蘭麒麟。其偉大之功績。不歸於其才能雄辨。而歸於其品行。正廉氏自言。予只中等之演說者。如雄辨全非予所長。又予屢苦擇語。無意於推敲。而予所欲言。多能達之。亦可証才能爲未品行爲本矣。

品行之勢力。比智識之勢力。更有高尚之價值。蓋離情之智。無信之才。雖亦可語勢力。然不能得平和。反以助禍亂也。眞實正廉善良剛毅等。皆丈夫德操之基礎。高尚之品行。必與偉大之元氣相伴。勇於爲善。敢於去惡。立困難痛苦下。而確乎不動。蓋品行與元氣一致之人。雖剛直如猛烈。廉潔似狷介。而不阿附權勢。不諂諛時勢。由道理與眞實之經。立寧靜堅固之德。如是得我日本男兒之本色者。古今其例不少。今更叙德國名士斯丁之品行。

阿羅篤書中有曰。斯丁氏關乎國事。常爲先進者。運動最活潑勇敢之人也。氏常好接人。雖談常人俗事之際。以溫顏接之。親切遇之。氏之品行中有一種破壞偶發之暴風。而一面又以可愛之日光。潤澤之雨水。和此暴風。氏天性之暴風。屢發發之。流逞其威。氏亦自知其弊。時自歎爲己之缺點。若苛遇善人時。直謝至數數。氏之精神。倏忽變幻。不可端倪。若此。誰能揣摩之。以盡傳神之妙。氏幼時在家庭。及高等學校。受善良之教育。而常於胸中鍛練智識才能。遙超越於此等外來之教育。此事實不能記載。僅形容之。氏造次顛沛之間。氣滿心活。渾身無一點間隙。常準備器具與武器。其精神之代表者。旋發銃。常籠彈丸伴風雨之氣。坐作之間。清明爽快之時。其理性決不閃發電光。只弄滑稽故智。談話之際。其言語畧簡。雖發自唇頭。確然不亂。雖感激奮怒之際。無不順序之爆裂。「由順序」之語。實氏躬行之確言也。氏勇敢真摯之性。常恥屈膝於權貴。泛泛隨意諾否。未嘗有變更也。

第二節

火有烟。熱有光。是猶善性質之人。言行一致之實。故人所見於外者。必真實存於內。一美人曾慕苦倫篤爲而來。西耶破之高德。使其子冒西耶破之名。西耶破以書贈之曰。予有不可不請於足下者。足下既附予之名於令郎。然亦宜守予之家法。汝顯於外者。實存於內心。此予之家法也。予據父之言。此家法吾先祖世世忠實遵守者。因之愛先祖真理之心。爲子孫品行之基礎。凡實際行爲之標準。世世無失者也。

今茲述修養品行善習慣之甚。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蓋習慣爲第二天性。凡事導於習慣。致品行之善惡者也。故人一慣於適宜節制。厭放僻邪侈。惡輕佻浮薄之業。宜常警省。絕惡習。以求善慣。若一感染惡習。不易脫之。俄國之著述家。比習慣於真珠之頸飾。曰。一解其結。珠玉悉落。亦可謂妙諭矣。更譬習慣猶蜘蛛之網。其始不堪纖弱之塵。組織殆成。如鍊瑣束縛。至其順序。始生嗜好。次爲精巧。終爲一身之主宰者也。故倪天曰。克嗜好難。雖然。若與生根之習慣。一致嗜好。究不能勝也。

勉強秩序篤實自尊等諸德。多由習慣而得者也。夫童兒非熟考而後行者。只摹倣其所見。談話其所聞。靜寂不知之間。思想言行習慣。遂成品行。故兒童教育之要點。在於成善良之習慣。蓋童稚之心。播種善德。猶肥潤之土地。童時習慣。能發達而終身不變。譬如幼木之皮雕刻文字。木漸長大文字亦共擴張。幼而慣者老而爲焉。終者含於始出世之第一步。定終身之方針者也。習慣染之愈深。性靈去之愈遠。去舊習而就新習。益覺困難。去根有之舊習。如拔齒之痛苦。若慣怠情輕薄放蕩之人。使之改良。其切切懇諭。終屬無效。假令其或效。亦只發於一時。激成之變。倪天曰。吾人惟一之快樂。在習慣而已。雖不快之事。慣則忍矣。習慣之勢力。抑亦大哉。

心地之快活。亦由習慣而得。世有慣觀明處之人。亦有慣觀暗處之人。自明邊觀事物者。即得善事。其心慣於欣喜爽快。自暗邊觀者。爲惡事汲汲。其心慣於怒悲。列真具曰。予在不幸之中。有發見快樂之特性。此特性知識才能。予所尊也。何則。過此世於愉快之特性外。一物無賴。故凡事欠安慰者。無謂之不幸。當

使意志喜生受幸。向物勤習。慣曲。堪贈佳語於朋友曰。予亦多年與君同有感情。予不幸欠純精之心。健康之體。常見痛苦多而快樂少。予自信此罪。屬於天命。非予身之責。予所好愛。多蹉跎不達。予嘗自歎。其後予大有所悟。此罪全基於予之頑性。與幼時之鬱憂。於是遂大有所決。正廿歲時也。曰。自今修養斯篤。衣科流（希臘之哲學家者）之恆心。不求人愛。不冀天助。不顧世之是非。運命之攻擊。不稍恐懼。而由種種方法。修練之數年。常求快樂於無快樂。嘗靜樂日光所與之花。自曰。花凋矣。實可傷。又曰。可傷。遂愈。又何事。以過大之親切。遇之何事。犧牲予之恆心。使身健康。心純明。不關他之恩愛。批評。每遭困難。常持心之爽快。專心鍛鍊。而此事。遂得達觀。予少因世間痛苦。而惱殺後反為世界運命之戰勝者。予信任只道德。認定自他之罪業為失策。危難損害中。求出安心。感情之地。人不見惡。而見善。是以世間百事。皆得穩當。圓滑。自是以來。予全為幸福之人。得意外之快樂。又常辭退。損心感痛苦者甚少。予於足下。與兄弟同。予得幸福。君亦當然。人若脫不幸。自當決然脫之。

目光者。微隙得窺之。品行者。瑣事足觀之。何則。人一生之生活。不外連絡無數。細小行爲之總計。此行爲皆自此性質所發生。而負其知識者也。倪天曰。人之歷史。卽其性質。顯於性質外之真目標。卽對於他而行之方法。故今我對於富貴。對於貧賤。俱爲高尚之行。卽尊其品位之証。何則。人之尊品位。固爲善行。與人交際。尊重其人。卽所以交其親切。無論何人。勤盡己之義務者。卽有尊重之道。理者也。故欲受人之尊敬者。當守此原則。而高尚其品行。使適於禮讓。又欲交人有禮親切。此雖毫無憑藉。皆能爲之。與人交際。溫和。有禮儀。如無色光線。飾森羅萬象。以種種之色。彼奇矯之舉。作高聲之言語。依權恃勢。終不能大服人心。此溫和禮儀。靜軟。不可抗抵。如水仙當春。以極靜之勢力。擡土塊出芽。擠除之於其側。

顯個人性質及人民氣質者。其風俗習慣。較法律愈要者也。何則。法律只自此數者發露。吾人接之之時甚稀。而風俗如空氣。普通行於人民社會者也。教育愈高尚。則人民之風俗亦愈善良。善良之風俗。與善良之品行同。禮讓溫和。顯

於其外。是則人間社會之交際。專行於親切懇篤之中。大可增福祉快樂。鹿篤蒲羅來衣曾謂欲里詩盤詩女王曰。先收人心。則人心與金庫。悉爲陛下有矣。禮儀者。世界中尤廉價之物。只以須少勞力克己。卽得之矣。而對以鄭重之禮節。誰不愉快。遇粗暴要奪。誰不抱不滿。故吾人交際。去虛術與詭巧。而真實懇篤。以謀愉快福祥。滿溢於交際社會。人世日用。出以圓滑之細小禮儀。自一方觀之。如不甚緊。永久觀之。其效實多。

交際之間。正禮貌。溫辭氣。尤爲必要。然徒飾外貌。溫言。不免輕薄之譏。故必內有謙遜之實。親切之情。固無俟論。居高貴之位者。善良之交際法。於其事業成否。關係非細。若交際之法。付於忽諸。卽或勉勵正廉之業。而其成果。必受妨害。蓋不問外貌。邊幅。而察眞情實德者。滔滔世上之人。不能以是責之也。故接人言貌。整調親切。則皆生和氣。靄然之光景。若以冷顏薄禮接人。則着着扞格。事。事衝突矣。然世有故爲可驚可駭之人。強爲粗暴執拗之行。與人小爭。揚揚自大。以低位之身。作矜強之色。自以爲得豪傑之風。一遇失意。輒緘默而退。曷足

貴耶。

克夫之本領

二百零四

第三節

尊重他人之意見。而丁寧斟酌之。亦交際之要道也。固持己說。不容人說。鐵面厚皮。卽世之所謂頑固。是尤可惡。孤高自持。過尊己見。蔑視他人之見。爲非是。夫人各有所信。各抱意見。表之於人。而欲得尊敬者。人之恆情也。故聞異己之論說。務以溫和論定之。苟有條理存者。直容認之。假令確乎無真理之存。當從維廉得利大王格言「有禮」之警語。何則。如倪天所謂。細察之。各有固有之信仰。他人之說。若真有謬誤。不可不校正之。決不可損其人。靜穩對之。不主張己說。無粗畧言。語親切丁寧。爲主真愛真理。以赤心發爲聲音。而說明之。如不爾。而用粗惡之言。直使聽者掩耳。言語過失。與刺傷同。其殘痕。永不可泯。可不謹歟。

自謙遜誠實之心。而生自然之禮貌風儀。非惟富貴所特有。雖質樸之農工。與法教師高爵者。同得行之。不問位之高下。家之貧富。無少差異。世所謂君子者。

卽全此天賦之靈心者。此靈心者。蓋褻之農夫。金章燦爛之侯伯。均莫不來訪。故人之高卑。不存於身體。而存於思想。衣服之美惡。門閥之高下。只觸於痴者之目耳。大僧正阿衣樓篤語女王路易逸事曰。埋鼓貪而斯朝廷。謁見新嫁於大尉某之夫人。此夫人者。埋鼓貪而斯府之富商女也。女王未嘗一面。從不知其門地。卒然問之曰。貴夫人如何之家世乎。此女初臨如此大會。受女王之問。滿面潮紅。周章狼狽。遂於震慄之中。發顫聲曰。嗚呼。陛下。妾門地寒微。未足道也。他貴族婦人。於是有冷笑者。有嘲侮者。又有一婦人以低聲加誹謗焉。女王見之。乃舉首起身。嗚於衆曰。嗚呼。少尉夫人。貴女也。所答者實出於諷諫。予之誠意。予讖悔。予常以門地爲言。實不得顯性質之卓越。而逆於天地。夫人賦性皆同。生於貴族及著功德者之子孫。人所榮譽。誰不尊之。然功德著者。更不限門地。人爵雖得傳之子孫。天爵各從自治。自勵而得。天爵既修。人爵自從。則少尉夫人。庸可譏乎。予謝貴女。賜予以發表此大世思想之機會。予願祝貴夫婦益增幸福也。

丈夫之本領

拿破翁暗那戰爭後。普魯士不幸至不可援。王族遠逃於國境。人民離散。家財掠奪。當辛酸極時。此女王顯勇敢之性質。一千八百七年六月十四日。當里毒倫毒之戰後數日。贈其父書曰。今也吾人之困難。更非常增加。吾人不可不去王國。立於危點。願夫人察妾之心。妾期無愧爲大人之女。妾心無疑惑。無法懦願大人自安。因此不幸之當里毒倫毒戰。埋鼓貪而斯府。歸於佛人之手。敵有追擊吾兵之勢。危難切迫。妾提兒輩。越梅羅河而去。然妾信以爲天使妾逃於國外。瞬間至國外。則復得養勢力。天與吉事與凶事。妾只向天決運命。天爲吾人所不能負者。是妾所確信不疑。又當時書曰。蹈正道而生。死予之本願。不得已食麵包與食鹽。然豈盡不幸之來。若善事來。予深感謝。若不幸來。雖一時驚予。究不能屈予。

此女王風采。雖以拿破翁之英雄。亦爲之微動。女王路易之見拿破翁也。拿破翁心中固以爲彼美一人。憂思方沈。當愈增嬌態。豈圖女王路易率然而入。溫潤而栗之態度。溢於眉宇。拿破翁爲之肅然。既而言於普王曰。如此困難之中。

不圖有如此婦人。予實驚其剛毅。王靜答曰。心之沈着剛毅者。良心之勢力強者也。拿破侖乃傲然曰。普王足下。復有與予交戰之勇氣否。王未答。女王傍徐啓口曰。以維廉大王之勇。遇大敵偶有失望。亦何用悲。此答實表德國人民之剛氣者也。其後女王嘆國家不幸而沒。國民皆有喪母之思。在伯林之卡爾鹿之吞蒲而科。立石像。建記念碑。一千八百十三年三月十日。(此女王之生日)維廉第三造鍊十字章。以旌女王之勇。蓋女王剛健敢爲之質。包以溫潤和粹之氣象。使德國人民益增心服追慕。望此十字章發憤興起。誓置身於國事。普法戰爭之際最著。精魂遠護。千載偉哉美德之力也。

德行圓滿之君子。不必博學之人。反之博學之人。判定正否多誤。蓋學問只能助操行高尚之價而已。且學問非目的。只手段而已。吾人若評某爲完成之人。不僅謂學識過人而已。由其學問而高尚品行也。故由學問修養。愈積愈尊重。我近世豪傑藤田東湖曰。士有大節義大策略。然後可言文采風流人之品行本也。學問文藝末耳。德國大哲學者斐篤曰。學之真價。不過得見識之具。自己

無靈活見識。則學問無半文錢之價。

第四節

真正完全之人。即君子。其靈心動中規矩。其精純感情高尚純正等。具發達之度。其所思所行。皆善良真實。不正之事。熱心攻擊。可泣時泣。可笑時笑者也。君子有非常自尊之風。信其質性之高尙。所行之事。與其得他人贊成。寧得我心內之贊成。以人生爲神聖。其力所及無限。須盡心以謀人生之安全。而後此心始快。

君子具鑑別之識。早有厭忌不正之心情。詭計、遁辭、虛言等。其所尤惡。常好剛毅真實廉直。一然諸重於千金。若有疑時。答辭不涉躊躇。爲自由與國家。喜擲其身命。不可污之以賄賂。威之以勢力。居仁者不憂之境。至誠無敵之實者也。故君子維思義不見利。沙衣梅所謂爲國家盡多力。僅受其報者也。羅馬輕欺那之烏斯者。心志高邁之人也。爲羅馬道德風儀模範卓越之士。紀元前四百六十年。拯羅馬之危難。獲無量奪掠於國人。只取兵卒所贈一磅之金。歸臥故

園。後終因民望。棄耒耜受總督官之任。近世意大利之茄里排。而其爲自由與國家從事戰爭。且輔佐烏苛篤羅衣理義烏。而王還其國獨立。功成。飄然歸耕於卡波西來小巖島。貧寒依然。送一生於清苦之間。英國戈登遇長髮之亂。爲支那政府所聘。殆以獨力制四百餘州擾亂之名將。後受本朝之命。遠征亞非利加內地。以寡兵當無數蠻族於瘴霧毒烟之間。經人生所未有之艱苦。空爲絕域之鬼。平生溫粹寬厚而仁慈。而家貧如洗。嘗在倫敦。囊無一錢餘裕。脫其曩時支那皇帝所賞勳章之金塊。竊估之以捐於慈善之舉。其清廉慈愛之行如此。致一國之富強。不足於人民現在之狀態。汲汲謀衣食居處之上進。莫不皆然。利祿爵位貨財等有限者也。以無限之慾。爭有限之利。一任貪慾放肆。自利競進之風。則社會終腐敗壞亂。故義人君子。清廉高潔之行。猶旱天之雨。熱時之風。當社會人心沒入物質境界。乾燥無味之時。以鮮活清潤之靈氣。洗滌之。嗚呼。何物迂兒。敢以東西富強。歸自利競進之徒之力。其爲東西社會之骨者。非此等高潔節義之士。而何。我日本高潔節義之風。古來冠宇內。而現今

之風潮。稍離大本。有遜邪慾之狀者。可不鑑戒耶。

夫財產祿位。非眞君子必要之條件。人雖赤貧。苟清廉謙恭。則可稱君子。雖無位之士。剛毅善良。則優於伴食宰相。凡富於心者。謂之眞富。貧於心者。謂之眞貧。人爵者。浮世俗人所仰。天爵者。萬古識者所崇也。人雖至貧。其心中有勇氣。爽快道義。自尊諸德。其富勝鉅億之守錢奴。纏襪褸之徒。其有士心者多。吾人屢見之。高潔清廉之美風。古來我國歷史。野乘及口碑。昭然可考。二代團士郎。指筵自愧身之鄙下。詠「身衣文繡。爲行乞」。今之身居高貴富榮。而無君子之志操品行者。亦乞食而衣錦繡耳。

識別君子之方雖多。而其要尤在觀其對於下位待遇以如何。丈夫對於婦女。士官對於兵卒。商工對於徒弟。教師對於生徒。強者對於弱者。觀其如何禮遇。而知其爲君子與否。其謙遜溫和寬洪者。卽君子也。反之卽小人也。野人也。君子有全世界之學識。決不以學識傲人。對於弱者及貧者。爲粗暴凌虐之行。則懦夫所爲。非丈夫所爲。眞正有力之人。對於才智不足者。謙遜寬洪。又先見其

使用方法。山堪斯披埃曰。有力士之力。誠善。用之如力士。則暴虐矣。

列真具者。真君子而適於品行真義之人。其格言曰。人各言其所思真理者。此真理天賦者也。阿毒爾富斯他爾書列真具傳。其結尾以簡潔之語。顯其非常之性質。氏之性質。實百年前燦然發揮。吾人讀此傳。益知道義上自助之基礎。全在德義上善良之品行。今述斯他爾之語如左。

氏資性沈着而寬大。高尚而質樸。熱心愛正義。其好理真。故各種巧裝之虛偽。無不看破。其忠實忍耐。確乎不拔之志操。故能完不朽之大業。凡此性質品行。皆達於圓滿絕頂。集於此一人之繞點。倪天「如列真具人。愧殺吾者」云云。發歎聲不亦宜乎。加之學識精到卓越。嶄然卓出當年學士之羣。才藝多涉巧緻。非當時衆人所能企及。思慮精明。氣力旺盛。自重自尊。而恭謙退讓。嗚呼。其言行亦雄偉哉。可爲百世之範例。可爲真善美之模型矣。吾人請題於此人記念碑上曰。報國忠臣。濟世聖人。其功赫赫。萬古常新。

嗚呼。男兒處世。欲獨立獨行。其要訣非在德操善行乎。察列真具以匹夫而爲

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人可不慎品行而涵養良性耶。循天理之品行。卽自主。獨行之柱礎。而丈夫本領之根底也。

第五章 元氣

忠誠長留天地之間。賭擲全幅之精神。所以握冠冕之具也。請奮而從事。絕勿沮喪。天到處無不照臨。苟有獨行之操行。獨尊之意志。不難收全般之贏利。(哥倫波)

汝輩不及時一擲賭生命。則欲收何等贏利。不可得也。(詩瑪列)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支那格言)

第一節

禾麥在畝上。葉彩灑灑。生色鮮鮮。有化學者。取而分拆之。曰炭素。曰水素。曰酸素。自若干元素所組織者。而前灑灑鮮鮮者。終不可見。嗚呼。是物之活素也。活素者。不能究其體之如何。而使物有生。氣者。則其靈用也。吾人雖因其用而認其現在。至精至微。不可測而常有。因物而寓。此活素之所以異於物質的元素也。

元氣之於人。猶活素之於禾麥。人因筋肉骨格。及飲食物腸胃之消化力。氣血

之順環等。而成身。而一種靈性之作用。與生活之現在。在要素保合之上。可見。解剖之後。反不可求矣。蓋元氣者。寓於人身。為力量作用之源例。人身物質之要素。積年而成熟者。獨老年較成年。力量作用反減。頗似可怪。然實基於元氣之發生與退縮。亦可見元氣在精微不測之間。為生活之根基矣。

夫元氣自存於內。無待於外。加於外而非自外加者也。盛人靈性之器。行人精神之機。是也。其振也。百作發其竭也。萬事已常與人間節義廉恥一致。其所以至靈至剛者。孟子謂之浩然之氣。文天祥謂之正氣。東西稱之自由精神。大日本稱之日本魂。皆同根異名之物也。

個人之元氣湊合。而為一國之元氣。國魂是也。人間終生動作。因其元氣之大小強弱。制限局量之大小高卑。個人之興亡浮沈。因其國魂之振否而定。白刃在前。齟齬而退縮者。地獄也。蹈之而快然者。極樂也。死生一髮。只因元氣之進退。而岐元氣之為用大矣哉。故人在世界最重者。元氣。國在世界最重者。國魂。「黑金誰道第一寶。氣能吞賊安用刀。」此實發表我國元氣之好辭也。我有斗

大物名之謂。膽投之乎。古今學問之林。試之乎。天下事業之衢。百鍊千磨。九丹初轉。利祿不可以羈絆。水火不可以燒溺。皎皎乎。卓立宇宙之表。浩浩乎。磅礴六合之間。此實表章支那元氣之適句也。元氣之發。所以不同者。則元氣之相雖有異。與道義冥合而爲人間活動之原之證。則彼此相均。

是以古來之傑士。皆主尊氣。而務練氣。偉人如高杉東行。其送某之序云。夫士可貴者。氣也。非才也。天下往往才子出焉。然不流輕薄。則陷於姦佞。未嘗有爲君致身者也。云云。東行平素所尊在元氣可見。豈獨尊其氣而已哉。其人誠據氣而立。就其一代之行爲而觀。東行之師吉田松陰。常服東行之精識。稱久坂玄瑞之靈才。吾所不及。而送暢夫（東行之字）之文中云。暢夫之識發於氣。玄瑞之才原於氣。二傑所稱揚。皆在於立元氣。

橋本左內年十五。著啓發錄以自戒。一曰去稚心。二曰振氣。三曰立志。四曰勉學。五曰擇友。視振氣在立志。勉學之上。亦足見豪傑之精神所在矣。左內幼時用意如此。後年廿三四。與藤田東湖齊聲望。而令西鄉吉之助等歎服。成大人

物者。豈偶然耶。

第二節

元氣者。人間品行之基礎也。元氣猶「惟我」何則。身在人間。何等境。遇能鞭撻我。而使孜孜。刺激我。而使敢往。實元氣之靈用也。彼天才固可尊。然必與元氣密合。始達其用。昔者宮本武藏。天才莫武。一生間決鬪八十餘次。破道場不知其數。爲新免二刀流之開祖。古今獨步之劍道達人也。武藏曾於京都近村與二劍客決鬪。二劍客爲其地有名之劍術師範。擁門第數百人。自助武藏固知之。毫不遲疑。諸決鬪當時劍術勝負概以真劍相鬪。即斬殺於坐也。之約。及期。天未明。出旅舍。豫赴所期之地。行行自慮。我雖善武。人力固有限。以一人斬數百人。畢竟過大之望。此行實有百死之算。無一生之道。且托天命。沈吟之際。勿見路傍松杉鬱鬱之處。有一神祠。偶望社頭之匾額。有八幡神社之字。又思八幡爲弓矢之神。今且賽之。卽趨社前。霎時凝視直立。一振所懸之鈴而拜。拜未終。倏忽心機閃動。自覺有不堪者。大聲自叱。且曰。我平生不信神佛。而今日臨危急之時。却祈於八幡。咄。何怯。

懦也。此憶病心。卽敗根也。回顧則汗涔涔滿體矣。疾步先赴塲待敵。旣而敵至。奮前疾擊。先倒敵魁。而殺敵黨數十人。猛勇殆非人力所能及者。殘黨皆震悚而遁。武藏社頭自慚自奮之元氣。實其勝利之原因。若無此凜凜之元氣。以爲修鍊。能不殞命於當日耶。豐臣秀吉經綸之天才。千古一人。其少時落魄流浪。一夜露臥橋上。蜂須賀小六之賊羣過橋。一前驅蹂其足。秀吉時年僅十一。視猛獍慄悍之羣賊。不少驚蹶。起詰其無禮。嗚呼。秀吉當時膽氣吞斗牛。卽其後挫柴田。服上杉。叱咤島津。蹂躪三韓之原因也。使其膽氣不如斯。此經綸天才。纔與大江廣元。比肩爲伍而已。

張子房。絕代之智士也。傀儡漢高。翻弄楚項。其術畧在支那幾千年間。未嘗見其匹儔。而當秦威如日時。加一擊於始皇。以子房之智。出於此等無謀之舉。似乎可怪。雖然。使子房若尋常智巧之士。缺茲風雲之膽量。曷能任回瀾之業耶。羅大經曰。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以鑊椎徂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

徒始相尋而起。是藐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嗚呼。機者。可以制氣氣之用。非在才智之上耶。

夫希望因元氣而生。絕望小心者。無元氣者也。無元氣者之希望。卽徒願徒思也。機會之第一着。得好結果之時。輒惹起沮喪之念。熙浴科斯披亞云。決心者。實回想之奴隸也。其勃發雖覺勢不可當。移時輒漸弱。有爲之男兒。宜如英將惠靈吞於滑鐵盧之役。大策既決。雖以拿破侖之勇武。敢爲勇鬪。蓋謀定後戰。務期致果。苟狐疑躊躇。適愈增實行之困難。而滅成功之目的耳。且一事遷延於他日。必至廢而不行。蓋在人世。其脊上負荷幾多重大之事業。過分之辛苦。而此負荷者。自人生教育上必然之數理所出。吾人寧昂然務慣此負荷之道。希密而蘭而曰。予所習學之學校。實不少。而習得純正之道理處。惟一而已。彼困苦之作業者。爲端莊俊邁之教師。所司教授之處。卽世界一大學校是也。人

間。慣於職業久時。能受絕不意之至樂。假令平平凡凡者。能耐忍勵精。舉全力。趁唯一之目的。其成就之大。造詣之深。往往驚人。而世間同時逐二兔而不得一兔者。終不少。可不戒哉。故一時執一事。以全力注之。實爲成業之一大原則。順之者。必奏功績。逆之。而其事能成者。未之有也。

瑣微之賤事。姑置不論。苟欲成有價直之事件。不可不給勇敢之勞力。成功者。專在決定意志。勞作不撓。遇蹉躓益奮。務在盡元氣。以憑若是有力之桅杆。而踰越彼高聳險危世路上之障礙。許多慣例。亦堪驚歎。思丈夫獨立獨行之面目。一汝自爲之。之辭。蓋欲人於其所企之能力加強也。故詩璃列曰。成大人。成小人。惟其意志所命耳。

倪天嘗語浴之勘羅門曰。意志之靈威。能撤除疾病。可使忘身邊不快之感。與健康者無異。而執掌事務也。又曰。保攝精神效用之大。殆爲常人所不信。余往往下肢痛惱。而銳敏之意志與勢力。能使余行步。因憶精神非形體所役者。又曰。舉吾生涯中一事而談。吾每當癘疫感染之衝。而得不遭其害者。洵依胸臆。

一片非常之信仰。確然不拔之情思。勢力甚大。因得防遏疾病。憑此一事。得說明所謂有感之治療矣。大醫爲爾海爾摩宣海倫脫有言曰。痛疼與全快。不外神力。各人皆認識迷想之力。故疑疾病自迷想起。不迷想而病者。未之有也。然身方健康。不迷想亦不難。第恃恃強壯而少神力。以排除疾病。猶由反對事情。而疾病來歟。

關於意思之自由。臚列許多資料。論究之實難。今姑措之。依健全之知覺。而考其所業操作。人間意志。惟決斷於自由之主君。非彼投水隨藁葬之流浮沉而去之類。若意志不自由。不問何事。我所作。我所不作者。渾無所豫定。德義在何處。功業在何處。以何等方法。區別君子小人。若使此等人曾行於世。雖矻矻孜孜。教授。商議。配慮。作業。將有何益。夫吾人意志。非無邊自由。只在若干範圍。若干定度。不羈獨立。確然信自家福祉。則人定勝天。理可操券。彼抱「事預定」之妄想。向衆人立深沈達觀者之地位。而謂「實際事豫定。觀現在諸般事物之結果。未來之遭逢。皆處於不可免之數。一切究無所退避。卽或如何配慮奮勵。

盡無數計策。堪萬端苦楚。亦無效。如此自暴自棄。徒思委脫。是大不可。蓋人間從他之意志。非控馭操縱一機關。即令關乎形體物質者。有原因與結果。綿綿不渝。繼續而來。干涉社會風習法律等。如不能排脫其羈束。而倫理精神之安全。終依其意志舉動與精神力之多少。而約定者也。要之人抱有爲之氣概。則是既立一身於命運之途上者也。

意志所向無不通。實與英人所唱「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同旨。可知不問何人。確執一事。賭全心經營企圖者。則其計劃中既由隱伏含蓄之激動力。與愉悅心。橫於前途。而鎮壓困難之大半。彼喪心喪志惱亂而不能果斷敢行之輩。洵堪憐矣。彼輩薄志怯懦。白晝見鬼。何以爲人。苟有汝爲之不難。汝之力實足爲之。之思想。以決意於一事。必能達於前途之標的。里喜浴里烏見「難成」字。如蛇蝎。常欲驅逐之。於字典外「不能」「不知」「難」等詞。皆嫌惡之「不止」「學」「操」等語。則玩味之真偉丈夫矣。

第二節

丈夫之本領

元氣之用之大。如以上所述。然所以發揮之道。有正邪二途。不可不注意。何則。元氣與人間道德節義一致。各奏其至大之效。若獨運元氣。不顧道德。亦與一種暴力無擇。只攪亂社會而已。

元氣正經發揮者。謂之賢人、傑士、英雄。而博徒、強賊、奸雄等號。不過運用元氣於邪路耳。蓋功名之大小。只因活動力與威壓力之大小而定。若偏於功名社會而言。石川五右衛門國定忠治之徒。頗占上位。在道義組織之全體社會。非以此等暴力多少。定人物之大小。必有道義及風化力。而加活動力。始成爲賢人傑士英雄也。

拿破侖第一。以古來功名社會第一人稱。其活動力威壓力最大。蓋「果斷之意。志卽最高之知識。」一語。拿破翁所舉。生愛重者也。觀其一生盡意志之能力。不稍狐疑。以了絕大之事業。不難知矣。其所企圖者。無不賭擲全身勢力。傾盡滿腔熱血。故聲威所至。無不懾服。無數暗君弱主。舉臣民委其足下。嘗於進軍時。有告前路有阿而破斯山者。拿破侖卽曰。果爾。當撤排之。於路外。於是欣

鹿破之街道開鑿。而從來絕人往來之險地。於是交通。拿破翁又常語人曰。一難字。痴人曲中之辭也。而其自處精嚴恪勤。使四執事者侍左右。使役之無間斷。至竭盡精力。終不滿意。無論何人。絕無假借之事。而於責己爲愈切。不自庇蔽。當遠征埃及時。兵多罹疫。拿破翁自訪患者。無寸毫恐怖氣色。倪天謂拿破翁於此際。以爲人若有能制恐懼之勇。卽疫疾亦能制服。示其實例於衆云。然其風采興起軍中各男子之心。此天才煥發。莫不奏功成果。故嘗言予之諸將校。盡吾以泥土構成之者。拿破翁元氣固如斯之大。而退而察其事業。其現出世上。宛如一陣狂飈吹來。其始振非常破壞之勢力。壓服萬般。卒至謫死絕海孤島。世界蒼生。毫不蒙其德澤。假令以其高邁才幹。雄偉性質。供道德的理想之用。斯世界得大增福祉矣。惜其以所向無敵之威。徒供其濟私一事。彼絕大之利己心。不但陷其身於攘惡。并使法國全土。釀成不可言狀之窘窮殘敗。雖貽法國之俗譽。其效究不償其害。嗚呼。落落有凌駕宇宙。捲天下之意氣。苟非由道義。則與服從者共招致至大之不祥。雖有雄大之精神。非輔之以善。

良之情思則與博徒強賊相等。空爲惡德之資料。彼英人惠靈吞。德人武立富。而二人。拿破侖所最畏之敵。以二人之物質。比拿破侖。殆高數倍。蓋背離道義之人物。即雄偉高邁。不能爲真英傑。思拿破侖意氣揚揚。勇唱海內。震撼天下。如斯而已。惠靈吞則不然。爲正義而戰。爲義務而爭。武立富而則猛烈如疾風。抱持德國國魂。一意專心。恢復已國自由。乃知道義感人。遙在才幹技量之上。誰以拿破侖加於此等真英傑之上耶。

武立富而少壯時。仕於維廉得利大王。以木強名人。或目之爲凋刻之像。一千七百六十年。入普國輕騎聯隊。爲中尉。久而不遷。一千七百七十二年。漸叙騎兵大隊長。自請爲愛荷而斯福而毒大尉。上書於大王曰。小臣未有片功。然只以伯爵富倫喜何爲脫之兒之故。敢望辱愛荷而斯福而毒大尉之大任。若或不容。請賜骸骨。敢歸田園而樂天真。書上。遂下獄。後遇赦。維廉得利大王自裁。手書贈武曰。許騎兵大尉武立富而速歸於惡魔。雖其辭令不善。直切如此。而武立富而遂受任騎兵大尉之命。

當此時。德國方屈於法國羈絆下。國內人心。靡然震怯於拿破侖之威風。以爲不可復抗之敵。於是二三獨乙男兒。慷慨激昂。決然奮起。以身許國。自任回狂。瀾於既倒。粉骨碎身。喚起全國沈醉之人心。武立富而與阿龍毒等。並盡力愛國。相共提挈結交。驅逐軟骨漢以清君側。當年之偉功。舉不可數。而武立富而所率將校。皆臨死地而從容不變色之勇將。鼓舞發揚。啓已沈之人心。使之自重。以脫出拉丁民族之羈絆。爲衆望之中心點。阿龍毒嘗以詩稱武氏等曰。

百事方沈衰。四海徒望息。何物英雄。獨奮焉。手提長劍。睨視蒼天。

國人由愛國志士獎勵提撕。忽大奮起。遂人人有干戈掃蕩國仇之概。戰端遂起。當是時。武立富而勇氣凜然。指揮諸軍。以奮獅躍虎之勢爲先鋒。富衣破豈之喜之役。不利。更鼓勇氣。拉鹿柴衣耶之戰。大破法國。然內則部衆不和。外則拿破侖因敗。怒而復進。遂戰於灑而龍。大爲法軍所敗而退。當時德國政府之外交極卑屈。因循恐惶。屈膝頓首於百年仇敵之下。一意結和。貪一日姑息之安。而無國是。國議常與軍令支吾。軍爲之不利。是時和議遂成。有理而南乞退。

軍之命。武立富而斷然唱議曰。余與諸君。不可自此地退一步。其確乎不動之。決意與風采。遂排羣議。而已議得用。嗟乎。當此危急之際。假令無才幹技量。若是。以保持元氣。當年之事。真有不可知者。吾人特稱道武立富而者。豈僅稱其才幹力量哉。洵稱胸臆。備一片赤誠。一團元氣。轉一髮千鈞之危機。救邦家於亡地也。

武立富而爲人謙虛。已雖無缺於大將材能。而洒然容人言。又未嘗忌疾人功。動有人稱譽其戰勝者。答之曰。卿等所稱。非我獨力所成。只由科那衣山那烏兵力與天惠耳。又曾有一集會。武立富而與科那衣山那烏共至。宴闌。科那衣山那烏辭席而先去。武氏謂人曰。吾首將既去。吾亦不得不從。其推重將校不自誇如此。是以將士皆樂爲之用。又平素大鄙詭詐百端之外交術。常曰。外交家害我。決戰之興。味其再陷巴里城時。惠靈吞列宴席。舉盃祝曰。我儕百戰所克得者。底事爲長袖者流之筆舌所敗乎。

一千八百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武立富而卒。後人於梅科倫蒲爾科鹿斯脫之

科立紀念之銅像。記倪天之句曰。處艱難。從戰鬪。顛沛之際。勝利之時。自覺不失元氣。以此百戰百勝。

嗚呼。如武立富而者。由道德節義發揮其元氣者。比之拿破侖正邪全異。如武氏者。可謂真英雄矣。武氏爲人。比之支那岳武穆。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膽氣。更有優焉。而純忠烈。則絕無相異。元氣正用。非千載世道人心之範耶。顧英雄之元氣。不問是非順逆。單運用主動的一片。而英雄之元氣。制於德義。故往往生受動者之風。奸雄事迹。陽發轟動。常奪俗人耳目。英雄事迹。却沉靜深長。稍滅燦爛之光。是以世人或驚外觀之偉大。漫崇拜奸雄之所作。世人所見爲英雄者。多可鄙之奸雄也。可不戒諸。

第四節

自一元氣發有二德。一卽精確不違時。二卽敏速果斷。周到不違時一事。非所以得滑鐵路之捷戰乎。若夫此際瞬時。遲疑猶豫。使生來未嘗受挫之惠靈吞敗衄。亦未可知。不但惠靈吞敗衄。卒促進歐洲自由氣運之景勢一變。舉歐洲

全上墜落於焦土狀態。亦未可知。拿破侖云。徒失時。卽爲不幸。關門戶。又其居常云。予與壞人屢戰。所以屢破之者。彼未嘗知時間之價。常狐疑猶豫。予乘之攻擊。是以奏勝。一英國軍隊長官科靈加磨朋奉命往印度。將發程。女皇問何日得發途。答以明日早朝。未用意於旅金。逮上途。始自人借得之。其携提之行李。惟一小革囊。又英國之軍將。加磨潘而蟹福鹿科倫斯埃烏脫拉磨在印度炎日之下。與彼惑溺教法之蠻民對峙。發揮其剛健猛勇氣象。以此觀之。彼其精確勇果。雖遇可恐可驚之事。無少差異。爲何如耶。

大別脫里渾毒東者。亞非利加旅行中卓越之人也。依其自叙傳。十歲抵一織所。締螺旋爲役。於是以其俸中之一分。購求拉丁語學書。每夜入學校。自八時至十時學之。夜半不輟。其母往往奪取書物。蓋恐翌朝六時。不能至機械所也。大別脫於此種事業。迄十六歲。苦學著作。又銳意讀破科學上之著作。尤好讀紀行文。其涉於小說文學上之書篇。無不窺之。

大別脫不啻在家講讀而已。又於機械所。不爲機關喧騷所妨害。其所司紡績

機上置書一卷。往復去來之際。看取一言一句讀之。又得少閒。遍歷近鄰周圍之地。識此處彼處野生之草木。一日查出石炭片石中化石具類。自是漸耽溺地質學。自是學識漸加。聞見愈廣。以救濟人生間困厄。爲處世之義務。充足其全精神。預期爲宣教師。漫遊支那。藏成竹於胸裏。忽念其計劃必獲取資本金。乃訪大拉斯科大學。氏固貧無學資。故每夏期休業際。入一紡績所作工。其際剩餘夏期收金多分。以之聽冬朝半年醫學。神學。其他學科之講演。獨立自營。一不仰給於他。依己之手腕助其身。故其自叙傳曰。及今回首。當年苦窮之狀。予向天。天導予。使辛苦。慘澹。經過。實地學校。安得不感謝予。猶喜當年立命運之下。可送過予之生活。

里皮可斯東。卒其醫學之學業。得學士之稱號。與之倫敦宣教師締交。將向支那。當時所謂鴉片戰爭啓。於是氏之處世方針。轉而他向。時一千八百四十年。單身孤杖。行南亞非利加。到處成醫師。旅客。農夫。宣教師等之功業。氏與白登阿能人民爲伍。通溝渠。築家屋。勤耕耘。事牧畜。立土之傍而助之。又能於其勞

役之際。教授之。嘗滯留於土人之間。率一部土人。長短跋涉。土人互評氏人物體力。竊嘲氏云。彼身軀未見強壯。只見其細長。如是輕蔑評談。氏頗激。欲有所見。使黑奴驚倒。幾日之久。凌百端之難澁。見非常之速步。黑奴於是歎服。畢竟氏成功如其宣教紀行實際。氏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客死亞非利加。其遺體翌年歸倫敦府。

更試記致身宗教改革偉人之事。中世紀初期。歐洲全土人民。尙迫於羅馬信仰之暴虐中。時耶穌之代人。教皇所諭戒。惟奉信一福音之定律。不信者以爲教會之敵。而放逐之。其受放逐刑而不歸順者。處焚殺酷刑。嗟乎。此暗澹時世。其挺然脫身於壓抑之下者。非路德耶。彼獨不順羅馬教皇。駁其暴戾殘虐寺院政略。訐發弊害。指摘迷妄。以發揮公明正大耶穌教。爲擴張人心自由之第一義戰。彼其元氣。可不欽慕耶。前路德百餘年。德國男兒。屢立稠人公衆中。以破壞之辨論。痛罵教王傲岸尊大。彼何人斯。卽義而白而科府代言人科臘哭。羅紛蟹以福磨也。氏當德國命脉累累。在羅馬僧侶之貪婪誅求下。而保餘喘。

奮然蹶起。以筆與口鼓舞獎勵。創一致國體。厥功甚大。其上帝王書中。論教皇傲慢專肆之行爲。與耶蘇退讓謙遜之美德。比較對照。其辭曰。耶蘇放棄俗世之專制。而其代理執行之。耶蘇自云。我身非俗世之判官。而其代理不自揣。自爲皇帝之尊而裁制之。耶蘇置身於皇帝之下。而其代理乃立身於皇帝上。占世界之最高位。耶蘇非難握主權之人。而其代理者自獲主權。耶蘇復活週之日。曠日騎一驢馬。而其代理者。加燦爛騎士之鹵簿。扈乘帝王之右鞍。耶蘇聯合頑迷固執之猶太人。而作一協會上之世界。而其代理者驅統一之德國人。使屢惹起內亂。而瓦解分裂之。無罪之耶蘇。忍受其污辱乎。其代理者。在協會國家所加之病弊。尙不止如此云。於是教皇聞之。放逐蟹以福磨。

路德之宗教改革業。雖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誠古往今來男子中之眞男子也。苟有道義元氣之觀念者。不關宗教之有無。不係信仰之異同。均贊路德之偉功矣。茲且記路德凜烈元氣可觀者一二節。時一千五百二十年十二月十日。路德於稠人中。焚教皇追放之會狀。教皇更下追放之令。又恐各地待遇路德。

課以禁制之令。時加而五世召集議會於華而磨斯。命灑苦生撰舉侯富里脫里喜。召背教僧路德。蓋欲干涉之使歸順也。富里脫里喜既受命。憂慮不置。思路德所爲。恐不免。乃私告之於路德。遂德從容答之曰。余受天之明命。雖使重病。敢不赴乎。余受神明之命。不疑今蒙皇帝見招。何危難乎。人立斯世。雖嘗求平穩安樂之地。亦有不脫於危難者。一千五百廿一年四月五日。路德得治旅裝而入華。而磨斯。或諫曰。入必焚化。路德意氣自若。曰。假令猛火起於爲之吞排耳。與天爲而磨斯之間。焰焰焚天。予應帝王之招。亦必往。先是斯派而輕富里篤立熙先抵議會。贈書諫路德曰。寧毋至華而磨斯。果行。必有大危難。路德辭氣壯活。答書曰。假令華而磨斯有屋上瓦片等多之妖鬼。予亦必往一觀。四月十六日。遂達華而磨斯。至之日。午後四時。帝王之使來迎。致於議會會場之戶側。無數騎士。嚴然匹列。少焉。路德入會堂中。列堂上者五千餘人。在堂前者。立窓前者。齊注目焉。正面皇帝坐。其左右德意志帝國之諸侯伯。及有位之僧官等。嚴然星羅。堂之中央桌上。橫路德之書數卷。有一人謂路德曰。書認爲己。

之物乎。路德反問其意。又曰。欲取消其說否。路德請考思之。越日四時。復至議會。路德奮然辨護。意氣快活。絕無憂慮。任己之良心。滔滔辨之。人有告以皇帝不善德國語者。則改操拉丁語反復談論。一高僧置喙於辨論中曰。速斷定已說。願取消否。路德曰。可也。乃盡力辨論。其結語曰。究之皇帝陛下撰舉諸侯。并諸侯殿下。願聞一拙劣鹿簡之答辨否。予欲白木訥質實之一言。予之宗旨。皆探據經典聖書。與教皇論旨矛盾。必至之情也。教皇不準據聖典。何怪與余準據經典之論証衝突。予獨準據予所知之經典。予之良心。片言隻字。不能改也。亦不欲改也。不問何物何事。凡背於良心者。非所以安心立命也。予豈他哉。嗚呼。神明祐予。皇帝且感激甚。乃曰僧侶。克泰然與辨乎。路德之天質如上述者。非千古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人物哉。謂天地正氣集於其一身可也。

東西社會。實據以上述元氣之代表者而立。其自由。權利。及富強之基。全來自此輩義人之血淚中。乃邦人。往往度外視之。而尙慕於器械之末技。偶見吐元氣等之語者。輒目爲頑固保守者。流可謂顛倒矣。

若夫我日本歷史。滿面皆以元氣之代表者充之。固不待論。吾所希望者。驅邦人浮薄之說。而無輕視元氣耳。

顧世之尙元氣者。往往銜元氣之形貌。而遺其精神。務修猛勇之容貌。辭氣。好爲狂躁客氣之行。得得以壯士自居。坐不知元氣與道義相輔之原理。自古大勇之士。文而不野。溫厚而不狂。躁其風如包鐵以綿。楠正行。木村重成是也。今且記幕末勇士伊庭八郎之事。八郎爲人溫粹而不與人爭。少時惡武人之野鄙。耽於文藝而不他顧。一日見宮本武藏所作之達磨圖。感其妙筆。忽自念曰。武人不必皆野。有文事如武骨之武藏。始可稱真武士。卽志於研武。急就師學。擊劍。晝夜不怠。蓋八郎資質纖弱。風采楚楚如婦人。常困於病。欲以習武練元氣。故其所志。不在竹刀上之輸贏。專修武之神機。數年後。造就甚深。終蒙拔擢。德川家茂。至仰爲師範。未幾京坂之戰起。八郎以事在京都。老母在江戶。慮之而贈以書。八郎答之。辭極淒腕。而不失雄壯之氣。後箱根之戰。縱橫奮擊。彈丸貫左肩。洞右股。斬左腕。猶格鬪不已。及江戶爲西軍所奪。與榎木釜三郎等宿

函館唱義於海島。苦戰失利。矢中腰部。身殆不起。猶激勵士卒曰。予輩斯舉。固無勝算。且抗王師。夙非本志。自期必死。而敢至於此者。只欲後世知德川麾下亦有義士耳。成敗順逆。非我所問也。我今氣息喘喘。死期已至。所以魂魄尙不去身者。欲勸告榎木氏等。使我黨皆義死於此耳。請致我於總督。乃托身竹輿。至五陵廓。延至榎木之前。非常重傷。元氣終不支。淒眼一瞥榎木。溘然而瞑。今之狂躁客氣之徒。景慕眞勇士。而不務練眞武。其終狐狸豺狼之屬。莫擇而已。

雖然。惡狂躁客氣可也。流而歸於怯懦柔弱。其弊有更甚者。今青年書生。其於中學。於大學。修種種學術文藝之時。不成。養古人所謂平生心事。劍相知之氣象。豈能任社會之活用耶。程羽文曰。毛錐不利。遂覺紙光黑色。皆成輒腐。賴此腰下芙蓉時時作氣。差可慰不平耳。

倚劍之氣雄。玩劍之氣遠。擊劍之氣憤。彈劍之氣悲。贈劍之氣俠。按劍之氣沈。掛劍之氣達。說劍之氣烈。鑄劍之氣曠。帶劍之氣豪。拭劍之氣肅。賣劍之

氣傷。舞劍之氣橫。舉劍之氣壯。試劍之氣悍。奪劍之氣激。請劍之氣忠。拜劍之氣恭。飛劍之氣幻。

一劍氣之中。有無量之趣味。青年書生。平生宜置日本刀於坐右。時時向之。三省其身。念祖宗傳來元氣不可少也。則大和魂在是矣。

第六章 境遇

吾不履此境。無此省覺。經一跌。長一知。果非虛語。（佐久間象山）

人生決不能快樂。必從辛苦而得。一生之過活。凡一義務及諸般之義務。只依於練習而得。可充足補全也。（海而特）

第一節

夫天地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有長短。月有死生。春不長春。夏不長夏。必動而不已。變而不窮。雷風擾擾。器器之相。卽是天地之恆體也。以天地之理。推之人事。剛者必不常剛。柔者必不常柔。富者必不常富。貧者必不常貧。窮則變。變則通者。亦人間之狀也。故人在於此世。順逆得失之境。皆有其一定不變者。轉失意之境。而爲得意之境。一因於自己所作之如何耳。

抑人之幸福。在於安樂之中。易流於緩漫。易陷於喪志。易走於傲慢。此卽不幸落魄之根源。而沈淪於屯澶。輻輳之域也。反之而在於貧賤苦寒之間者。轉能

忍。辛。酸。凌。困。難。養。元。氣。與。品。行。常。得。達。於。安。全。之。境。故。人。之。居。於。安。樂。不。可。忘。貧。窮。居。於。逆。境。不。可。不。致。於。順。境。要。只。在。於。自。己。平。生。覺。悟。自。主。獨。行。之。上。而已。心。志。一。轉。直。可。換。其。禍。福。之。地。此。人。所。以。當。服。膺。天。理。而。不。失。也。

辛。苦。艱。難。之。境。遇。是。真。正。修。得。人。生。自。主。獨。行。之。大。學。校。也。此。校。之。所。課。不。過。勞。已。之。力。練。已。之。心。科。目。云。爾。然。此。實。人。生。教。育。中。切。要。至。妙。之。要。旨。也。研。磨。我。者。非。在。於。利。便。安。逸。却。在。於。慘。澹。勞。作。切。磋。我。者。非。在。於。輕。快。却。在。於。重。難。之。事。一。世。之。所。謂。幸。福。者。決。非。所。以。修。練。男。子。轉。爲。玉。成。丈。夫。之。具。之。最。不。幸。也。故。華。爾。司。諾。夫。培。而。曰。幸。福。者。非。能。長。留。者。也。僅。有。平。凡。之。一。痕。跡。存。於。心。而已。故。幸。福。洵。爲。使。人。不。能。贏。得。之。一。物。也。世。人。往。往。稱。之。爲。幸。福。者。蓋。未。思。也。至。於。不。幸。亦。非。長。留。之。物。亦。僅。深。刻。於。心。一。痕。跡。耳。然。人。若。知。利。用。之。則。効。驗。之。存。已。由。渾。濁。而。脫。蟬。蛻。由。是。觀。之。不。幸。者。乃。可。謂。甚。高。大。之。幸。福。猶。之。人。生。之。行。途。行。於。巫。峽。之。水。與。太。行。之。路。甚。有。進。益。蓋。嶮。水。盛。人。之。活。力。危。道。增。人。之。勇。氣。英。國。大。政。治。家。壽。雷。司。若。磨。夫。治。科。斯。曾。云。余。平。時。趁。平。夷。坦。坦。之。

行途者。不能有所爲。反之而身與世不合。事類於敗。則不屈不撓。宛如由此而被刺擊。行行而更奮進。則有期望於將來者爲獨多。又云。人或語余有一青年於此。於第一處演說。名聲甚著。余不謂善。蓋青年者當堅忍以求其進步。始知所難。今忽於其初陣。誇示凱旋。則陷於小成小康矣。或又語余一青年。失敗於第一處之演說。不之介意。不之屈撓。能鼓勇而奮勵於前途。則其人甚爲可喜。蓋滔滔僥倖之輩。常退去於智識之戰場外也。已如培可司夫路篤爵失雷而非英國議會議事之大演說家而有名者乎。然其初於下院出場之際。大受失敗。而蒙傍聽人之嘲罵嗤笑。彼乃刻苦而暗誦雄麗之演說。恥其徒受惡遇。自誓於退壇之前曰。余已於生來企圖幾多之事。皆到底不就。今余雖不還於席。而記憶諸君如予之拙辨者。猶有傾聽之時。機可來。而時機之果來與否。是耐久勉勵所以爲報酬之地也。

世上由一朝之成功。有所收得者。往往有之。雖然。由於失敗而所得者更多。未可並論也。蓋因於失敗。而得自驗事物之正不正。當不當。其所得豈不謂多乎。

使偶不失策。不徒勞。僥倖於一發明。一發見時。或收些許之功者。容亦有是。然終不獲志。故必由無數事機之失敗。而庶乎成效之獲收。宛如寫真者。有一二之筆誤。却爲正寫完美之資。故安勃爾曰。世人大概處於饒舌贅辨者之中。而學沈默寡言。接於沈默寡言者之間。而知饒舌多辨。夫倪天者。非獨於詩人中。聲望隆隆而已。如爲萬有學時。其名亦藉甚。於博物史上。別劃新年紀。皆奏大發檢之人也。管語安開路美云。余以多情之精神。平生驅我而入於事物幽奧之地。勞穿深而彷徨於五里迷霧。非獨依是識了事理而已。又得學習事理全體之範圍。幾何。若人欲予之持論。完成完作。而有考證於予。爲予者。惟暗誦植物與色彩上之兩智識。以應之。余果可得知何等之事乎。抑予有所得於書物以外者。由於進而不懼。失敗於萬般事物。獨力而探究精查之故也。蓋失敗者。實人間之常。雖卓偉之士。亦不能無失敗。以故於人物適切之月且。正當之批評。尙可措之度外。獨事理之是非。必深鑒而洞察之。指摘其弊處。欠點。發達真理之感情。乃必要之手段也。世之有才幹之士。由於蒙聲稱之易。却博溢美之

令名。沈淪塗地。又不能自立者。滔滔皆然。可不反省乎。

識者曰。勝利者。非所以示將帥之器畧。惟敗衄乃表其真正之價值者也。此實至當之言。羅馬肇頭有最大勝戰。後殆常有大敗。華盛頓之敗北。比於戰捷者多。到底奏獨立之大業。倪天曰。拿破翁之過人處。於戰爭之前。於戰爭之最中。於戰時之後。能從容而畫臨機應變之策畧。斷然果決而不疑。維廉得利大王。雖出於帝家。及青年而入於辛苦艱難之學校。被淬勵陶冶。爲他年大丈夫之素養。人第見其七年戰爭之事終局。而得赫赫之勝利。不知其先之慘澹而蒙敗衄者不少。雖然。帝處此般不幸之時。勝敗之決一會。於一心之籌度最深。卒也毅然表俊傑之本領。鼓舞非常之勇氣。神速果斷。堅忍不拔。遂使速勒近州。歸於一同盟國。帝雖在於至危至難之中。誓保持國王之品位。死生與國共之。哥爾林戰敗（一千七百五十七年七月十八日）之後。送書於人曰。余日日於敵兵襲來之時。凌歷艱難。若余戰死於當年之役。予今時亦惟有處於一港灣中。受暴颺之患。雖然。余設令無一掬之地。予曾一無所得。尚不得漂搖於怒濤

惡浪之海洋。熟思二年以來。余之狀勢。正是以彈丸而洞射城壁然。請諸君考之。予雖陷於怯懦。而世人遇此不祥之日。能如予之鐵其心。鑿其腸。以保持已者乎。存亡之決。正在於來月。予心事定矣。余不能拯國。則枕國以死而已。哥爾林之役。後數日。又裁一書。其中有云。予之戰而拯我首府也。予幾欲刎頸以死。予繼思如今之事。唯有忍耐而已。勝敗不可期。成否非予所敢必。祇此一息尚存。予惟有奮方而爲父母之邦。盡瘁而已。嗚呼。事不如意爲之。奈何。予惟有盡力於已而已。君請垂諒察焉。

困難者。嚴正之教師也。此教師之所臨。人人最能勉強其事。從而遂成大緒。丈夫遭遇不幸。不可萎縮退避。宜奮發一番。勇往奮進而已。試思臨於不幸災變之機。一舉一措。實榮辱得喪之所繫。一髮牽千鈞之時也。我嘗之得之。一勝握冠。一敗塗地。運命之決。一聽於天。可不勉哉。

凌艱苦。堪不幸。而所得之幸福真盛大也。蓋人處於不幸艱苦。自覺一番揮霍獨行之氣象。鍛鍊材能技量。涵養真知活識。至丈夫之本領。卓然而備。真爲人

生善良之性格。實與花木之佳香。經一番之壓榨。始發其可貴之芳香者同也。富貴之順境。往往蕩殺人心。貧苦之逆境。由來發憤人情。艱難。玉汝於成。此之謂也。然世或臨於艱苦之時。不能堪之。遂至開幸福之時。忽情氣萌生。不能守成。此如長頸鳥喙者。可與共始。不可與共終。滔滔皆是也。於此等地位。忽異節操者。本薄志弱行之徒。固自不足與論艱苦之價值。昔日赤脚着於堅冰。爲剛健之人。今則風奪外套。而化脆弱漢。幸福豈能久耶。故人置身於不幸之中。雖涵養其性格。固爲必要。而守成於幸福場裡。更可謂必要也。其日抱焦心。盡其日之義務者。果有幾人乎。惟性情高節之士。雖身在幸福之中。自克卑怨。制劣情。務存昔日之態。且對於同胞之不幸者。而發愛感之情。以救助之。斯可謂在幸福之中。不矜己。更能施他人者矣。常人得幸福。變爲頑陋。嘗傲慢自高。與匍伏哀請者相去幾何。是以在於過分幸福中者。雖善良性質之人。少或不慎。必入於傲岸自大。配科賴斯有女子死而思之。沙翁作歌以弔之。其忠僕向於海利科。曾述其辭。觀於沙翁之妙筆。發揮此段之主旨。盡之矣。辭曰。

嗟汝可貴之男子兮。請擊予而傷予。加種種之責苦兮。以報予今日之喜。教予之沈溺於歡喜兮。

富貴門閥者。人生惰慢之乳母也。稚兒初生。灌流於美乳。屢服甘毒之味。於兒童之搖動間。往往使其天稟之良性質。於胸腔之深底。結生涯之長眠也。蓋乍生而過活於非常好運之中者。不知勞動辛苦如何。蓋爾而醉生夢死。不能成一事一業於終者。自然之勢也。英國之演說大家歐底麥得蓋爾科曰。困難者嚴師也。嚴父也。監督我。教育我。識我過於我。愛我過於我。以臨於我上。不問何物。凡與我格鬪者。彼皆是堅我腕。強我筋。無不爲我効力。故敵於我者。救助我之恩人也。至言哉。若夫假於此世。無困難艱苦之存。則人生之生活。平平凡凡。歸着於無色寂滅之境。然可爲與不可爲。無一不歸於空。蓋艱難辛苦者。於遠慮之人士。切磋其性格。有他山攻玉之意。奮起獨立獨行之精神之興奮劑也。人雖常忌避困難辛苦。不知艱難辛苦者。乃人生之恩人益友乎。

吾人既讀潑恩理赫開悅出色之警世文辭。並於其書中題爲我觀者。描出不

幸者卽爲幸福。而引言之。辭曰。通常人之目。所謂大不幸大災害者。予亦經驗之。而決不云爾也。予所謂人生之蒙羈絆與繫累。其負荷之急激。予初雖亦爲所震悚而被壓碎。而果能猛然興起。反擦之彈力。予立恢復予之體面。常使予之負荷。不鳴其不平。而負擔之。通常之人。際於此時。顯薄志弱行之實。振頭呼否。予獨凌歷俗界之艱苦。曾不介意。尙何有來於此上之足思乎。是艱苦者。實使予超然蟬脫此碌碌俗界倚賴之習者也。豈僅蟬脫此俗而已乎。其切磋磨琢我之力量手腕。果幾何乎。以余觀之。世人別無害惡。自爲失敗過疵。只自覺以新之。斯足矣。天洵無創造不幸以陷人者也。人生自流於優柔。走於華美。姑息。因循。以招致不幸而已。彼悲泣非運而訴於天。與小兒不逞自家之意志而悲泣者。何擇乎。如此雖年齒已及於成熟。尙可謂未得爲一個丈夫也。不大可憐哉。畢竟境遇之非運。真可謂貴重天與之大寶也。予自世人數數鄙爲無禮。而予甘受之者何也。予之爲事。非汲汲欲得人之褒稱者也。朋友或欺予而予不之怒者何也。予何以不能自脫於彼輩之所欺也。予被人之詬辱慢罵。常洒

洒然者何也。予思人之思想。由來不平等。從而自誘致其不平等之感情。以識事者也。予亦處於貧困之厄。發歎息則含忍之何也。予携外圍之貧困。驗內部之富有也。予亦不厭勞。不顧刻苦。或克得應分之資產。一朝而損耗。曾不之惜。如予爲資本而積金。予所取者無大金。予或不忍見正直之人。陷於破產之厄。悉讓與其金額。而此般之損耗。使予一日不感苦痛。惟侍於予。而教以節儉之可使而已。古有思小兒而增幸福者。父有十二男一女。而夭其四。其父於其最終之氣息將絕之時。大發悲慟於心。而生幽玄靈妙之感。因思人生行旅之艱苦。可名者。悉已識了經驗。由此而陶冶道義之性格結局。釋然悟了真如之理體。依以緩和我心身之疼痛。化我不幸之氣。而爲強固。爲安心。變無慮之輕率心。而爲歡快之思想。人若至於此域。如羨他人之幸福。怒他人之蔑視者。可烟散霧消。胸中落落磊磊。如光風霽月。凡浮世之不平。恨事。可作雲煙。過眠之觀學問之道。固自極險難。青衿之士。欲探其蘊奧。必刻意勵行。奮發努力。而步步着着。銖積寸累。以凌歷其險阻。不論何學。雖其端緒。於致知不甚要。亦必黽勉。

若以爲不足學而置之。遂終生不及叩其妙處粹處之蘊奧。比比皆然。可勝歎乎。夫外觀雖似無用之學。深探其內容。則皆以格物致知爲要用。例如數學。所云線面等之關係。雖似無益於實用。然由之以爲測量圖案之設計者也。豈果無益於實用乎。不僅有實用而已。依此而練習慣熟。大可練磨思考力。恒久勉強。而得習熟之益。豈非格物致知中所最要乎。故讀書之人。卽令其所修之學。枯燥無味。而不敢沮喪志氣。豫期適望。修學之心。不肯泯滅。能耐忍勉勵。必收得早晚應果矣。利其路篤曰。予勞動於鑛穴。未能探得黃金之一片而已。習得勞動之事矣。

修學之覺悟。宜鑒於此言。

大凡天下之事。雖若易與。當於其初。決未曾易與者也。今夫人之步行。可謂至易事矣。雖然。習之之時。顛而又顛。而後漸得之也。如舞姬之爲蹈舞。鼓弓師之彈鼓弓。造詣至此者。豈一朝一夕之事乎。畫圖之可喜者。其成就此。又豈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乎。嘗有人問育司挨奈而查曰。畫一圖費幾日乎。奈而查冷然答

曰。爲予之一生涯。可謂答得絕妙矣。夫如演說家之從容不迫。滔滔而辦去。辦來。以感動聽衆之心情。而從於指呼者。費幾多之練習乎。恐非聽衆之夢想所及也。近如英國之政府家嘉斯路列。遠如希臘雄辦家達莫德納。可謂確証。嘉斯路列爲保守黨首領。以其輕滑之雄辦。而振動英國國會議場。痛擊政府之政畧。敵黨之原核。而當其轟英名之前。經幾多之失敗。時而爲拍手所妨害。時而爲嘲罵所激而下壇等。發憤於屢屢之失敗。遂積練習之效。而至是者也。若夫達莫德納之事。普爲人口所噲炙。其初口訥聲微。臨談而有閃動右肩之癖。失敗者不知其幾回。於是大有激發。髻髮而晦迹於世。口含燧石以練習發音。跋涉山川。以大聲吟詩。廓張胸懷。以高大聲調。掛垂銳利之劍於右肩上。以矯正聳肩之癖。照於鏡前。以練習姿容等。至無所不勉強練習。遂有大雄辦家之名。又皇帝麥克西美靈第一世。年幼而舌甚重。口頗訥。至其十歲之時。猶諒而不能發音於言辭。然才思漸長。以爲此有害於我帝業。於是盡全力而練習發音。遂能爲明朗快活之言論。得人之嘆服者不少。

第三節

貧生抱大志。從事於學。雖囊無所貯。父兄無所資。猶能入大學。而得修高等專門之學者。實不少。傑士耶勃可利斯。欽顯富而者。以製紙之發明。而垂芳名於後世之人也。曾記其爲學生時之履歷曰。予於十八歲訪勃倫之大學。此時僅有數圓之金而已。是慈母之所賜也。今日回想當時之事。則予當年何故而能知學於遙遠不相識之地。只黯然而已。余自到此地以來。半年間。以一二塊之麵包。與少許之果實爲晝食。其苦學之狀可見也。氏於其後被驅役於當時之國君。賣身而爲英國之兵卒。當美國獨立戰爭之時。從事征服之軍隊。及終役歸朝。再欲繼修中絕之學業。至於來勃司德。此時又大窮而乏學資。故以英語教人。纔有糊口修學之資。當時氏之情況。實見於人之言。氏際於嚴冬凜烈之候。惟着一領之襪衣服。布坐於無火氣室中。其所朝餐者。不過飲混於冰塊之水而已。思其苦學之程。果如何乎。嗟吁。如今學窗青衿之士。果得學其萬一乎。氏曾自言曰。余於先制克四圍之煩累。其時余所有之事物。則真余之所有物。

也。正大之辭。凜然而有正氣。可謂足以起惰生恥無賴子矣。

如耶勃而氏亦修業勉學於貧困間之人也。氏之失父也。去而至雷勃其修神學。然無策得資。雖日食亦有極困難之情況。困難之餘。偶起著書以助餬口之心。遂作詩歌。其第一所作者。題爲可勒倫特之裁判是也。當時世人以此作成於窮困之餘。不可得付度。閱其開卷第一項云。著者以窮困而朝夕不能糊口。迫於饑餓。是正讀者之讀我著。所以爲有益者也。夫裕於生計者。流於怠惰。陷於愚鈍。自然之勢耳。反之而苦於糊口。迫於飢餓者。正不可不奮發努力。而動手。腕。練。頭。腦。蓋余之著書。爲其窮困饑餓故也。其意氣之盛可見。而其書中之所言。着着可味者不少。故其書之第一部行於世。氏得大收其利。至版出第二部。頗受惡評。全爲世上所冷遇。於此出版者辭次卷之上梓。故氏忽窮迫。而至於借財。累積無已。潛去雷勃其而遁歸。至故鄉。其老母僅爲手工以度日。氏恐累老母。私爲教師。辭母而去。然中心不之喜。亦遂去之。再歸母之處。快快度日。此間大辛苦經營而作小說。其趣向文章。各極其妙。大博世人贊美。生計得以

漸裕。

耶勃爾之歌詩。誠能發揮世情之真味。描寫人生之真情。而無遺憾者也。其品格足與培司古兒相駢馳。是非無故。此二人者。共慘澹經營。嘗盡浮世之辛苦。細嚼人情之蘊奧。而來者。乃實觀之境界。金聲玉振。而爲有血有情之詩歌。其價值之可貴。固不足怪。培司古兒曾曰。予處於窮厄。乃會得其根底。從經過人情之變而來。悟得其真味。於是一種之微妙義俠。衝來於心。油然而於胸臆間。遂掃去汨絕其窮厄之源。因。而以一生之事業自任。

有名之英國公法家威洛耳克培德者。本小農之子也。十七歲之時。棄耒鋤。奮然立志。遊於倫敦。而學資不給。就一狀師爲書記之務。中心不堪。其不平。去而從事兵役。其於此中勉強而苦學。實異於尋常。大有足以奮起讀書青衿之子。吾人摘載氏之所自記曰。予爲兵卒之時。每月給金。僅得六片。是時予實無學資金也。余學修時。坐於地上。以小板載膝上爲機。以背囊爲文庫。予亦無炭油。及調達燭火之資。嚴冬長夜。數數無燈火之照。空抱好學之心。甚爲苦悶。其遺

憾果何如哉。予嘗減食以購筆墨。不肯使一瞬一刻空費。予同隊之兵卒。有二
十名之多。常在旁而笑謔放歌。口嘯弄笛。極其喧囂。予於此間。遂不得讀書習
學。予又當時極肥大。所食從之而多。然其所食料。一週僅二磅而已。是以予之
食全不得飽。嗟吁。予記至是。正想記一金曜日之事。予償雜費後。尙餘半片。故
欲以之購鹽魚。爲翌朝充食。置於臥床上。至翌朝解衣求之。忽失所在。於是大
迫饑餓。如小兒而啼泣。嗚呼。予以如此。遂以卒學修業也。年少讀書。子托學資
之。欠之而廢。中途之修學。何爲者。何不於予當年之苦學三省之乎。記氏此言。
尤信其痛切剴切。足以感動年少讀書子也。

對崎克培德之傳記而無輕重者。勃郎佳白履歷是也。佳白者。於一千六百九
十五年。生於法國近彭州安的內村。爲貧農之子。十歲之時。失其父。值大饑饉。
都鄙死者千萬人。於是其母亦不能養氏。托諸一農夫之家。氏在其家。爲看護
吐綬鷄羣之役。主人當托氏看護時。諭曰。雄吐綬鷄。目見赤絨。必起激動。爾當
注意。氏一日以兒戲心。欲卜其主人諭言之當否。取赤絨一片。來纏於雄鷄之

首。雄鷄由是果發激動。狂喚不已。主人見之大怒。立逐氏。氏歸家。知慈母之赤貧如洗。不欲增其勞苦煩累。乃決然任天運而遠遊。

此時正一千七百九年嚴冬之際也。寒威凜凜而徹骨。氏自纏襪縷。逐戶而求雇。無一人應者。身體維谷。後氏之所自叙曰。予自勃而良斯指巴里而往。潑潑頭痛。腦將壞裂。余不之堪。至一農家戶側。有人開戶。予因乞其人求溫我體休我身之處。其人導予入廡。於是體溫復舊。頭痛愈加激。及精神熱狂。衆人見余兩眼焮衝。顏面腫張。體色深紅。帶滿小泡。認爲病痘瘡者。大惹起憐憫之心。賜與一領衣。穿穴於廡舍內獸糞之上。於此撒布切冀。予入於此之中。又再上掩於獸糞。畫十字於余之上。以爲可以死也。嗚呼。是余憶起最慘愴之事也。然余呻吟於肥料獸糞中。而得不失生命者。則予實以肥料爲臥床。大發汗。使痘瘡結痂而得少愈。

此時救助之農夫。甚貧賤。固自難資給於予。故其仁善之志雖有餘。不能加予。以十分之看護也。後予病少快。至於求食。農夫實告予以家貧。不能救予。乃托

一宣教師。於是受看護者數十日。病乃全愈。遂謝而至科勒生及村。村在於洛特利州之國境。留任於此地之牧羊家者二年。偶與近傍一隱者相知。大被愛而紹介於他之僧侶。遂托身爲監督牝牛。

自是余之新世涯來也。余始而習寫字。又學算。其愉快實非言語所能盡。又余大練磨宗教上之思想。一夜余仰向天。見有幾萬億之星斗。爛然懸於青空。於是天文學之思想油然而起。心中自有微妙之感。既而又想及歷書之事。又想起星斗太陽之白羊金牛等獸名之書。大熟考沈思其記號之所因。悟其群星之似獸像而爲是名也。喜不自禁。於是求森林中之高樹。以其梢頭之柳枝而編爲坐。外觀恰如鳥巢。予以是爲天文臺。每夜攀騰至此。坐而仰天。觀察星象。然余於此時。固自無光學之知識。故不知用望遠鏡。獨以雙眼眺視天空而已。久而毫無觀察之效。一日歲市之日。奉命出市場。達品物購求之用。後徜徉散策。而訪露店。偶然見天文圖畫。星斗之位置。名稱大小。悉被記載。顯然目下。天象得可盡見。於是大喜。忽盡囊購之。日熟視之。而盡記憶星斗之位置大小。然

與天象相比。觀察之所基。不可無一定。於是求此一定不動之觀察點。而熟思之。嘗聞演說中。以北極星爲不動之星。其位置在北極。思想忽得。歡然抱天而雀躍。然如何而得見此星乎。何如而可見其一定不動乎。難問已得答。而又有難問來。余又沈思熟考之。不能考出。方煩悶時。有人告曰。磁針之性質。可示地球之極。余始聞之。早速求磁針。奇哉。正指示一定北極。此時又幸余所師之隱士。貨與羅針盤。於是倚磁針之便。明四方附記於盤之上。了識羅經牌。天文之智識。大有增進。故愈付於實地觀察。辛苦經營後。漸而發見北極星。乃以之爲起點。而以星象與天文圖比較。畧知星辰之位置。既而以爲予更不可不得關於我地球之知識。而余全然無地理之知識。僅見生國之地理圖而已。是故一日偶得地球圖。然其記於圖上線畫圓圈之何意義。皆不能知。臆想以爲示里程者。其三百六十線。正爲示地球之周圍三百六十里也。於是質之我師隱士。師曰。予至今固已旅行三百六十里以上之里程。雖然。曾無一周地球之事。余聞此言。迷惑益加。如徬徨於五里霧中。然幸得乞一知人。借得地學楷梯之書。

余讀之始知其圓圈之何意義。悟我地球亦是一小星塊。

予傾心於地學。寤寐不考他事。專心一意。研究於此。無如缺書籍地圖。於是求之欲得。至於業獵獸。蓋賣其獸類之毛皮。而可求書籍地圖也。如是閱月二三。收得三十圓。於是馳出市街。購濼而尼氏著博物學要論。勒霍登著之喻譚及二三地圖。付盡囊底。尙有十圓餘之不足。然書肆之主人。以余爲非欺騙者。貸與之。乃馳歸家。籠居一室。研究地學之外。無他念。其自叙如此。

氏一日步森林中。拾金製之印章。因廣告之而尋其持主。英國之學士甫莫而司者。其所有者也。因交付之。而問印紋之意。甫莫而斯氏大感其好奇心。與其正直。滯留於其間。數訪問來告。可讓與數百之書籍。

自是佳白偏勉於學業。怠於牧羊愈甚。僧侶之寬恕者亦大忿之。叱責交至。佳白曾不介意。勉學如舊。依然怠於牧羊。僧侶亦無如之何。

一日佳白牧羊於森林中。於其傍繙書而無他念。偶有賴樸兒夫倫特林肯公爵。散策於森林。見之。大爲感動。問曰。子爲何事。佳白答曰。予正修地學。更問於

公爵曰。予未能解此何如。賴樸兒大賞其剛直。而熱心於好學。遂使同往法國首都巴里。蓋欲知兒童之感情何如也。後佳白曾曰。巴黎之盛大莊麗。爲天地自然之美。於日出日沒間。天際之莊麗無比。居二三年。公爵擢佳白任圖書館監督。兼爲騎兵專門學校之歷史教授。蓋爲其學業大有進步也。及倫特林肯之歸於法國。佳白辭公爵。而爲德帝維廉一世所任。復爲圖書館長。佳白爰訪故鄉之地。卜其舊屋之地。建一校舍而贈於村人。亦出於思故鄉感昔時之微意。嗚呼。佳白者。豈非真曠世之偉丈夫哉。生於微賤。長於貧困。世之辛苦。無不嘗。人之艱難。無不至。而好學之心。數十年如一日。遂克舉英名世之學。資有餘。而學業廢於中途者。讀佳白之傳。記應愧死矣。氏享年八十。於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沒於維世納府云。

嗚呼。今處於飽暖。而圖書教師。又無一不具之學校之青年子。蓋一鑒古人苦學之狀。而自警哉。

未完之本領

一百五十八

第七章 模範

聖人百世之師也。

(孟子)

偉人經千載。尚不失爲偉人。蓋偉人之事業。非滅絕其一生之短日月間者。雖其身後猶如其生。假令其身死。其善言美行。固長傳於後昆而不可死也。

(倪天)

世有一種之妙力。余目之爲模範感化之力。蓋余之良心。實爲此力所陶冶者也。

第一節

夫模範者。薰陶於善惡兩道有力之教師也。尤可稱爲無舌之雄辯家。蓋行爲雖凡俗。一見而得知之。故稱之爲最良之辨說。亦無不可。

夫人生於此世。必先受模範之感化而已。又作模範。辨正邪純駁之影響。垂後世者也。然則教訓者。雖自有益。然其能指示人生之針路。必從模範之適例。躍躍然使人親炙。憤熱。猶如嚮導者之誘旅人而導以進路也。故教訓誨語。必有

丈夫之本領

一百五十九

範例典型之備。始可効力。若夫教訓誨語而欠範例。到底不免無効。人之常語。云。如我言爲之則可。如我行爲之則不可。蓋謂戾其實際。徵於經驗而明也。

凡人因目有所視。而得知識。比之耳聞。自有非常容易。而目擊於實際。親昵而證知者。比於因讀誦耳聞而得者。其感映於心鏡。遙深。此事特就兒童而可徵也。彼兒童只於視感。收得百般知識者也。試示乳兒以其適意之物。彼乳兒必驚喜而大放其喜悅之眼。出其纖纖之手。而有所望。即事有常觸其眼者。亦不知不覺。而能摹擬。此常見者也。故兒童於平素圍繞自己之人人。恰如蟲類。與其所食之葉之色同化。於是乎。乃知家庭之教育。甚爲緊要。決不可輕視。抑鄉蠻之所教。固不可謂無其功效。雖然。兒童日夕之所視做。比於家庭之模範。斷不可相及。何者。兒童之五官尙薄弱。容易感外部之刺擊。始終不忘者也。

夫家族者。社會之結晶也。孳生全國民風氣之核仁也。不關於正邪純駁。凡所以統理公私社會。流出習慣。原則風潮之源泉也。國民者。實兒童養成之居室。兒童之居室。制國民腐敗與興起運命之基礎也。試思吾人人類。自血姻養育。

上。馴致對於小數伴侶之愛情。正發生鄉黨心愛國心之萌芽。更於此等自然之萌芽。益發達。大擴張同情之區域。遂至於包容全人間社會者也。耶恩於一千八百十年。自著德國魂。巧妙適切。論曰。忠實之國民。自善良之家庭教育而陶冶。不見愛國心之萌芽。生於家族團欒中乎。我德國魂之可矜負者。職非歸於家庭之發達乎。家庭者豈非最良之豫備校乎。今日德人之所以爲德人。家庭教育之功。尤可謂大。又活眼之教育家培司可爾茲者。懇切研究兒童之性質。立其高尚教育之源。則於人。以無上之善。教化兒童。此來凡百幸福之本也。氏曾曰。余觀國民之開不開。基於慈母之掌裡。人生之普通實業學校。在家庭無疑。

夫兩親之誨育。以感化兒童。極比學校教育爲優。誠以父母家庭之教育。可謂人生終身不可欠之要件。蓋父母能注意兒童之身體養生。又能留心修養其精神。然則兒童之惡弊。非常基於家庭之教育。乃早出學校。而壞胎於蒙家庭外之教化者多。培司可爾茲又曰。家族者。取於人生。尤可謂神聖之所。人人始

於此而得知識。始於此而知道德。互開胸襟。而純以愛情交。春風滿堂。和氣融融。正見一子切燕善。乃父共數之。阿孃紡糸。與慈母并坐。而奏詩歌。和且習之。而其慈母者。曾於吟賦之傍。其紡手未見休。今且進一步。而舉大思想家之例。以證母親關係兒童發育之大者。試觀倪天如旭光四射。煥發光彩之偉大漢。自証其思想力之大半。其多情多才。無非歸於慈母所賜。氏曰。余父以嚴格授一生立身之指教。阿母和氣可掬。羅織真情。希露來之一生亦相同。海爾特亦尊其母如救世使徒。又傳教師海勃爾。曾於其說教中。陳其母之事曰。我母者。惇良而能善導余。於祈願信仰。大存自在力。凡母之所教也。我母之死。近者來哭於墓邊。遠者遙致弔意。衆人之敬重我母。可知也。而此衆人之敬重。取於余而有最良之遺產。余幸守此遺產。無敢失墜。以閱歷世途。海倫特者。其著一生回想錄之書。陳其母之正實惇良。聰明快活。臨於逆節。絕不失明。斷果決之。女性。宜哉。有此母。則生此寶馨兒也。海倫特曾曰。我兩親於秋冬之頃。有閑暇。常自教授余。父教以習字與算數。母授以讀書。且特熱心。說示傳記物語。我以搖

搖無志之人。受其陶冶。矯正者不少。我母以病身。生數頑強小兒。又家計不優。不論其可節勞與否之時。常勉強而作事。故自通常之人。有多時之閑暇。特於深更夢闌之頃。尙猶在坐。常閱關於道德及文學之書。其中夜以前就床。或夏時晝眠之狀態。殆絕無有。余少時亦不喜睡。少許眠已足。又常喧噪而得噪雀之名。然少時常於深夜受阿母之教訓。其後及長。尙比於黃昏至於正午時。不肯欠此課業。

抑模範者。人人一生中百千回所目擊。其及於外者。雖有影響之力。於實際尙未見大效。惟人人相接愈切之時。則模範之効力愈大。其純駁之性質。直及人人心裏。正邪之影響者也。蓋兒童固能信父母爲天然之師表者。父母日常示現仁愛勉強正義之事。刻於兒童心目間。故雖聞於耳而學習之業。有時忘却。斷不能忘。父母儼然之言貌。叱斥之睨視。又如偶然談話瑣事。父母所示。直印於其銳敏之心象。終生未嘗消去。臨機而萌生。故人每生卑劣之念。苟回想信切之慈母嚴正之乃父。則悚然者數數。我此等之回想。豈非使兒童不忍營惡。

行而自污耶。

哲學大家康德者。據人所言。一鞍工之子也。曾記其少時曰。曾於余家之雇人。生鞍工與革工間之爭。各主張其權力。大有苦於我父。當此煩雜之際。父尚終始致心。注意於余之教育。毫不等閑視之。從容不迫。以處此難局。

達末者其記自叙傳曰。余少時得近隣學校長克洛勃司氏之許而寄宿焉。故此時陶冶余之品性甚得力。余家風甚嚴正。余父亦方正。故能有成也。

夫精神之修養者。由於兒童之時。接方正之模範而可期者也。父母之言行。其有力於陶冶兒童品性。大如上所陳。則可以一言以概括兒童教育曰。示之以好模範。培司可爾茲曰。教兒童於道義。於己最爲有益。凡事須自在於行於通義上。而後可示之於人。夫爲手藝或技藝。或於一時遊嬉上之事。教之於巧。必已自理解之好而行之。示之不容疑也。苟欲教人而以不好之行之者。示之可乎。唯然。當教育兒童。亦自不外優容而振策激勵慰諭誘導明矣。獨可歎者。世上之父兄。往往誤其教育方法。當其訓導兒童。徒叱咤曰。亂暴之兒童。神佛無

所不在。何惡戲如此哉。何時可免冥罰。亦癩矣哉。試使兒等欲信仰服膺己之語。已自先無神佛之可恐。以示其行。唯口稱之。雖極何如痛切。夫將何所效哉。當教育兒童。最要而亦有效之教授法。垂示模範。在於直覺而已。蓋兒童者似猿。猿者好摹擬。故兒童者亦如猿之有摹擬性。可謂能得教育制化者。然則勉以善良之模型儀範。示教兒童。不可不使之摹擬。世上之父母。不解此事。不爲兒童選擇其四圍之境遇。不判別其模範之善惡。恬然不相關。令兒童感染卑陋之事物者多。夫卑陋之事物。無安價。且兒童之頑。由是不辨。弊害因之而來矣。况兒童之所見聞。不知不覺。可感得浸深於其多感之心象。玩具者教化之門戶也。日常之遊嬉。馴致後來品性之源也。此等之事。雖似甚小。可不戒乎。

第二節

人於其一生一言一行。必人人相傳。綿綿而連續。猶嘉爾伯裝置電氣。把持其連線之偏端。使人人悉可感受。思至於此。豈不凜然可戒懼乎。蓋善行善言。縱令不能目視。其效果必然生息於此世。曾不可止其動作。非惟善行善言然也。

雖惡言惡行亦豈不然乎。微賤之人無表無裏無一片之正行無一點之惡行。以此推之。人之言行可知其不死。詩罔列曰。不死之道路存於所爲之功業。設令人死而名湮滅。其行爲永傳而不可死。抑人於現世未來不可劃然分界。蓋其生已有多少關涉以組成社會者也。故自其行爲之如何。現世後世之幸福或增或減本不可明。然現在者自過去發根。吾先祖之言行模範。今日影響於吾人者。決非淺少。則吾人現世每日所行者。亦豈不望蔭將來種子。爲收穫之計。而準備其土地乎。蓋今日之人。自數百年前受培養而成。熟此菓實也。其模範言行如磁石氣之流。手達於上千載之前。肩接於下百世之後。貫串過去未來而動故人死而肉體化土。其言行仍不死。各從其類而結果實。可傳於無窮。如上所論。人每行一事。證一事。道一言。必有感化誘啓之正邪善惡。不止影響將來之生涯而已。亦能關於家族町村全市全國國民之幸不幸。何言之勢力之大乎。故人對於社會之義務。當由正道善過一生。好立言行。苟有不正之嫌者。雖其影響無不可踏避也。蓋社會者。導各人之爲者。何人能不於社會累

及其些少乎。雖居於極微之地位。亦能化世人使營善行。譬如赫灼之光明。雖置於低處。其照四方。豈有異於在高處乎。真正之志士。不無擇其所出之門地。豈意其所遭之事情。數數臨於逆節。或生於貧賤之茅屋。或長於寒村。或爲城市陋巷之人。未曾不卑也。由是觀之。雖耕一握土地之小農。苟盡其才力。而人生之義務得全。雖微賤之工鋪。可以爲勉強之學校。智識之學校。德行之學校。而不然者。或亦爲懶惰之學校。痴愚之學校。邪惡之學校。蓋邦國之開明。人人之志行。各從其分。惟不失機會。務從善行美事。則所期大也。

以空言而教者。不若以實行而教。善言者。不必爲善行之人。不多言之人。却可爲善行。以語比於行。不可當其片屑。然則善人者。亦爲可重之事業家也。卽或出身卑賤。而其所行自足。使人感奮激厲而傲慕之。吾於今英國勞動社會。提舉一例。如門的內斯哥鎔鐵場之職工達默士雷德者。其人也。雷德初被縲紲。放免後始能爲正業。發見困難事情。惻怛之心不能禁。熱心計畫罪人改良。遂以此爲一生之目的。然雷德之爲此事業。不獨不忘其職業。其勉強越群。以巧

手擢於他衆。遂昇爲技師。每日自朝六時及夕六時爲勞動。其間可爲己之暇者僅少分時。用日曜日。從事於罪人救恤。十年間。救助罪人使得放免。使得就正業。長改惡行。共三百餘人之多云。因此人稱門的內斯哥。有精神醫之名。又生平養育孤累之子弟。爲獨立人民者不少。他人之爲此者。必需費用。需光陰。需精力。需智力。需品行。需自信者也。決非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雷德爲鑄鐵日工之業。僅以所得之賃錢。爲救恤之大業。豈不可驚歎乎。尋雷德一年之所得幾何。則不在於一百封度以上。而實自此中不僅惠及罪人而已。又貯備自己老年之金錢。每週七日間。仔細配當所得之工錢。衣食住費若干。子女教育費若干。慈善事業。義捐金若干。分項別數云。

吾人更舉一耐忍善良仁惠之模範者。詩人郁培韜兒弗洛克氏。雖非文學家有名之人。至其仁惠之德。可云罕匹。氏爲製髮匠之子。於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生於達恩。其自幼好學。家貧而僅入簡易學校。不過受日用之學而已。暫解得讀書算學之初步。其父使兒退學校。營職業之手助。然弗洛克好學之心。熾不

爲之屈。此時語學教師感氏勉強得無報酬之教育。乃就而習英語。又其祖父者產於蘇滑國之開勃。其語爲法人之通用。故又就之而學法語。然其父不好其兒耽於讀書。每見其讀書。痛加折鑿。氏乃伺父不在。竊默讀。亦往往爲父所見。蒙嚴罰。於是氏每夜出街上。於煤氣燈下。讀當時詩人著作云。就錄其好者。如惠郎脫之所著。文辭好妙。奇想百出。有魔國之描寫景狀者。遂爲眩惑。妄想驅心以尋魔國。而出故鄉。既至海岸。放一葉之片舟於大海。單身獨力。執權而漂流東西者數日。年尙幼稚。亦不能解英語。故進退維谷。遂不得已。悄然而歸。父亦無如之何。容其懇願。復得入於盾臺之中學校。此時正十六歲。家貧不能得書籍料。學科修業時間之外。一日之中。須以七時間勞動求之。以勤勉擢於衆群。直拔於諸生上。五年後準備之學全整而入大學。初學神學。已卒業。蓋皆自獨立心之強性質而有者。後爲民間之著作家。其終於大學也。住居於惠摩。從詩人惠郎脫而學作詩。受其師所課。初作「二人及勇者」之詩。氏之事元從險惡之世途而來。故其詩自流諷刺的筆法。巧弄嘲辭。其後作「羅馬之墓」及

祈念此一詩。亦痛罵人生之愚痴貪慾。偶於一千八百六十年洛那之戰爭起。當法帝之侵入。惠摩氏幸能法語。固自強於報國心。於公共之間。有不顧死之膽力。故周旋於其間。得拒城市州郡之危害。以其功爲卡洛哀華克斯德侯。給年俸。賜以公使參事官位云。一千八百十三年。又得博愛法將之優恕。免掠奪之害。此時不幸有流行之熱病。失其四兒。氏之悲歎。果如何乎。而氏於其悲歎之中。決然誓而爲仁惠義俠之事業。蓋氏半生過於困頓流離。今又遇天無情。奪其四愛子而去。仁惠之心。油然而不能禁。別無慰諭之道。於是決然立志。養育遇亂而失父母。孤累無所依之兒子。先用其方法。設立救困社會。期使孤子學必用之職業。其事業數遭妨害。殆於被廢。後果大奏功云。其後經一二年。又建學校。業未及卒。半死於一千八百二十六年。死後。其學校爲愛爾司德養育孤子之公共學校。因以氏之名名之。爲弗洛克校云。

凡性質之陶冶。關於境遇之何如者也。人常不知不覺。被鑄鑄於其伴侶之品行風習。蓋嚴規法則。雖善化人。終不如甄陶於好模範之善人也。若夫口教善

訓。行示壞惡。如右手建家。左手倒之。世之穢範。害風儀者。可不懼乎。人擇其友。不可不加謹慎。特少年之人。尤要注意於此。達默曾寄少年書云。足下只交少數之朋友而已。足。人若有求交足下者。能留心決之乎。朋友者。能相化者也。此故當於足下與人交之前。先敬而不可昵之。而不可不吟咏其人。惟有德者可友。餘則無賴。放蕩之損友而已。英國畫家勃脫而者。立規則而不欲見惡畫。是恐惡畫傳染於其筆之故也。人之言亦然。見慣卑污言之時。必不免陷於其弊。此故人常與下流卑劣之人伍者。不可不避。反之與善人交者。乃可得善人之道。夫培而德曰。人若常接高尚純正之君子。如呼吸空氣。可得其性質之善良也。

化育之秘傳。在於示教模範。父之教子。師之示諸生。將軍之訓兵卒。王之垂於臣民。效果之大。有可驚者。自古豪傑之士。能知此理。其以此垂示兵卒。收攬衆心。而奏大功偉業者。爲多。蓋拿破侖卽其人也。埃及之役。傳染病流行於軍中。拿破侖大膽自訪其病院。親觸患者而鼓舞之曰。全愈之道。只在於不懼病。以

例範示全軍。苟知拿破侖大王者。自有兵卒如神之可尊。是平素能示全軍以勇氣。耐忍之模範。與兵卒共嘗辛苦。非能開胸襟而無所疎濶故乎。又勇將酣戰之狀。只回想之。尚使人血氣振動。如覺聞嗷呌之聲。墨司本之遺言云。死後以身之皮張於戰鼓。是豈非爲鼓舞其軍隊之勇氣乎。又傳記西班牙勇將乞度。死。西國之烏倫茲都爲科倫人來襲。西人卽被乞度之死屍。以甲冑金裝燦爛。以立於罷堪之陣頭。擊走敵兵。是一者激發西人之勇氣。二者使敵驚愕遁走也。

幼年心機英發之際。模範言行之經緯。比於壯年之時遙大。試就常聞於兒童之言證之。彼等不嘗云。此事乃某君所爲乎。蓋兒童者。萬事萬物。無一不新。故常注意而爲深銳之觀察。父母之所好。教師之所爲。一無所遁。判然無信不信。無不感得。此故人若欲得兒童之心。不可不先觀察兒童。詳言之。已於兒童之心。不可不相交。如斯可得兒童之信與愛。一旦得之。兒童之熱心勉勵。喜其所教而學習。故遂得奏化育之善効。彼士達爾者。卽此中之良教師也。氏於司他

恩與其妻共立貧民學校。迄八十歲。養育孤累無賴貧民之人也。欲知彼之如何教育貧兒。可摘記其自記而觀之。曰。予始爲缺於寢具。使貧民悉不能寄宿。日日歸於其家。此等之貧民。翌日齋毒盡而來。是乃貧民之常。萬事出於不得已也。而滔滔之貧民。或病瘡疥。不堪步行。或有裸頭弊衣。饑餓衰弱而病者。顏色蒼白。其眼滿憂苦。其額顯狐疑配慮之皺。厚顏不知恥。如乞丐慣於詐僞惡行。艱難之爲。陷於無情狐疑怯懦等等。要之。悉欠之怠慢。心身之修練而已。十中八九不解仁口入。其他學術及實業。更不必問矣。以如斯無教育之狀態。故余殆絕望。雖然。余尙信此極賤極貧之小兒。有天賦之能力存。何者。余自早經驗上於固陋粗野之中。尙知有顯卓越自然的才能。且亦見余之子弟。於粗野中。自示活潑天然之能力。余於是排百難。犧牲一生。以教彼等爲事理。使知人生之爲何。凡沈淪於不正惡業之深域。失其天賦之才力者。必使之發揚。而光輝爛然。以此自任。而余之希望乃滿。余心之化兒童。如春日之融凍池。與山頭之雪業。已見效。可見兒童之善化無疑也。善教育者。猶慈母之眼。時時刻刻視

察兒童之眼。口。額。而知其心情之變化。又教育者。當如家族之嚴正父兄。而余誠如此者。余之繫於兒童。兒童之幸。余之幸也。兒童之喜。余之喜也。夫如此故。兒童終日習余之所示。從余之所言。而余見世之教育者。大失兒童教育之法。彼等實非不欲以善獎兒童。然不自示以行也。兒童亦能側耳而聞。然不思行之也。如此豈可謂教育之法乎。苟欲獎人以善。必先制己之私情私慾。是理之當然耳。教兒童者。必欲行善以入其眼。亦明矣。蓋獎人於善。使人於位置上。需用上。感其事之必要。爲此之法。無他。使愛其事也。使有名譽也。使有希望也。羣然共感於此而已。使其有實効。因言語以勵之。却能看護兒童。善導其感情能力也。蓋訓言非生實効者。是惟明其理已耳。又有必要之條件者。得兒童之信用愛情也。余實得此。故其他之事業。可儘意爲之。而無窒礙。余終日獨於交兒童之中。認取兒童心身之善。盡於是矣。彼等之知識。皆基於余之手。爲彼等之手。余之眼。爲彼等之眼。與彼等共泣。與彼等共笑。彼等不交於世。而與余交。余亦友彼等。彼等之志。悉與余同。余亦惟於兒童之外。無家業。無朋友。無僕婢。

別無一事。兒童之病。余立其傍。而看護其壯健也。日日起於其中央。而教習之。至夜設臥床於兒童羣之中央。而共眠。朝起最早。夜寢最後。每夜迄其寢。而教導兒童。亦喜從之久。以爲例。余又恐犯惡蟲惡疾傳染之危險。而注意兒童之衣服身體。如斯。遂使兒童善於信余。元來余之事業。人人可知得於兒童者。甚爲單簡。而教之之方法。全基於每日之經驗觀察。譬有兒童之噪喧。余於兒童本來可以感覺之事說之而止。是卽余之教授法也。非余別教以宗教道德也。僅說明其事而已。故余欲止兒童等喧噪。則問兒童曰。汝等如此不靜者。其以喧噪爲賢乎。又兒童好聞地方困難之物語。如自感其幸福。余問曰。天付與於人有同情不可喜也。又數數問曰。使貧民獨立而過一生。無教育貧民之政府。放任貧民。使爲乞丐以糊口。與助其不幸。戒其怠惰。而使改之之政府。果可分別乎。又余數數說明家庭和樂之幸福。不僅從勉強。而達其安全愉快之生活。更語以他之不幸。得惠於人人。余以熱情之溢。數數訴於世上多感之士曰。諸君如余交不幸者之侶伴。教育之使無一不善乎。呼彼不幸者。日呼籲於上帝曰。

天乎。多感之士聞之。豈不可感乎。淚乎。故不斯脫爾教師。於氏之教生徒時。評之曰。氏者。以熱心之勉強。懇切之愛情。淡泊之性行。使同學諸生心服。此評甚當。

此等大人君子所行之好模範。不啻德一國而已。博他國之驚歎贊賞。以至於模擬。然則近時教育制度。至於強固一定。不可不謝此等大人君子之勤勉。計畫之效果。先是諸般之學校。惟練習無用之記憶。迂濶之極。至講堂上。不過死教授規則的器械的之瑣事。一旦採用此靈活的教育之方法。大獎實地的作業之趨向。百事敏活。至帶元氣。夫西洋各國之富強。實在於教育法之完美。而教育上之完美。實如不斯脫爾氏偉人之出。在於躬行以施活學。我國當時之教育。模西洋之形體。則有之。傳西洋之精神。則未也。職在教育者。安可不猛省之耶。

如上所論實地的教育。又親炙高士大人之言行。而善化之大。豈復待喋喋之辨。而亦於此讀善人傑士之言行錄。遙聽道德倫常之說法。不可不謂得益之

事多也。言行錄中教訓模範之微。可以處世者累累然也。眞理原則之可記可學者。亦可謂甚多。吾祖先者。今尙與吾人共生息。而報其一生之事業者也。今尙伴於吾機上。彷徨共吾生。助吾手而指導者也。吾人每讀祖先之言行錄。未嘗不如夕陽將沒。而望有晚映照於西天之感。爲足以感激發憤者也。唯然。則人之能垂善行千歲之下。尙不失善行之源泉。其能爲世之模範而爲後人所吸引者。恰如磁氣。可謂能有追及企慕之力。大人君子之言行錄。可不謂包藏貴重之種子乎。英國詩人美洛登曰。言行錄者。大人君子貴重之血也。保護貯蓄。而可遺於後世者也。可謂金言。蓋言行錄者。所以使吾人勉善清行。吾人處世。探其最高之模範以爲之資也。

願現今我國之社會。政治。商業。學藝。農工。各職分。共有乏於美善適當模範之狀。蓋泰西的文化。及風習之突然輸入。恰如砂江於一時覆於潮勢。咄嗟之間。我不能運用外來之智識。偏任受動的。加於外而止耳。人人皆無出新機軸。立獨自一個面目之餘地。濫學博涉。多領物質的東西。風者常據上游。而不得

自逞真正自主獨行之士。却不感便宜。不容易出一頭地。於是稱政治家者。凡節義才幹。竄以泰西之制法。注入於腦裏。學者亦自創作的思想。靈活的見識。竄取學士博士等之稱號。商業家者。以巧請托於權門。而無立身。農者。漠然株守舊套而已。上流社會。爲社交及名譽之中心點。畢竟以傳播東西之智識。爲媒介者。卽不過器械的人物而已。夫既居於器械的人物。在於高處。爲後進所仰。則後進者。假令盡學其模範。尙不免器械的人物。何處感得品行元氣活潑等真丈夫之本領。如是觀之。人物之標準。甚卑。則謂之無模範。亦可也。今代之青年。豈非際會此不幸之時運耶。

吾人於是特於偉人傑士之言行錄。最見我國今日之切要。何則。求模範於今人。則遠求之於古人者。爲必要也。然而古來帝王。將相。貴族。武士。之演獨劇。在於我國之歷史。政治。武事。及風流。三昧之文藝等。主占局面。人民之歷史。卽欠下流多數人民緊接密關之傳記。所謂言行錄者。亦帶同樣之臭味。今日向產業自由。四民同等之社會。出自微賤。適切農工業之職分界。成自主實行之實。

其範例不免寥寥。故現今青年有近來天下之事在乎人一言確感臭味。希器械的學修以上人物之鍛鍊。急求從來偉人傑士之傳記言行錄等書籍中不易得適當之模範。可謂遭遇不幸時期者也。

試思忠臣孝子義僕節婦之博覽會。從來之修身書。雖有幾分注入我日本國魂之効。是實足以勸知足。說進取。寫受動的境界。籠自主的趣味。稱粹美之情。想輕剛毅之本質乎。而豪傑共進會之傳記類者。僅顯豪傑之外形。寫赫赫之功業。於豪傑之心術。膽氣。情趣。弱點。及其鍛鍊修養之工夫。與經綸區劃之苦心等。從無有一時。或以大大文辭之形勢。有刺動青年之客氣者。朱文公所謂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而補益實際之修養。絕不可望。所稱明治之豪傑。錄其言行。輕薄又詭譎。無實趣。無同情。偏以吶喝虛聲。爲其得意之筆已耳。

於是青年者。不僅求範於古人而已。更生求泰西人言行錄之必要。而泰西之言行錄。雖頗有實際且深切。若不消化之而生吞。如常食牛肉。欲廢米飯。保無

陷於妄想。且以其翻譯往往成心醉泰西學者之手。材料及敘事之風。無融化國魂及國風之妙。往往讀者之感觸甚薄。而特可憂者。翻譯者驅於一種自屈的妄想。投社會文弱之流弊。務避精嚴緊切之字句。語氣爲優柔之閑談的敘事。是也。青年者須自戒此等之點。以期不誤傳記言行錄也。

雖然。何國無真丈夫。何代無好模範。有之而不能感得其美處。全存人人各自注意不足。反省不至。熱誠不盡之所爲而已。古人之歌云。苟已之心境。研磨而終始持靈明。百千之好模範。自來感映也必矣。例如維新前後輩出之偉人傑士。有膽氣。有節義。而苦學力行。自化自修。以成偉人之面目者。比比皆是。而其少時之狀。家居之態。交遊之趣。修養之法等。今日吾人不難穿鑿探求者也。何者。親炙此等之傑士。人人猶有存者。且於其手錄偶筆等。足以觀性情之真。窺品行之實者多也。

現今之現狀。有才子。無豪傑。有利巧之人。無自主獨行之士。我國本來之面目。決非專有巧利才子。則因吾人之用意如何。雖欲如泰西人士。發見自主獨行

之眞丈夫。決不難也。吾人望世之青年。於其春秋之休業時間。無漠然消於慢遊。當定一個目的。而希望出遊也。彼等或訪器械工場。炭山礦山等。實際觀察工藝及勞動之狀可也。視地方人民生活之狀。看破國力之實際可也。弔古戰場。而究英雄猛士成敗之後。亦可也。而特可有益者。於一地方稱爲巨商豪農者。必有異於衆之一個品行。就之而親解剖其性質。學其美處佳處。或探求其祖宗刻苦經營之情狀。以資於自己之鍛鍊工夫是也。吾人必向於今之青年云。要求成事。凡農工商及學藝之職分。孰修其學料乎。只成立於獨自一個之面目。出於獨自一個之機軸。故自主獨行者。以通萬事而必要立業之道。取此自主獨行之精神者。如何立身於職分。而爲人求範焉。可謂必要之手段也。蓋職分上之形迹無異。至於此精神。木屋藤兵衛之精神。新井白石之精神。皆同源之正氣也。

不見夫彼呼於日夕街頭。買魚菜之細商乎。雖如何風雨之日。亦不少休。彼等蓋時以所得不償其勞與其費。家居而晏然。却不能優也。而彼等一日無休。確

然守其職分。假令不効勞而逸居。則必曰。今日何以濟乎。則所以振作一己之精神而勞動不已也。嗚呼。彼輩之身。假令不在至微至賤之間。則其自主獨行之精神與勤勉自強之品行。比於世之輕薄肉食者流。却可謂高尚偉大者矣。世之青年子。一心苟向於事。而認定其爲己。與我。則人爵上之上流社會。外其可師者。豈少耶。

是書爲最新女學教科書日本三輪田女士著斟酌東西洋之女教論婚姻保家交際等之道而歸其原於道德人種之強必胎原於女子讀此可爲吾國二萬萬女子開一新世界

經濟綱要 洋裝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於經濟之道提綱挈要推究本原凡西人之操奇計慮者無不根底於此我國人欲於生計求進步必於是書深考究庶幾生財有道利權可操

西洋歷史問答 洋裝一冊 定價洋

是書於西洋歷史選分上世中世近世最近世四級設爲問答一切治亂興衰離合沿革無不窮源竟委而譯者以清新之筆達之使讀者瞭如指掌凡有志西學者此爲捷徑焉

教育制度 洋裝一冊 定價洋捌角

是書論列教法其小學教育制度就近世文明諸國之制度焉吾國之情形而開發之其師範教育制度就日本現行規模述之吾國教育家當取則焉

戰餘錄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五分

是書爲民屏惡言之第一編其篇目有四曰癘夫記我民之僮役於敵軍者也曰難民記遭兵而蒙難者曰士人記戰難外之人民曰起居記房屋道路車馬支那民族可恥可哀厥狀如繪吾同胞當自鏡焉

外史 洋裝壹冊 價洋四角五分

外史

是書爲國恥叢言之第一編正篇五曰交通曰貿易曰戰爭類事以便索引也曰俄羅斯曰耶蘇教其關係特重別出以資詳考也附篇二曰印度恐慌象也曰日本策與機也此書於二百年來國際之故悉識體要可爲近世外交史之綱領

統

計

學

洋裝壹册

價洋壹圓

是書詳論國家及社會上各種事業之統計方法舉凡賦兵徵稅行政興業等類莫不精釐密計復爲之增補圖表校正算式務使讀者易曉誠吾國學界中別開生面之書也

偵

探

談

洋裝壹册

價洋叁角陸分

是書闡述偵探之秘術譯者以最精之識力最銳之心思最醒之筆墨爲之譯述而加以論評可使讀者觸發無限靈機欲登新世界舞臺之中國少年不可不亟置一編

博

通

天

文

學

美國施梯爾撰禿特修改吳縣葉青譯實山袁希濤述是書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改定出版爲泰西天文家考驗最確撰述最新之書其所發明多前所未及亟取譯出以餉同志譯筆明顯雅達期於人人共曉插圖百幅尤爲精美誠學堂研究必備之書也

亞

洲

三

傑

洋裝壹册

價洋柒角伍分

是書綜述成吉思汗豐臣秀吉帖木兒三傑之事實其崛起之巔末域外之武功以及軼事異聞網羅殆備讀之可爲興起之一助

時中書局新書出版廣告

本局延聘通才編譯泰西藝文並設駐東編譯所於日本譯收東西各國新書陸續付印現已出版裝訂精美取價從廉
局設滬南高昌廟桂墅里今將發行處及分售處列左

外埠分售處

- (粵垣) 聖 致 書 樓
- (豫省) 大學堂宋致習處
- (蘇州) 掃 葉 山 房
- (杭州太平坊) 德 記
- (閩省) 曹 素 功 墨 局
- (湖北) 官 書 局
- (汴省) 茹 古 山 房
- (汴省) 開 明 書 店
- (北京) 文 明 書 局
- (保定) 文 明 書 局
- (四川成都) 崇 文 書 局
- (重慶) 崇 文 書 局

總發行所 (滬南高昌廟桂墅里) 時 中 書 局

發行處 (四馬路) 古香閣 (滬城內) 掃葉山房

上海分售處 普通學書室

開明書店 格致書室

一新書局 廣 學 會

江左書林 著 易 堂

中西書室 醉 六 堂

文那書局 會 文 堂

廣益書室 啓 文 社

新昌書局 理 文 軒

通 社 文 瑞 樓

新民譯印局 新 中 國

新民叢報支店 飛 鴻 閣

廣雅書局 緯 文 閣

商務書館 千 頃 堂

新書出版目錄提要

萬國政治制度

洋裝一厚冊 定價洋壹圓四角

是書凡十七編始平民政治次立憲政治次聯邦政治終專制政治詳著各國政略於政府主權平民法權相互之際尤三致意凡揣摩列國大勢者不可不讀

心界文明燈

洋裝壹冊 價洋五角五分

是書為心理學講義凡分十回本泰西學者之哲理推闡盡致與吾國先哲性理之說並行不悖至其引喻真切剖析精審洵足使人心界放一大光明

教授法通論

洋裝壹冊 價洋陸角

是書有特色數項一是我國教授法而非外國教授法二是國民教授法而非個人教授法三是活用教授法而非死煞教授法洵教育界中獨一無二之善本

丈夫之本領

洋裝壹冊 價洋柒角伍分

是書發明丈夫之真實本領其自主也即宏毅任重之謂其獨行也即不淫不移不屈之謂意極警關理極平正可以愧世之野蠻自由者

女子新世界

洋裝一冊 價洋三角六分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十月出版

定價大洋七角五分



著者

時中書局編譯所

上海老高昌廟桂墅里

印刷者

時中書局活版所

上海老高昌廟桂墅里

發行者

時中書局總發行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同

古香閣

上海北城內彩衣街

同

掃葉山房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販賣所

開明書店



21
2

